



А.А.ДОСТОЙФСКИ 著 劉尊棋 譯

死人之屋

杜斯朵逸夫斯基 著
劉尊棋 譯

譯者底話

死人之屋是杜斯朵逸夫斯基底一段最現實的自傳。一八四九年冬天杜斯朵逸夫斯基因做政治解放的宣傳被舊俄政府判處死刑。在刑場上，在生命底最後的剎那間，沙皇下令把他赦了，減處西伯利亞流亡五年。杜斯朵逸夫斯基底『在痛苦中求得解放』的特異的人生觀，在這五年間達到了極大的堅實。『死人之屋』底可怖的現實就是他這五年間在

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亞監牢裏的生涯。

杜斯朵逸夫斯基是歷史上最偉大的描寫痛苦的作家，以『死人之屋』這樣沉痛的題材做小說的，在杜斯朵逸夫斯基以前還沒有過。

關於杜斯朵逸夫斯基地各方面是值得寫一篇大大的文章，以新的批評方法清算一下的。但因種種原故譯者沒能做到這層工作，這是他非常抱憾的。

在這裏還要聲明的是：(一)這譯本所根據的是 H. S. Edwards 底英譯本；(二)譯文三年前就完成了，只因心情不對，總沒想法出版，朋友們敦促至再，並為介紹印刷，所以再不好意思擱置下去；(三)封面是朋友張梨代作的，在這裏順便介紹並致謝意。

死人之屋

前 部

—— 目 錄 ——

- 第 一 章 十年囚禁
- 第 二 章 死人之屋
- 第 三 章 初期的印象
- 第 四 章 初期的印
- 第 五 章 初期的E
- 第 六 章 第一個月
- 第 七 章 第一個月(續)
- 第 八 章 新的朋友們一

第九章	堅毅的人們——路卡	161
第十章	伊薩亞·弗米什,洗澡,巴克魯金	172
第十一章	聖誕節的假日	198
第十二章	表演	223

1, 3, 1931. 出版

1—1000.....部

(版權所有)

定價大洋六角

北平世界日報印刷部代印

死人之屋

前部

杜斯朵逸夫斯基著

第一章 十年囚禁

在荒漠的西伯利亞的草原，羣山和密林的當中，一個人常常遇見一兩千居民的鎮市，建築完全是木製的並且很粗劣；鎮裏有兩個禮拜堂——一個在鎮的中心，一個在墓院裏面——簡直說，它們並不是普通所謂的鎮市，不過頗像莫斯科郊外較大些的村落罷了。它們大都設有警察長，副官和其次的官吏。西伯利亞冷是不錯的，但那裏俄國政府所實施的行政却可以補償這點缺憾。居民都是簡陋的，沒有解放的思想。他們的禮法都是古老的，守舊的，不變的。形成着西伯利亞貴族階級的官吏，不是西伯利亞多年的土著，便是來自俄羅斯的人們。後者多半是從都會中受着高的薪俸，額外的旅費津貼以及前途的希望の利誘而來的。一般曉得怎樣解決

人生問題的人們差不多永遠留居在西伯利亞；他們在那裏所得到的豐富而美滿的收穫是足以抵償他們損失的了。

至於其他思慮簡單不會解決這問題的人們，他們是不久便會厭棄西伯利亞的，他們並要疑惑自己爲什麼那樣傻跑到這裏來。他們把依據法律應當居留的三年時光不耐煩地消磨過去，隨後急忙要求送回到他們原來的地方去，並且還要詆毀和譏笑西伯利亞。他們是不對的，因爲西伯利亞是一個快樂的國度，無論從政府的行政還是從其他任何觀點看去。

天氣是宜爽的，商人是富裕而殷勤，有錢的歐洲人很多；妙齡的姑娘們就給玫瑰花一樣，並且有不可侵犯的人格。街上的野物很多，時常懸在獵人的槍上。人們豪飲着香濱。醃魚是異常的鮮美而豐多。總之，西伯利亞是一個天堂，從那裏你不願享受也要享受便益的；事實上人們正在享着無窮的便益呢。

在一個這樣的鎮市裏——它是快活而豐裕地自給着，並且那裏的居民會留給我最滿意的印象——我遇到一個流放者名叫亞歷山大·彼特魯非施·高里安基可夫。他從前是俄羅斯的一個地主，因爲謀殺他的妻而被罰做第二等苦工

的。經過十年的徒刑後，他在小的K鎮裏作了一個僑民，息聲斂跡地住着。實在講，他是在一個毗鄰的地方登記的，但他却在K地住着，過兒童教師的生活。在西伯利亞的鎮市中一個人時常遇到教書生活的流放者。人們不輕視他們，因為他們教授人生很需要的法語；在遼遠的西伯利亞假使沒有他們在，法語是沒有人知道的。

我看見亞歷山大。彼特魯非施是在一個官吏名叫伊凡·伊凡尼·哥夫斯地可夫的家裏。主人是個年高可敬待人懇摯的人。他有五個女兒，前途都極有希望。亞歷山大，彼特魯非施每星期教她們四次書，束修是每一課三十個銀克比。他的形貌很招引我。那是過分的慘白，消瘦；他還是一個青年——大約三十五歲——身材短矮而孱弱，總是穿着一件很乾淨的西裝。當你和他說話的時候，他用一種很注意的神情看你，並用一種很嚴肅的禮貌。沉默的風采，聽你的話，好像你在給他一個問題，或是想從他身上發覺什麼祕密似的。他的回答是簡短明白；但他說話時他總權量着每一個字的分量，所以不知怎麼，人們總感覺麻煩，願意趕快把話說完。關於他，我曾問過伊凡·高夫斯地可夫幾個問題。他告訴我哥里安基可夫具有不可侵犯的道德，並且若不是為此他也不

把他的女兒的教育託付他了；但他是一個離絕社會的厭世主義者；他的學問很豐富，讀過許多書籍，但不大開口，並從不參加一種談話會。有人說他是有些狂癲，但那並不是一個可視為嚴酷的缺點。因此鎮裏最出色的人物總對他很謙恭，因為他可以替他們繕寫呈子，對他們是有用的。人們相信他在俄羅斯是很有名聲的。或者他的親戚中有許多人還居着官位；但是誰都知道自從他被流放後他和他的親屬都斷絕關係了。總之——他害了他自己。誰都知道這樁事件，並且曉得在他結婚後一年因為嫉妬殺死了他的妻。並且後來他還是自首的；因為自首的原故他的罪減輕不少。這種犯罪總是視為一種不幸而值得矜憫的。可是他這個畸零者永遠保持與外面隔絕，並除去教書以外從不出什麼風頭。第一次我並不注意他，後來不知怎麼我覺得對他頗有些意思。他是很曖昧的：和他攀談幾乎是不可能。我的問題他當然回答，那好像對他是一種責任；但他一回答過後，我便不敢再問他什麼了。

談過話後，你能在他的面孔上注意出他的苦痛和疲憊的痕迹。我記得在一個晴爽的夏晚，我和他從伊凡。哥夫斯地可夫的家裏走出來。忽然我又邀他同我返回屋裏去吸一

枝烟捲。當時他臉上露出的恐怖的神情，我幾乎無法描寫。他忽地錯亂起來，嘴裏囁嚅着不連貫的字句，然後，忽用一種怒態望我一下，一直向對面跑去了。後來當我見到他時我非常恐懼。他看見我就給遇到一種恐怖一樣，但我並不因此絕望。他身上一定有東西在引誘我。

一個月後我去望看彼特魯非施一次，並不爲着什麼。當然我這樣做未免太魯莽，太不客氣了。他和一個老太婆在鎮的一端同住着，那老太婆有一個生肺病的女兒，和一個很活潑很美麗的外孫女兒。

當我走進時，彼特魯非施正靠着她坐着教她讀書。他看見我時又現出不安來，好像有罪過被我發現出似的。他忽然不自主地立起來，恐怖地望着我。然後我們又都坐下。他處處留神我的模樣，就給我疑出他的某種神祕的計劃一樣。我知道他在可怕地懷疑着，他看見我如同間牒一樣，好像上馬就要說：“你不是一會就要走開的嗎？”

我將我們的小鎮市講給他聽，報告他近日的新聞，但他只是不語，甚或不快意地笑着。我能看出他對這鎮裏所發生的事務是絕對地茫然的，並且他也決不想知道。後來我和他普遍地論到這邊的國土，這邊的居民。他仍是沉默。他向我

那樣的奇異的注視，竟使我不好意思往下說了。等我拿出許多書籍和近日接到的報紙給他看時，差不多快要激怒他了。開頭他很想看看，但隨後他又改變了態度，只說沒有功夫，不能看。

最後我和他告別了；我出了大門覺得肩上卸了重負。我後悔不該打攪這個不願聞問塵間世務的人。但是這錯是鑄成了的。我曾注意到他有很多的書。因此，說他讀過許多書是不能成立的。不過我曾驅車走到他那裏兩次，我看見他的房裏有燈光。什麼能使他坐得這樣晚呢？他是寫東西嗎？如果是，寫的是什麼呢？

我離開我們的鎮市大約三個月。我在冬天回來時，聽說彼特魯非施已經死了，並且他不曾延請過一個醫生。現在已經沒有人記得他了；他的房子至今還沒有人住。我立地和他的房東結識了，爲的是從她那裏獲得他生平所寫的東西。我給她二十個克比，她給我一筐故人遺下的字紙，並告訴我她會將四張引火用了。她是一個陰鬱不大開口的老女人，從她身上我沒有得着什麼有趣的消息。她不能告訴我關於她的房客的遺事。她只告訴我他從不做事，幾個月不打開他的書或拿起他的筆。不過，他成夜際在他的房裏踱來踱去，追

憶着往事。有時他大聲地喊叫。他很歡喜她的外孫女兒，尤其當他知道她名叫加希亞的時候；在她起名子的日子——聖。加特林節日——他總要歌唱那教堂裏爲一個人靈魂而唱的鎮魂歌。他擯棄來客，並且除去教書以外，也從不到外邊去。就是對於每星期到他房裏整理一次東西的這個老太婆他也用着厭惡的眼光看待。他和她相住三年，絕少和她談話。我問加希亞她還記得他不，她默默地注視着我，突地扭向牆邊去啼泣。那麼這個人總是被一個人所愛了！我把這些字紙帶回去，用了一天功夫去查看。它們大都是無關緊要的，不過孩童們的練習罷了。最後我發見一堆頗厚的積稿，一頁頁滿寫着精秀的字跡，煞尾是突然停止的。它或者早已被作者所遺忘。這是亞歷山大，彼特魯非施十年監獄生活的片斷的，不連貫的記敘。其中處處或以些遺事，或以些作者驚撼地寫入的奇異可怕的回想，穿插着。有幾張斷片我念了又念，我開始懷疑作者當時是否在瘋狂狀態中；但是這些關於牢獄的記憶——如他有時在他的手稿所謂『死人之屋的回想』——我覺得很有些意味。它們曝露出一個直到當時還沒有人知道的新奇的世界；他那些離奇的事件，以及他的關於這個墜落者的奇突的記述。使我不能不一氣讀下

去。或者我是不對的，但我決定將這篇敘述中的幾章發表出來，請讀者自己去評判好了。

第二章 死人之屋

我們的監獄是在營盤背後的土城的尾端。你若想從柵欄的罅縫向外面看去，那除去一牙天空和長滿高厚的青草那一座土城以外，什麼也看不見。哨兵日夜在那上面來往巡邏。從此你可以推想：成年際在那裏的人們是永遠從那同一的柵欄的罅縫裏面，看那同一的土城，那永遠不變的哨兵，和那唯一的天空的一牙。這並不是將將高過這監獄，而是極遠極高的所在。在你面前佈開一塊二百英尺長一百五十英尺寬的院落，四周被深鑿在地裏的六稜的欄杆封圍着。外面的景况就是如此了。在柵欄的一邊有一副堅固的大門，日夜在鎖着，永久有巡丁監守，並且除去囚犯們出去作工以外是總不打開的。在這以外，便有光明與自由，有毫無拘束的

人生！在柵欄外面可以想像出一個神話般地奇異的世界。這裏面却是完全不同的，沒有一樣事物能和外面的比。習慣，風俗，和法律都是嚴格地規定着的。這是一座人間的地獄。我將開始敘述的便是這一角地方。

過細看去，這獄裏面也有幾座建築。在這寬大的院落的每邊是一根樹幹做成的柱子，有一層高樓。這便是罪犯們的牢房了。被拘在這裏面的犯人是分成幾等的。有一個兩間屋子的廚房在這裏面的尾端。廚房的後面毗連着另一建築，那是同時當做暗室，倉房，和馬棚的。這監獄的中心是一塊不毛的空地，犯人在這塊每天三次按着等級點名報到並受檢驗，早晨，中午，和晚上。此外如果看守者要懷疑或想得到更精密的計算的時候，每天還有額外的點名和檢驗。在建築物與四周的柵欄之間是寬敞的空地，囚犯中之厭世者和思想清高的人們不做工時都喜歡在這裏散步。在那裏，他們避開所有的注視，反復地尋思他們所留戀的念頭。

我走到他們散步的地方去時，我很喜歡留神他們那些陰沉深抗的面孔，並揣測他們所想的事物。有一個犯人在沒有事做的時候，唯一的工作是計算柵欄的數目。柵欄共有一千五百根，他都數遍了，也都默默地悟在心裏面。他把每一

根欄杆當做他囚禁的一天，他每天這樣數下去，那麼他每天可以詳細地知道他還有多少日子的囚禁。當他數完了一邊時，他是異常地快活，但是要想自由，那還是幾年後的事。在獄裏面一個人是可以學習忍耐的。

有一天我看見一個已經做完二十年苦工，正和伙伴們告別的犯人。有好幾個人曾親見他入獄，那時他只是一個放蕩不羈的青年，他從不念及什麼罪惡。但現在他已是一個老人了，灰白的頭髮和一副陰鬱面孔。他默默地走遍這六座牢房。他走進每座牢房時，先向神像祈禱一回，然後深深地向他從前的伙伴們鞠了一躬，並央告他們不要對他存有不好的回憶。

我還記得有一天晚上看見一個犯人。他從前是一個所謂西伯利亞的中農。六年前他聽說他的妻改嫁了，這使感到無比的痛苦。正在那天晚上她走到獄中來找他，和他會一會面。他們相談了兩分鐘，都哭泣着，最後他們分別了，永遠地分別了。當他重走進牢房時我清晰地看出他面上的神情。真的啊，那時一個要人學習容忍一切了。

天黑了時我們必須再回到牢房去，此後一整夜我們便被關在那裏面了。每次從院中走進牢房去我總覺得很痛苦。

你只想一想吧：那一間長條低矮窒人鼻息的房子，被一枝牛油的臘燭迷朦地照映着，房裏充滿了濃郁難聞的氣味。我不明白我這整整十年是怎樣過去的。我的臥榻是三條木板拚成的。這房子裏面唯有這點東西是屬於我的了。我們三十幾個人一齊擠在這個房間裏面。自然我們很早很早就被關鎖起來了。最少要經過四小時以後大家才能都睡熟；在睡熟以前全屋裏哄動着各樣的叫聲，狂笑，咀咒，鐵鎖磨擦的聲音，並摻入一種濃烟的惡臭，同時無數精光的頭顱，烙印的前額，以及可鄙棄的污穢不堪的衣褂，都在竄動着，騷騰着。

是的，人是一種易變的動物——人的定義必是如此——他是適於任何事物的！這或者就是他的一個最好的定義。在這個獄裏面我們共有二百五十個人。這個數目差不多是不變的。偶然刑期捱完了走去幾個人，也有幾個死亡的，但不久便會有新的罪犯來到。他們中各類人都有。我相信俄國每一塊地方都有代表在這裏。這裏也有外國人，甚至高加索的山賊。

這些人都是依犯罪的輕重被處以各種不同的懲罰的，並且每一種罪犯中也有各地方的人。多半這裏的罪犯都被

罰做民事類的苦工——罪犯們管這個叫做『極刑』。他們的公民權是被褫奪了的，社會將他們挖棄了並流放出來，他們那被鐵柵的面孔永恆地標示着他們的恥辱。他們的刑期自八年至十年不等；到期後便被遣到西伯利亞管轄區內做一個類似僑民樣的人。

至於軍事類的罪犯，他們的民權並不被褫奪——就給俄羅斯普通教練團一樣——不過受一種比較地短期囚禁罷了。當他們捱完他們的刑期時，他們必須回到原來的地方去充當西伯利亞軍團的兵士。

有些走了後又爲着嚴重的犯罪被逮拘回來的。這一次便不只是簡短的幾年，而至少要經歷二十寒暑的了。於是他們也合成一組，就是『無期徒刑』。雖然如此，但這些人們的公民權仍是保留的。另外還有一組，是更多的人合成的，名叫特別組。他們都是犯了最惡的罪，並且多半都是年老的犯人。俄國各地都有犯人送來，他們互相觀察着，看哪一個是被永久監禁的，因爲他們自己的監禁期都是沒有規定的。他們須依法做兩種或三種工作。除非做了西伯利亞最痛苦的工作，他們是永不會出來的。

“你們在這塊是有一定期限的，”他們向旁的罪犯說，

『但我們則不然，一生都要監禁在這塊。』

我聽說這一組已經從那時起廢弛了。同時民事類罪犯也分別地監禁着，爲的是使軍事類的罪犯組成一個混合的『教練隊』。當然行政也改變了，我將才所描寫的只是過去的習慣和制度，而在現在已經廢弛了。是的，這是很久的事了；我覺得就給做了一場大夢一樣。我記得我走進這獄裏時是在十二月的一個晚上，夜幕在慢慢地落下。罪犯們工作回來了；不久便要點名的。一個滿面鬍鬚的下級軍官打開這奇怪的房門讓我進去。於是我便在那裏過了這麼多年，存了這麼多情緒。並且這些事情如果不是我親身經歷，絕對不會生一點印象的。比方說：在這十年中我沒有單獨地呆過一分鐘，這種尖利而可怕的痛苦我能幻想得到嗎？同着二百個『伙伴』在牢房裏受着監督而工作，永沒有單人過，永沒有單人過！

但是，我也只得隨遇而安了。他們裏面有因不經意而殺人的兇手，有以殺人爲職業的兇手，有普通的盜犯，有諳習於偷取路人的錢包或摸索人家器皿的縉賊。至於某種罪犯爲什麼以及怎樣地會和其他的罪犯放在一塊，這實在是很難說的。每個人有他的長遠而紛雜的歷史，談起來就給幽會

過後的清晨一樣的痛苦！

犯人通常不大說出他們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他們却努力地將那些事從記憶中驅出。

和我鎖在一條鐵鍊上的同伴中，我知道有幾個是很洒脱而什麼却不在乎的兇殺犯，甚至你可以打着賭說，他們的良心就沒有接近過他們一次。但也有幾個面色陰鬱的人，他們差不多總在靜默着。很少有人訴說他們的歷史。這類事在此地不是什麼合時的。我們可以馬上說罷，這就不爲人們所允許呵。有時候，但很少，一個犯人把一點生平告訴另一個犯人，但另一個犯人却會淡然處之的。說老實話，沒有一個人曾能道出一句使他相近的人驚異的話『我們不是無知覺的呵！』他們會有時這樣自豪地說。

我記得一天有一個喝醉了的暴漢（有時犯人可以喝酒）歷述他怎樣將一個五歲的小孩殺死的事。他開頭只用一個玩物引誘他，後來將他誘到一個高樓裏面，把他一塊一塊地切碎了。他說完以後所有牢房裏的人，本來大半都是喜歡聽他說笑話的，忽然大叫一聲，於是他也立刻停嘴了。但如果罪犯們半途阻止住他，那並不是他的故事將他們激怒，而是他們本不準談說這類的事情的。

我須說明：這些罪犯是多少受過些教育的，至少其中有一半會讀書與寫字吧。在俄國什麼地方，不管哪種居民，你能找到二百五十個人都會讀書寫字嗎？後來我還聽說，教育會喪失人的道德，這是不對的。教育與道德之惡劣是沒有關係的。雖然我們能承認它會養成人的果敢的精神，但這並不是一件壞處。

每一類罪犯着一種制服。有一類着一半棕色一半灰色布背心，並一隻腿棕色一隻腿灰色的褲子。一天，當我們在工作的时候有個賣白麵包的女子走近了這一類的罪犯。她看了看他們，隨後吃吃地笑了。她喊着：『啊！他們是多麼難真哪！他們連一塊完全棕色或完全灰色的衣料都沒有！』每一個罪犯穿一件灰灰色背心，但伸出的兩隻袖筒却是棕色的。他們的頭也剃出各種花樣來。有的從頸後根到前額剃光一道直線的，也有的從左耳到右耳剃光一道橫線的。

這些奇怪的人們有一個普通的相同點，就是旁人一看便認識他們。

除去少數的囚犯保持着惹人討厭的孩氣的快樂以外，其他都是陰鬱，嫉妬，異常地消極，自狂，懷疑，或過分地周旋。在他們的心目中第一不可缺少的信條是不因任何事物

而驚奇。並且他們把保持自己的威嚴當做一個最高的目標。但是這種極莊謹的舉動有時只是一霎那的。不過也有些人雖然極其謙恭，但富有真率的性格，這類人當然都是極誠樸的。說起來也頗奇怪，他們又大半都是目空一切的；他們內心的特徵永遠是虛榮。

因為大半犯人的性格都是頹唐和任性，所以他們之間充滿了虛偽的談話和腐劣的行爲，好像惡風雹一樣。我們的生命是一座久恆的地獄，不變的糾葛！沒有一個人敢張嘴非難監獄中的定章或已成立的習俗。願意或不願意，你是必須要服從的。少數固定法律的實質，會因牢不可破的障礙而不能施行，但它們之不施行於事實上並沒有什麼減輕。罪犯們在自由的時候爲了虛榮心的驅使，好像在癡狂狀態中一樣，毫不自知地犯了彌天大禍，但一在我們現在的監獄制度下，立刻就要馴服的。他一來時是一個『新人』，但不久他便不足使旁人注意了，並且不知不覺地被同化了，和旁人採取一致行動，一樣地保持起來個人的尊嚴，好像這定罪卽是賜給一個光榮的官銜般的。他們是毫無羞恥與懊悔可言，不過只從他們行動的模樣上可以推想出一種外示的服從性罷了。『我們是被遺棄的人了，』他們自己這樣說。『我們再

不能自由地生活；我們是要到綠街去的了。』

『你無須服從你的父母；你只服從皮鞭好了。』『不喜歡耕種的人到這裏須擊石頭的哪。』

這些話是由於道德觀念而談出，而縷述的，每人只當作諺語一類的東西看待，隨便說說，並不細心去玩味。他們的罪狀自己是不承認的。若有一個沒犯罪的人詈斥他的罪狀，那這個人將必受無窮的批駁。罪犯的批駁的能力是如如的鋒利啊！他們從從容容地駁你，用一種最緩和的技術將你駁倒，就給一個藝術家一樣。他們不用他們自己的語言激怒你，只拿種種刻薄的成語征服你。他們終日在辯的舌頭已經鍛鍊成一種特別完美的技術了。

因為他們是被一根大木棒所驅使而工作，所以他們的性情是逸散的，頹唐的。有些在來到此地以前並不是這樣的人們，不久就要變成固執與任性了。雖然他們是被放在一起的，但互相都不認識。他們常說；『魔鬼踏破三隻芒鞋纔將我們找到的。』他們之中充滿了詭譎，誑語，嫉妬，敵視和種種極其醜陋的行爲。在這個墮落的生活，滿佈着利口銳舌的兇犯，你就是看不過去，也是無可奈何的。

我曾說過，這裏面也有性情磊落，勇敢，果毅，自持，的

人。他們是很受旁人器重的。他們雖然也都對自身的聲譽很認真，却也不妨礙別人的發展；他們從不無故刻薄旁人，他們是很能理解的，以為在這裏面所服從的並不是什麼規章或義務，而是根據當局和他們間的一種契約——至於這契約的利益所關當然是很明顯的。

還有，獄吏對他們也是很小心。我記得有一個剛毅的罪犯，他的野獸般的蠻性是一般人所知曉的，一天被召去挨鞭打。這時正是溽夏，大家都在休息。在傍近大門的獄卒房的少佐——他是與囚犯最相接近的長官——走出來幫助打。本獄的少佐最是這些囚犯的摧殘者，他們見着他便會抖擻。他打起來便像瘋子一樣，用他們的話說就是『他把他自己扔在他們身上。』但最可怕的還是他那隻經貓般的眼球，沒有東西會被他忽略過去。平常所謂『用不着看就看見了。』他一走近獄裏來就知道裏面在進行着什麼勾當。因此囚犯們不約而同地呼他做『八眼虎』。其實他這樣做是不好的，最容易惹起已在憤懣他的人的激情。但獄長却是溫雅明理，他總來平復這少佐的野蠻的高壓，後者後來也竟因他的暴虐而遭了不幸。我不知道他是怎樣離開了這安全而穩固的地位的，不過在他離開以前他曾受了一度軍事審訊，這是靠

得住的。

這囚犯被召時臉變作蒼白色，但大致說他是很有勇氣地仆在地上了，一句話也不說，承受了一頓毒打；過後他振作一下站起來。他雖總不是無故或無警告而被笞打，但他對這却是一味泰然。但這一次他以爲是無辜的。他的臉轉白了；當他向衛兵走去的時候他摸索着一個鞋匠的鐵錐放在袖口裏。囚犯原是絕對不許攜帶銳利的器械的。常常有慎密的檢查，犯了這道罪款的人將受極嚴厲的懲罰。但囚犯若決定藏匿這件東西，再想從他身上取走那究不是易事，而且獄中作工必須有銳利的器械，這永不會滅除。如果獄吏從囚犯身上檢出一件，難免他不久又拾得一件。

這時所有的囚犯都擁在柵欄前面，從柵欄間向外窺視，他們的心都在跳動着。大家都相信這一次彼特路夫決不承受笞打的，而這少佐的末日也馬上就到了。但正在這一髮千鈞的當兒，少佐坐車走了，把處罰的程序託付給一個下級軍官了。這些囚犯無不在那裏囁嚅說着；『上帝救了他吧！』這次彼特路夫無抵抗地挨了一頓打，因爲少佐一走，他的激怒也同時消逝了。囚犯的服從性是只能達到某一個限度的，過了那限度是不可以的。什麼東西也厲害不過那不可遏止的

反抗和暴動的迸發。時常一個人捱過了許多年極刑，最後爲因一點小事，甚至無事，而起來反抗。他可以變成一個瘋子；事實上瘋子也就是指這般人說的。

我曾說過，經過許多年我沒有注意過有人做出一點反悔的或甚至最低限度的因受刑罰而感到不安的表情，並且他們都是不顧名譽，不顧良心的，總以爲想作什麼便做什麼這纔是他們的權利。當然，虛榮心，敗惡的成例，欺騙心，和虛偽的廉恥心是大部分的原因。但另一方面講。誰又敢說曾經竄進并看過他們那被摧殘的心境呢？誰敢說曾觀察到他們之被光明所擯棄的存在？在這些年中似乎我應該能注意到些懺悔的和道德上不安的表示，那罷只是最淺浮的呢。但這種表示在積極方面我竟絕對地不會見過。評判罪惡原不是道聽途說者流所能做到的。罪惡的哲學原也不是如平常所以爲的那樣簡單。有人相信；任他是徒刑制度也好，是海船監獄制度也好，或任何罰做苦工的囚刑制度，都不會使囚犯改過的。這種刑罰只不過懲罰他一下，向社會担保他不能做出他再要做的罪惡罷了。監禁，規則，以及過度的徒刑，除去促進他們的一種深抗的讎視，製成他們一種對犯禁的娛樂的追求和可怕的頑強的態度之外，毫無用處。至於蜂窩式

的監獄制度，那更是險惡而矜虛的了。它褫奪罪人的精力，吸取罪人的靈魂，使他消弱與萎靡，直到罪人只賸下一架皮包骨頭的標本纔算完事！

一度與社會做過對頭的罪犯，便仇視社會，以爲自己是對的，社會是錯的。況且那加給他的刑罰他已經捱受了，還有什麼說的呢？至於期滿而被釋放，這是當然的事。不管個人所抱的論調怎樣，他總不能否定：無論在什麼地方，什麼時候，什麼法制之下，罪惡本身是無疑地存在着；并且只要人依然還是人，他總不能不承認那是罪惡。我就在這獄裏聽見一個人帶着孩穉的恣縱的笑容講給我一件最兇悍的罪惡。我永遠忘不了這個弑父母的人，他從前是一個貴族，并在衙署裏面辦過公事。他的父親——也是一個纨绔子弟——眼看他一天一天地向下墜落，用着種種方法勸誡他，節制他，但都無濟於事。他的債臺漸漸地高起來，他以爲他的父親除去田產以外還有許多現錢，於是將他殺死，以便馬上繼承這筆家當。直到一個月後這樁罪案纔被人發現。在這個期間內，他一面報告官廳他父親失蹤，一方面仍然向下流走去。至終，當他不在家時，警察在陰溝裏面發覺他父親的屍體。頭是已經從軀幹割下去了，脖子上面另放着一個東西代

替，身上是完整地裝束着，下面還墊着一塊軟褥。

他並不認罪，法官判決褫奪了他的貴族的特權，並處以二十年徒刑。自從我第一天見到他直至現在，我總看他是洋洋自得的樣子，我不曾見過比他再輕佻大意的人；雖然他並不癡笨，我却觀察不出他有什麼殘忍的表徵。旁的囚犯都鄙視他，因為他太自驕；他們並不因他的犯罪而鄙視他，因為犯罪在監獄裏面是不成問題的。他也有時談起他的父親來。例如有一天談及他家中健康的傳襲，他說：『比方說吧，我的父親直到死不會生過病。』

動物的感覺力失到這種程度是最可驚的——實在的，這是一種非常的現象。在這種情形之下，除去犯罪本身以外，必有某種不會被科學發現出的人體內機關的缺點和生理上與道德上的變態的存在。起初我當然不相信有這樣兇悍的犯罪；這是一個和他本城住的人告訴我的。事實呈露得非常地明顯，差不多不是有瘋狂的人都不會不信的。旁的囚犯們有一次當他睡覺的時候聽他這樣喊：『按住他呀！按住他呀！割下他的頭，他的頭，他的頭！』

差不多 所有的囚犯都放出極高的鼾聲或嚙語。在他們的夢境裏面好像時時刻刻都竄動着強暴的行爲，市僧的漫

罵，刀子和斧子一類的兇器。『我們的五臟都被壓扎得沒有了，所以我們纔叫喊！』他們這樣說。在我們這土城裏所做的苦工，並不是一種職業，而是一種義務！

囚犯們必須做完他們的工作，他們的工作時間是法律所規定的，工作後纔自回到他們的牢房去。他們厭惡自己的閑逸。如果這囚犯不能自動地找些事情做，他便不能久處在這牢房裏面。這般體格健全的人們，他們曾過着快活的歲月并仍在想過那樣的歲月，而現在却被社會所擯除，驅迫在一塊兒；怎麼想讓他們過常態的生活？一個人沒有一定的工作，是不能設生存的；他將成爲一個頑強的人，變成一個獸性的動物。因此囚犯們每人有他的一種生意，這是應天性的要求與自存的本能而生的。

溽熱的長夏在一天一天的勞苦的工作中過去了。夏夜短得只容我們有睡覺的時間。每一入夜，所有的囚犯便都照章關在牢房裏了。在那冗長而沉悶的黃昏中，除去工作以外有什麼事情幹呢？各個牢房鎖上以後都變成工廠一樣。工作根本是不禁止的，不過傢具是絕對地不許帶入的；而沒有傢具工作是一定做不成的。但我們却秘密地工作，當局也像沒看見一樣。許多囚犯有時很苦於不知怎樣利用他們的十指

好，但他們不久便從他們的伙伴中學會一種手工，並且後來還變成精巧的藝匠。

我們中有補鞋的，有皮匠，有泥水匠，還有鍍金的。一個猶太人叫做伊索。崩斯丁的是一個珍珠客人兼放債者。每人都這樣工作，賺得幾個便士——因為鎮裏有許多入賣我們的出品哩。金錢的價值對於失掉真正自由的人們是不可限量的，它是一種實質的，有彈性的，解放。如果他有幾個錢在他的衣袋裏，他覺得自己有些安慰，雖然他不能將它用出去——因為他在任何時候或任何地方都有用出它的可能性，正如禁止的水果是加倍的香甜一樣。酒在監獄裏。是時時可以買到的。烟袋雖然在禁止之列，但人人都吸煙。錢和烟能減少他們的痛苦，好像工作能減少他的罪惡一樣——因為如沒有工作，他們將必像瓶裏窒着的蜘蛛一樣了，互相殘殺，互相毀滅。錢和工作都是一樣被禁止的。時常夜間實行嚴酷的搜查，那時凡是補禁止的東西一概都要沒收的。但不管積蓄下來的錢是怎樣地被沒收起來，不久仍是要發現的。這也是所以然他們不能積蓄下來他們的金錢的原故。他們及早將他們的錢用來沽酒喝，因此，酒在牢獄裏也有很大的銷路。看守失職的人非但要因此禁食，而且要受毒打。

檢查後不久，囚犯們又從新找到被沒收的東西，此後一進行如前。這些當局是知道的，但囚犯的情形雖然像維蘇耶斯人一樣，但他們對於因那些過失而挨受的懲罰并沒什麼怨言。至於那些沒有體力的人們，也有他們自己的工作。那種交易的方法是很直接的。往來交遞物品的情形和對價值的估計都是局外人所不會料到的。極小的一塊毯子有它的價值，並且因此也許會生出賬目的糾葛。所以結果因為囚犯的窮苦，金錢在他們眼中有了比它原來更大的價

有時那些繁瑣而冗長的工作也會換來幾個克比。有些囚犯按着星期向外放債，他們專做這種生意。已經破產的囚犯把他的東西帶到放債的人去做抵押以借來幾個便士；利息是很高的。如果到期他不贖回，那放債的便毫不客氣地將那抵押品立刻變賣。

我們的監獄裏面的放債制度總算是很周到的了，有時像麻布鞋子等屬於公家的而也是日所必需的東西也拿來做抵押品。當放款人將抵押品收留以後，事情便生出變化來了，那借款人把錢借手裏後立刻去告訴那獄長說，那屬於政府的東西已經失掉了，於是他便不經更上級的官吏的允許便

將放款人所有的東西沒收。一件很奇怪的事就是：放款和借款人之間從來不曾吵鬧過。放款人對於將他的東西沒收一句話也不瞞怨，好像他在等待人家沒收一樣。有時他還自己說，如果他是那借款人時，他也要這樣做的。因此，在把原物歸還於借款人後，他若是激怒起來，那不過是良心作用，而不是仇視之所使然了。

囚犯們毫無廉恥地互相搶奪着。每個人自己有一個帶鎖的小匣，裏面存放着當局託付他的東西。雖然那些小匣是當局正式給與的東西，但也禁不住被旁人從裏面盜取。讀者大概很容易想像我們中的絡盜術是如何精巧的罷。一個很信仰我的囚犯——我并不是自誇——將我唯一在獄裏可以帶着的聖經偷了去。在我們同一條鐵鍊上有幾個綽號『店小二』的，他們因為賣酒的原故，混得此較很富裕。我以後再慢慢談起這事，因為酒的販賣須提出做特別的研究。

許多囚犯是爲了販賣私酒的緣故而被放逐的；這就可以看出在我們所處的這極端的監視下，酒的授受是怎樣地機密了。我順便可以說，販賣私酒不過是另一種違法行爲。誰個相信：在販賣私酒的眼中，金錢的實利只是他次要的目的！然而這確是一件事實！他拿販賣私酒當職業幹去。

職業在他是具有詩人底風格的。他可以傾覆他所有的贏餘，可怕的危險，譎詐，與計巧的試探，并再由那些冒險中脫出來，然後達到一個完滿的結局，以完成這一種純衝動的。這種情感是與劇場演員所具有的，同樣地顛狂橫暴！

我知道一個身材碩大的囚犯，他的性格是如此地溫順親，差不多是人們很少見到的。我們時常問：他為什麼被逐？他是冷淡而和藹，在他居留於監獄的期限內，他沒有任何人爭吵過。他是在西俄生養的，在邊土長大的，被放的原因就是他的販賣私酒的行爲。但他自然仍不能抑制己不向監獄中私行運酒。他有幾次不曾漏網以及他是如地畏懼鞭笞，這只有上帝知道。他從這種營業賺來的利潤很薄的。無數投機分子會因他而致富。每次被笞打後他便得和老婦人一樣，并發出最神聖的盟誓，決不再因此而被。這個盟誓他最多踐守一個月，最後則仍踏覆轍。酒在監中所以然不絕其跡，實在要歸功於這般『玩票的』私運呵！

還有一種進款，雖不能使囚犯暴富，但能常川不斷地接他們；這即是慈善家的施與。我們俄國社會的上層階級決會知道那些商人，店主，和我們一般百姓，在怎樣接濟着

『不幸者』吧！施與是常有得來的，普通都是白麵包，有的是金錢，但是很少。如果沒有施與的接濟，囚犯以及那些得很壞的受極刑者的生存，就不知道是怎樣地難堪了！施是平均分配的。如果所給的不多，那嗎每塊麵包便切成半或六分之一塊以分給大家使每人都有得吃。我總記得我第一次得來的施與——一小塊現錢。那是我來不久以後一個早晨，當我和獄卒從做工的地方回來時，我遇見一個親和她的十歲大的天使般小女兒。我是曾見過她們一次的。

這位母親是一位寡婦；她的亡夫是個當兵的，在年青時以軍法處徒刑，後來在我住的那監獄中的養病院裏死了。她們看着他死時兩個人都哭成淚人了。那小姑娘看見我時臉上突地一紅，向她母親的耳邊說了些話，她母親立地站住，從她那籃子裏取出一個克比給她的女兒。這小姑娘便跑向我來。

『喂！可憐的人！』她說，『你看着上帝將它拿去吧！』我由她的手裏把錢接過來。她歡喜地跑回她母親那裏。這一個克比我保留了好久好久。

第三章 初期的印象

我入獄後的頭幾個星期在我的想像中留了一個牢不可破的印象。以後的歲月便不然了，一切都混雜起來，所留下的一團茫然的迴想。甚至我生命的進程中之某時期竟全然由我的記憶中消逝了。現在我只存下一個普遍的，不變的印象，就是苦痛，單調，和沉悶。在我入獄的初期中我所經歷過來的一切事還栩栩然像在昨天發生的一樣。這也是當然的情形。我很記得，在初期使我驚異的，是這種生活並沒有什麼異樣的，奇特的，或者說，沒有什麼出乎意料的。這是到後來，我纔開始明白人生一切奇特的和見不到的事物。我發現之後便驚奇了。將來你會知道的，這種驚奇直到我出獄時都沒有變更。我決沒有料到我還有恢復這樣生存的

一天！

開頭時我曾經歷着一種異常難堪的情狀；不過還沒有像我在路上所想到的那樣痛苦罷了。

實在的，囚犯們雖然都被刑具枷鎖起來，但他們在獄裏往來行動都是十分地自由。他們互相譏罵，歌唱，做工，吸烟并喝酒。喝酒不是都喝。在每晚上有規定的賭局。工作在我倒不十分難受，我以爲那還不是真正的『苦工』。到後來我纔知道那工作所以然是真正苦的，過量的。這并不是理性上的難過，實在是因它的強迫性，威脅性和義務性，因爲一切的工作都在鞭笞的積威之下做出的。農夫當然比囚犯工作得辛苦些，在夏天時他日夜都要工作。但他的目的是有理性的，而囚犯則了無目的，白白工作，沒有利益；所以農夫所受的苦痛和囚犯的相較，要少得些。有一次這樣的意思竄到我的思域中就是：若思泯滅一個人的整個的生存意味——比方嚴厲地懲罰他，蹂躪他，使他縱有屠殺萬人的勇氣也要在刑前戰慄——那嗎，讓他做這毫無俾益，甚至完全背理的工作，也倒是必須的了。

每日所做的苦工對囚犯們是漠無興趣的，但那些工作却有它本身的功用。囚犯們陶磚，掘土，築房，一切的工作都

有它本身的用意與歸宿。有時候就是囚犯自己也不知不覺地生起興味來了。於是他計劃着怎樣做得巧妙些，怎樣做得經濟些。他想着向更精熟更省力的方向工作去。但是，如果這工作真地是命令囚犯們從一個桶中向另一個桶中傾水，或從一塊地方向另一塊地方移土，然後再使他從新傾過來，從新移過來，那我一定相信，過了幾天以後，囚犯寧可將自己處死或再犯一萬件殺人放火的罪過，也不願就這樣單賤地生存下去，捱受這樣的蹂躪。這種刑罰顯然地是一種磨難，一種報復行爲，而不是一種更正！這是悖理的，因為它沒有自然的用意存在着。

不過我是在冬季——十二月間——來到的，那時我們這城裏的工作并不十分重要。當時我並沒有想到夏天的工作——那是五倍於冬天的勞苦——該是怎麼一回事。在冬天，囚犯們出去到伊爾第支河上將幾隻政府所有的舊船打得稀爛，在作房裏找工作做，清除被大風吹到房前的積雪，還有時焚燬玉石的器物，因為白天很短，所以工作完得很早！回來後便不做事情了，不過幹些零星的事物，那是囚犯爲他自己而工作的。

真正幹事情的人不到三分之一，其餘的就在夾道中來

回徘徊，互相譏罵，將時光懶懶地消磨過去；有些錢的人們便沾酒喝，或者將積蓄的錢輸在賭局裏面。這都是逸散，疲憊，和沒有事做所使然的。

囚犯的食物於我還過得去，有些人說，這裏的飯食比較旁的監獄好得多。這話我不敢完全相信，因為我不曾到過任何其他監獄。我們中許多人有隨便購買滋補品的自由。鮮肉是三克比一磅，許多人都買這吃，不過大多數都對現成的飯菜抱將就的態度。

在獄裏所謂食物即指麵包說。麵包的分配是按房間的，不是按單人的。或按分量的。如果按分量來分配，那麼至少三分之一的人要挨餓。但現在所施行的制度——按房間算——還算滿意。我們的麵包做得特別好，在鎮裏面都是有名的。它的好處是因為獄裏的爐竈製作的巧妙。至於菜湯，那便是些麵粉煮的湯水了。在工作的日子這湯清得能照見人。但最使我厭惡的却是分配湯食的辦法，旁的囚犯對這一層并不注意。

初到獄中的三天之內沒有工作。向來的規定是對新來的人有些寬限的，好使他將一路上的疲倦休憩下去。第二天我到外面去上鐵鐐。我那副鐵鐐和普通的不是出於同一的

模型，它是鐵環連接成的，旁的囚犯向我說，當我向前移動時還可以聽見一種清妙的響聲。我是要將這些東西着在衣服外面的，這和我的同伴不同，他們帶的是四根像手指粗的鐵鍊和褲子下面的三根鐵鍊繫在一起，然後再用一條皮帶從中束上，捆在繫於襯衣上的褲帶上面。

我還記得我第一天走進監獄中的那個早晨。鼓聲在大門內的傳達室裏響起來。十分鐘過後獄卒將牢房門打開了。囚犯們一個個從他們的板床上戰競地醒起，旁邊安放着的牛脂臘燭放着慘怛的光輝。差不多各個都呈着暗慚的神氣，打着呵欠，伸着懶腰。那被鐵烙過的前額都縮在一起。有幾個人在使用手搭十字形：旁的人便開始胡講起來。門開時，立刻吹進一陣刺人肌骨的寒風。然後囚犯們都擁在水桶的四周，大家從那裏含起一口水來，隨後又吐在手心裏去洗面孔。那些水桶是頭天夜裏經一個特別指定的囚犯提進來預備拭擦牢房用的。

這個人是囚犯們自己指定的。他不和其他的一同工作去，他從事於檢查牀鋪，地板，打水和運水等事情。這水在早晨為囚犯們盥洗用的，以後便充當這全天的飲物了。那當天早晨便發生一件關於這事的爭吵。

『你的額上都刻着烙印，還在那塊幹什麼啊？』一個身材高碩，神情沉坦的人嘟嚕着。

他那澎大的頭顱極惹旁人的注意。他說着又摧促另一個身量矮小，紅着面龐的人。

『等一等哇！』

你嚷什麼呢？你須知道使人家等待是要罰錢的。給我滾開吧，你這座石碑！』

『小牛犢子！看吧，獄裏的麵包把你養得多麼肥了！』他仍繼續著嘟嚕。

『嘿！你吃什麼長大的呢？長得鳥兒般的玲瓏可愛。』

『你說的真真不離！』

『你的意思是什麼鳥兒？』

『你還用我告訴你嗎？』

『爲什麼？』

『你猜吧。』

他們互相用眼睛狠命地丁着。在等着回答的那身量矮小的人緊握着一個拳頭，在預備動手。我料想必有一場鬥爭。這對我是很新奇的；我當然好奇地注視他們的行動。到後來我纔知道，原來這些爭吵都是富有孩氣的，囚犯只看做逢

場作戲而已。和一齣談諧的笑劇般的，總不會演出武來的。這種特質明白地使我認識他們的行爲。

身材碩大的那人還是沉毅地不動彈。他覺得如果他不被嘲弄所污辱，那矮人一定是切盼他回答的。這於他在表示自己的奇特與莊嚴上是必須的。所以他只斜睨他的對方一眼，向他對方的兩肩上下地看視，當一個六足蟲一樣看，這是他想用一種不言而喻的輕侮來激怒他。至終那身量粗短的真個急了，若不是四周看熱鬧的人們將他攔住，他幾乎整個的向他的敵人撲去了。

『你們要用拳頭打呵，不要用舌頭！』屋角上一個觀望者喊起來。

『不要扯住他們，』另一個講，『他們將要動手了。咱們都是好漢，一個打七個纔是咱們的英雄呢。』

啊！好漢們！一個是因為會糶了一磅麵包而來的；那個是因為偷竊水桶而來的；他又曾因為偷了一個老婦人的一桶乳酪而被鞭笞過。

『夠了！靜些吧。』一個退伍的兵士嚷着，他睡在屋角上一個自己的板床上，他的職責是維持這全牢房的寧靜。

『水呀，孩子們！給我們的小兄弟尼瓦立彼特魯維拿

水呀，他是將將起來的呢。』

『你們的小兄弟！咱們一塊兒吃過一盧布的酒沒有？』
一個老兵士一面將手送進他皮襖的袖筒裏面，一面絮叨著。

點名的時候到了，因為已經很晚了。囚犯都向廚房快跑，他們須把外衣穿上，然後用他兩色的便帽裝那廚子分給他們的麵包。這般廚子和清理房屋的人們一樣，都是囚犯們自己選出來的。廚房裏有兩個人，全獄裏共有四個人。他們可以隨便用的傢具只限於當局給他們切麵包和肉的刀子。囚犯們帶著小帽，穿著外衣，腰間繫着一根皮帶，都圍繞着飯桌準備起來。有些人面前放着一個盤子，他們便在那裏面將麵包切開。噪雜的聲音是異常的囂騰，但也有許多人擁在桌上，神情莊嚴地互相談起話來。

『早安，食安，安當尼老爹。』一個半青的囚犯說，他的旁邊坐着一個落掉牙齒的老人。

『如果你不是打哈哈，那麼，早安！』老人說，連眼睛都不抬起來，專心用意地在他沒有牙齒的嘴裏咀嚼着一塊麵包。

『我要聲明，我還以為你已經死了呢，安當尼。』

『你先死，我跟着。』

我在他們的一旁。我的右手坐着兩個人，用着很莊重的神情在談話。

『搶我是不容易的，』一個說，『偷我倒是有點可怕。』

『想搶我那真是一個壞的思想。除非是魔鬼！那我將把他活捉來。』

『但你只是一個囚犯罷了，沒有旁的名字可以稱呼你，你又有什麼作為呢？你看吧，她將要搶你的，那個潑辣貨，她搶你連『謝謝』都不說的。我給她的錢都白白地丟掉了，你想想看，她前天還在這裏！那時我們到那裏去呢？我能要求到劊子手西歐都家裏去嗎？他家還在郊外，那是他從索羅門買來的，索羅門那個猶太鬼你是知道的，不久纔上市死了的。』

『是呀，我知道他，就是三年前在這裏賣私酒的，掉號格里榮（即私酒店）的那個。』

『我知道。』

『別誇嘴啦！你不知道。第一，那又是另一個酒店。』

『另一個？什麼意思？你連你說的是什麼都不知道。我可以舉證，你要多少我可以舉多少。』

『舉吧，好，你舉吧。你是誰，你？你知道你在和誰說話不知道？』

『是呵，不錯。』

『我不是說大話，你是常常挨我打的。不用在我四面前拿架子罷。』

『你打過我？要打我的人還沒有生下來；打過我的人早埋地下六天了。』

『奔得爾的遭快鬼！』

『看我拿肉刀把你的狗頭砍下來！』

叱罵像雨點般地交響着。

『來罷，他們又打起來了。沒有將自己準備好的人們麼當鎮靜些。我看他們來這裏白吃公家的麵包實在太樂了，這些亡命徒！』

他們不久被扯開了。叱罵仍是不停地一反一復。那是可以的，是人人都可以拿叱罵開心；但不開手杖。除非實在因為特別情形纔有交手杖的。如果有一件交手杖發生，那麼立刻便報告給少佐去，他立命人四下打聽；於是囚犯們便遭快了。簡直對於任何事物都是他們爭吵的對象，爭吵以消磨時光，爭吵以操練口才。他們想起來時，爭吵便更加兇猛，像要互

相殺死一樣；但殺戮是從沒有見過的。當他們暴怒到一個相當的限度，他們又分開了。

這已經足以使我驚愧了；我傳述些他們互相談的話語，是有用意的。我能夢想到他們互相叱罵是當做開心的工具嗎？

我們還不要忘記虛榮的恣縱。一個叱罵得很漂亮的人是受人崇拜的。他並且像演員般的受旁人的鼓掌。

頭一天夜裏我已經注意有人向我這面留神。還有幾個人覬視着我，好像以爲我帶來許多錢般的。他們爲向我討好計，告訴我怎樣帶鐵鐐纔不費力氣。他們還給我一個帶鎖的箱子——當然是用錢換的——來保藏公家給我的東西，和我帶進獄裏的幾件襯衣。還沒有到第二天早晨，這些人便將我的箱子偷去，並把偷去的錢都沾了酒喝。其中有一個到後來變成我一個很好的朋友，雖然有機會時他仍然偷我。但他對於他自己的行爲也很苦惱。他的偷竊行爲是無意識的，好像是一種責任的迫使。當然我並不懷恨他。

他們告訴我，一個囚犯是可以喝茶的，並且慫恿我預備一把茶壺。他們給我找到一把，我貸來幾天用。他們給我薦了一個廚子，每月三十克比，可以盡我所想的菜做，如果

想另外買東西，另外吃伙食的話。自然他們向我借錢。我到這裏來的那天他們向我借了三次錢。貴族們降落到監獄裏來的，很使囚犯們看不起。雖然他們也和其他囚犯一樣地失掉了他們的自由，但他們總是被旁的囚犯所鄙視。

這種本能的固執並不是沒有原因的。他們雖然叱笑我們，而我們總是保持貴族的莊嚴。

『啊！現在一切都沒有了。老爺的馬車從前在莫斯科軋死過路的人，現在的老爺在地下拾大麻子吧！』

不管我們怎樣掩飾，他們終會知道我們的苦痛。尤其當我們一塊兒做工的時候，我們所受的辛苦是特別大，因為我們的體力是沒有他們那樣大的，並且我們實在也不能幫他們的忙。世界上再沒有比讓人家相信這事更難的了，尤其是讓這般人的相信！

我們全獄中只有少數貴族。有五個波蘭的貴族——關於他們的詳情我以後再談——囚犯對於他們的猜忌比對於俄國的貴族還來得厲害些。這些波蘭人——此處專指政治犯說——總具一種矜持的態度，很少和旁的囚犯們談話，對於囚犯們的厭棄也不知道掩飾一點。囚犯們是很了然其中情形的，對於他們也用同樣的態度對待。

過了兩年我纔慢慢得到他們的信任，大多數已經傾向於我，並且說我是一個好人。

算我一起，我們獄中共有五個俄國貴族囚犯。我聽說在俄以前來的一個貴族，品性非常惡劣，專做賣黨賣國的勾當，自然我從第一天起便不和他往來。第二個是一個殺父的逆子，關於他我已經詳細說過了。第三個是阿其米什。我沒有看過一個像他那樣奇怪的人物；到現在我對他的回憶還栩栩如生。

他是一個高瘦，無決心，無知識，喜歡打嘴仗的人，對於細末的瑣事總是喜歡追求，像一個德國人似的。囚犯們都譏笑他，但他們懼怕他那多疑，易怒，善辯的舉動。他一來時便和其他的囚犯立着平等的地位。他叱罵並打他們。獄中有的是不平的事，而他專喜歡打抱不平，雖然那與他毫無關係。他的思慮非常簡單。當他向他們吵鬥的時候，他只罵他們是做賊的，並且諄諄地勸導他們不要再做這種勾當。他曾在高加索山做過副提督。我第一天就和他做了朋友，他把他的生平告訴我。他是武備學生出身，等了好久好久以後他至終得到副提督的官職，被遣到山裏去統轄一個礮壘。一個毗近的屬國王子曾向這礮壘放火，他做了一次黑夜的襲擊，但沒有

成功。

阿其米什此處很有機智，他假裝不知道襲擊的指使，人家說是幾個暴徒所做的，他也假裝信了。過了一個月，很親善地邀請那王子來看他。王子騎馬來了，毫不猜忌地。阿其米什便將他的兵士擺成了一行戰綫，將那王子的詭計都告訴他們，他罵他不應該做這種事，給他證明放火是一件可恥的罪惡，詳細地向他解釋了一個屬國的王子的責任，並且，在他哭罵以後，還將那王子擊死。他立跑到他的長官處詳細地自首了。於是阿其米什便被提起大審。軍法令當面他判決死刑，但後來又因故改作放逐到西伯利亞受二等徒刑——就是在礮壘裏面做十二年苦工。他自認他的舉動之非法，而那個王子須經過一次民事裁判，不應該受軍法處置，也是對的。但他不能明白爲什麼他這種行爲是一件罪惡。

『他燒燬我的礮壘，我應該怎樣處置呢？我應當爲這事去感謝他麼？』他對於我的非議這樣回答。

囚犯們雖然譏笑他，甚至以爲他有些瘋癲，但對他的聰明和思慮却很知道尊重。

差不多的事物他都做得來，隨便你想做什麼他總能做。他是個補鞋的，做鞋的，油漆匠，五金匠，和鎖匠。這都是他

在監獄裏學來的技藝，因為在獄裏而什麼他都見得到，因此也有學的機會，他直接或間接向城裏販賣籃子，燈籠和玩具，從他的工作中，他總可以得到錢來買襯衣，枕頭，等物。他並自己做了一個睡褥。我因為和他住一間屋子的原故，所以自一到這裏來便沾了他許多光。在做工以前囚犯都在傳令室前聚齊，分成兩組，被四周負帶鎗銃的兵士們彈壓着。然後一個輜重隊的官長和監工的和幾個兵士走來，他們是看守囚犯工作的。於是這監工的一批一批的將囚犯們送到工作的地方去。

我和幾個其他的囚犯一齊到輜重隊的作房去——一個建築在堆滿物料的庭院中的一所低矮的磚房裏。那裏有一個鐵爐，和木匠，鎖匠，油匠的作房。阿其米什便被差在油匠作房中工作。他鎔油，弄漆，調色，並漆桌子和和其他假胡桃木的器具。

在我等待給我上更多的鏽鏢的當兒，我將我最初的印象告訴了他。

『是的』，他說，『他們是不喜歡貴族的，尤其是那些政治犯的貴族；而他們對於如此傷惡他們情感，是引為快活的。這還不聰明麼？我們不是屬於他們的，和他們來不及。他們

不是農奴便是兵卒。你想他們會對我們有什麼同情呢？生活在這裏是難過的，但比起俄國的『懲罰隊』來這還算不得什麼呢！那裏簡直是地獄。在那裏的人還非常羨慕我們呢。我們和他們比，還是在天堂。並不是因為工作更厲害，有人說那裏對於第一等囚犯的行政——他們不是像我們一樣地僅僅拘於軍法的，——和我們這裏有些不同。我聽說，因為我沒有看見過，他們有他們的小房子的。他們不着制服，也不剃髮，雖然我並不以為這兩件是壞事。這纔乾淨順看呢！其實只有這般人們纔不愛他。啊！這簡直是到巴比爾地方了！兵卒，瑟加西人，老迷信家，拋家棄女的農人，猶太人，及不瑟人，上天下來的人纔知道那是什麼地方。所有這些人們都住在一起，喫也在一起，睡也在一起。沒有一刻自由；除秘密進行外，沒有一點享樂；他們必須將錢藏在鞋裏面；並且時時在監獄裏面——永遠在監獄裏面。無數恣縱的思想當然不自主地歸納成一個。』

我既然關於這些事實都很了然，我便急於向阿其米什問起我們的少佐來。阿其米什告訴我的話都是一點不錯的。他是一個卑鄙並殘暴，比什麼東西都可怕的一個人，因為二百多生靈都操在他一個人的絕對的權限中。他拿囚犯們當

他私人的仇敵——這是第一件最敗惡的錯誤。他的辦事能力，或者甚至於他的優點，都被他的壞的討厭的性情所沾污了。他有時半夜間到我們的牢房來，好像一個炸彈一樣。如果他發見某人在他背後或靠左而睡着，他便將他搖醒，並向他說『你須照我所命令的方法睡！』囚犯避怕他就給怕傳染病一樣。他那副嚴抗漲紅的臉使人人兢戰。我們都知道他極受他的下人費得卡的轄制，並知道如果他的狗『寶寶』生了病，他會瘋起來的。他愛他的狗比一切生物都懇摯些。

當費得卡告訴他有一個囚犯曾學過獸醫，能治奇怪的病症時，他立刻差人找他來，並向他說『我將我的狗『寶寶』拜託給你。如果你治好了我的『寶寶』那麼我將厚厚地嘗賜你。』這個人是一個很聰明的西伯利亞的農夫，的確有很好獸醫知識，但他未免過於狡猾了。在這事過了好久以後他常向他的同伴講起那次他拜訪這少佐的故事。

『我已經看過『寶寶』了，牠正躺在沙發上，頭下靠着一張軟墊。我即時看出牠得了炎症，須要放血。我想我是能治牠的，但我和我自己說『真個這狗死了可怎麼辦呢？那就要歸罪於我了。』於是我向他說，『不成了，老爺，您叫我叫得太晚了。如果我在昨天或前天看見牠，恐怕牠已經復原了，但是

現在我是什麼也不能辦的。牠快要死了。』寶寶真個死了。

有一天人家告訴我，有一個囚犯曾謀殺過這少佐，這個囚犯在幾年之間都很柔順很沉默。人家竟認爲他是一個瘋子。他因爲會受過教育，所以晚上總讀聖經。當人家都睡下時他坐起來，焚着一根香，打開他的聖經開始讀下去。他這樣做了整個一年的光景。

一個晴和的日子，他忽離開隊伍，宣意不想去做工。立刻有人報告了少佐，少佐忽地大發雷霆，急趕到牢房來。這囚犯跑向前去用一塊預先準備好的磚向他擲去，但沒有中着。他立刻被捕獲，審了後便受鞭笞——只幾分鐘功夫——然後抬到醫院去，過了三天他便死了。在他臨終時他說，他不恨任何人，他只情願作受。他也不屬於任何玄學派。此後人們每一談起他來，總要表示敬服。

至終他們把鐵鍊給我安上了。正給我安置鐵鍊的工夫，許多年輕賣小片麵包的女人一個個走進這打鐵作房來。她們中多半都是小姑娘，來這裏賣她們的母親給做好的麵包片。她們中有大些的，也圍繞着我們，但就不賣麵包了。那裏總有些女人在廝纏。也有已經出嫁的女人。每捲賣兩個克比。差不多所有的囚犯都買些吃。我曾注意過一個做木工的囚

犯。他已經鬚鬢灰白了，却還有一副愛笑的面孔。他在和賣麵包捲的女人嬉戲。當他們走來以前他已經將一塊紅手巾繫在他的頭上。有一個女人，肥大並有麻子，將她的籃子放在木匠的桌上，他們開始談起天來。

『昨天你爲什麼沒有來呢？』囚犯悠然地說。

『我倒來了，可是你已經走開了哪，』女人很凶悍地回答。

『不錯；他們要我們走開，不然我們便又遇見了。前天她們都來看我。』

『誰來過？』

『還不是瑪利亞施加，卡夫羅施卡，柴根達，杜格魯施瓦』（那值四克比的女人）。

『噫！』我轉向阿其米什說，『這裏還能夠——？』

『是的，這類事有時發生』他說着低下了眼睛，因爲他是一個正當人哩。

是的，這有時發生，不過非常之難。囚犯們原是喜歡拿錢沽酒的。遇到這些女人是一件很難的事。商議一個地方和時間，定規會聚，找避靜地方，都是必須的手續，而最難的是想法躲避衛兵——這差不多是件不可能的事——並且還要

費用比較更多的金錢。不過我曾遇到一幕一幕的愛情的表演。有一天我們三個人在伊利梯支河畔的磚窯裏燒磚。恰好監視的兵卒是幾個好心腸的。不久便來了兩個『風箱』（她們的綽號）。

『你們在哪兒來着，這麼半天？』一個囚犯向他們說，不消說，他們早已切望着她們來。『是不是茲維也可夫斯那裏把你們纏着？』

『茲維也可夫斯？天是要晴和的，家禽也是要生牙，纔是我看他們的時候，——』一個女人回答他。

她是一個難以想像那麼骯髒的婦人。她叫做柴根達，是伴着她的朋友『四克比』一塊來的；至於『四克比』那簡直是不值一描寫了。

『我們好久不見你了；你好像長瘦了些，』那花花公子向四克比女人說。

『或者是的；從前我很肥美好看，現在人家還以為我吃了鱈魚哩。』

『但你還在和大兵們廝混，是不是？』

『這都是小鬼們瞎說；但實在講雖有人用皮鞭打死我，我也愛大兵的。』

『不要理那些大兵，我們纔是愛你們的人，我們又有錢。』

試想想吧，讀者，這個花花公子頭是修剃過的，脚踝骨處都被銬鍊給絆着的，身上穿一件二色的外衣，旁邊還有一個衛兵在看守。

我因為要回到獄裏去了，銬鐐又重新給我放上。我和阿其米什說了再見便同着一個衛兵跑回來了。做很苦的工作的人們回來的早些，所以我們去時已經有不少人在牢房了。

因為廚房不能容納所有牢房的人，所以我倒不能在同時吃飯。先到的人便先吃了。我嚐了嚐菜湯，但因為吃不慣的原故，自己又預備些茶。我坐在飯桌的一端，傍近一個像我一樣的貴族。現在地方是移了，因為人不多。有五個人離開飯桌去吃。廚子每人給他們兩杓湯，還給他們一盤熏魚。這些人在那天是放假的。他們用親愛的眼光看我們。一個波蘭人走進來拿一把椅子挨近我坐。

『我不和你們在一塊，但我知道你們在吃飯。』剛剛近來的這身材很高的囚犯喊着。

他在五十歲上下，瘦而多筋。他的面孔露出詭譎，同時也顯着很活潑。他的下唇多肉而下垂，給他添上一種溫柔的

表情。

『你們都睡得好吧？你們怎麼不說你好哇？我的從克爾斯克來的朋友，祝你們食安，我不是你們一個新客人嗎？』他說，一面靠近那些食客們坐下。

『我們不是從克爾斯克省來的呢。』

『那麼，讓我說，是從譚包夫來的朋友。』

『我們也不是從譚包夫來的。你休想從我們這裏得些什麼；你若是想快活的話，還是找個有錢的農夫吧！』

『我吃了『伊可梯什那』，不然早餓死了。你們說的那有錢的農夫到底在那裏呢？』

『天哪！我們說的是葛興呢；到他那裏去吧！』

『葛興今天喝酒了，他將把他的錢都用掉。』

『他至少有二十盧布』一個囚犯說，『開個酒店都會賺錢的。』

『你們真個不要我麼？那麼我去吃官飯。』

『你要喝些茶麼？要就讓那些老爺們給你些。』

『你們在什麼地方看見了老爺？現在永沒有老爺了。他們並不比我們更充裕。』一個坐在桌角上的囚犯，一向沒有張嘴，這時用着沉鬱的聲音說。

『我倒想喝一盃茶，但我又不好意思要，我是有自尊心的，』那厚嘴唇的囚犯說，他用一種笑謔的神氣看我。

『你若要喝我給你些吧，』我說，『你是不是要？』

『你真有意思讓我喝些嗎？誰不想喝呦！』他說着走向桌子來。

『你們就想想一想吧！當他是自由的時候，除去菜湯和黑麵包之外什麼他都吃不着；但經入獄以後，倒反喝起茶來了，如一個完整的文人一樣。』這個囚犯繼續地用着沉鬱的神氣說。

『這裏沒有一個喝茶的嗎？』我問他；但他好像不屑於回答我似的。

『白麵捲子！白麵捲子！誰買呀！』

一個年青的囚犯負着一簍『卡拉基』預備在獄裏面叫賣。每賣了十個做麵捲的人酬勞他一個。他的晚飯也靠着這十分之一的『卡拉基』來供給。

『白麵捲子，白麵捲子，』他一壁叫着一壁走進廚房來，『白莫斯科的麵捲子，熱的呵！我要有錢，有許多錢時，我將把他們都吃了。來呵，夥計們，凡曾有母親的人都來吃一個呵！』

這種刺激孝心的句子使大家都笑了，於是許多白麵捲子都賣掉完了。

『可是，』他說，『葛興喝得這們醉醺醺地，那簡直是一種罪惡了。他挑的時候還好。如果那八隻眼睛的東西來時，我們就把他藏起來好了。』

『他很醉嗎？』

『是啊，又瘋了——沒辦法。』

『那麼，一定有架打的了。』

『他們談的是誰？』我問我旁邊的那波蘭人。

『是葛興。他這個囚犯販賣私酒。當他賺來些錢時，他將所有的錢都買酒喝；他一醉了簡直是一個殘暴的動物。他清醒時還好，但一喝了酒便把他的本性露示給人家了。他用刀和人家對打，直到那刀被人家奪去纔完事。』

『他們怎樣對付他呢？』

『十個人一齊撲上去凶暴地打他，拿他當一個土口袋一樣，一直等他失掉知覺纔算完。他們把他打成半死之後將他放在他的板床上，再用他的外衣給他蓋上。』

『可是他們那樣會把他殺死的。』

『任什麼人都會死，獨他不會。他格外凶悍，囚犯中最強

壯的要算他了。他的體格是如此的結實，就是頭一天將他這樣處罰一下，第二天他起來時仍然是好好的。』

『請你告訴我，』我向這波蘭人說，『爲什麼這些人獨壟他們的食品，而同時又嫉妬我的茶呢？』

『你的茶並沒有關係。他們嫉妬的是你的人。你不是一個文人嗎？你一點也不像他們一樣。他們想着找一件東西和你爭吵一下，因此將你污辱一頓纔使他們歡喜。你是不知道的，這些苦痛你都不能避諱不消受。我們一到這裏來便成了殉教者了。我們的生命是加倍的苦痛；除非堅毅的忍耐心外什麼都不會使你處慣這種環境。只爲着你的食物和茶，將要受各種的磨難。雖然自己買食物和茶的人們步數，但他們有那種權利，而你是沒有的。』

過幾分鐘後他便立起身來離開桌子

第四章 初期的印象(續)

還沒有等基君——我將才談的那個波蘭人——走出去，喝得酩酊大醉的葛興就跟跄地走進廚房來了。

在日中，當各個的囚犯受了那隨時都會走進這營房的少佐的著名的脅迫以及那永不出門的獄吏的看守和那老兵卒和哨兵的監視而要動身工作的時候，還會看得見醉醺醺的囚犯，這與我一向對監獄的觀念是整個的違反。等過了一個長久的時間我纔能明白並給我自己解釋這內中的關係；這在最初實在像個燈謎一樣。

我已經說過，各個囚犯都有他個人的事業，並且這種事業在他們是一種自然的，專斷的。他們熱烈地渴望金錢，比任何事物都狠些——如渴望自由一樣。如果他有幾個克比

在他的衣袋裏，他便感到一半安慰。反之，如沒有錢，他便要抑鬱不安，垂頭喪氣。爲得些錢，不管任何罪惡他都可以投身去犯。然而，錢雖對他們有如此的重要，但又不能長久地儲存在他們的衣袋裏而保留不用。有時被收沒了，有時被盜去。當少佐忽然檢查時發見出不知用多少力氣積下的一點錢來，他便會將它沒收。或者他將這錢拿去改進囚犯們的食物，是說不定的，因爲所有沒收的錢都歸他一個人手裏。但在平常，錢是被盜去的居多。最後有人發明了一個儲錢的辦法。一個從斯塔羅都城來的老人——他是舊教徒——負起保守囚犯金錢的責任。

我禁不住想關於這個人說幾句話，雖然和本文不大關屬。他是大約六十歲，清瘦而蒼白。在我第一次見到他時他便激起我的好奇心，因爲他和他們都不同。他的像貌是極幽靜而和藹，我總喜歡看他那一雙清晰透光的眼睛，四周堆着許多微細的縐紋。我常常和他談話，我很少遇到這樣溫柔可親的人。他爲了一件重大的案子罰來做苦工。許多在斯塔羅都城的『舊教徒』都被感化走入正教。政府盡力鼓勵他們，同時還感化其他的異教徒。這個老頭子和幾個旁若狂顛的人却起來『護教』，當正教的教堂在他們城裏建築好時，他們一

把火將它燒成瓦礫。這個案子的主使者被處了終身戍邊的罪名。於是這個富裕的店主——他原是一個商人——便離了他鍾愛的妻子，勇敢的流在這裏，一面還在固執地相信他是『爲信仰而犧牲』。

一個和這個仁慈的老人在一塊處些日子的人，不由地要問，他怎麼會叛逆呢？關於他的信仰我和他談了幾次話。在他的談話中他一點沒有拋棄他的信仰；但他回答時也並不表示任何不滿；可是他竟焚毀了一個教堂，而且絲毫不否認這事。在他眼光中他所犯的案子和他的殉教都是值得自驕的。

在囚犯中還有旁的『舊教徒』——大半是西伯利亞人——他們都很有智力，並且和一般鄉民一樣的狡猾。他們照他們自己的方法論辯，照他們自己的法律行事，並且歡喜談這些事物。但他們有一個大錯，就是過於自大。這老人一點也不像他們。他在宗教理論上比旁人的都忠實，竟使他摒除一切反證者的論調。他的舉止滑稽而有趣，他時常笑——身也不像旁人那種粗劣帶諷刺的笑，但充滿了坦白和樸實，其中很有小孩子的氣味，而和他的雪白的鬚髮也極稱合；我固然是錯誤，但我以爲只這笑便可以知道那個人。如果你認

的那個人的笑法，能激起你的同情，你相信吧，他是一個誠懇的人。

這個老人無例外地得到所有的囚犯們的崇敬；但他對比是不引為驕傲的。他們叫他老爹，他一點不動容。我這纔知道他在他的同教者曾有過如何大的影響。雖然他對他的監獄生活保持泰然，但人家總覺得他在遭逢着一番偉大悲壯不可拔救的苦痛。我和他睡在一個牢房裏面。一天夜裏，快打早晨三點鐘，我醒了；我聽見一陣輕慢的，沉悶的呻吟。老人正坐在爐旁——就是那個謀殺少佐的囚犯常常禱告的地方——並拿着他的稿本讀着祈禱文。他咽泣時我聽見他重覆着說：『上帝，請莫遺棄我呵。主，充實我。我的可憐的小孩子們，我的親愛的小孩子們，我們將永不能見面了。』我那時是如何的被感動了呦！

我們也時常給老人錢。他為什麼不被人家偷，這種觀念在我們這牢房只有上天知道。人家都知道他將他存的錢藏在某一塊地方，但沒有人發現過他的秘密。這個秘密他却告訴了我們，那些波蘭人和我。柵欄中的一根柱上有一個旁枝，那個旁枝是可以起下來的，起下後還可以再安到那柱子上去。當那旁枝起下來的時候，在柱上可以看見一個孔。那

便是貯藏的地方了。

話歸正傳，爲什麼囚犯不貯藏他的錢呢？固然貯藏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但是重要的還是因爲監獄的生活是如此地沉悶。囚犯的個性都要求一種行動上的自由。以他在社會上的位置論，他以爲他是如此一個非常的人，如果他自己得到一會的放縱，便傾他所有地錢去夜飲，去沉醉於美酒裏面，這觀念是沒有什麼悖謬的。看來實在奇怪，有些人苦苦地經營他們的工作，目的就是在或一天中將所有的錢，以至最後一個克比都盡興用掉。然後再回去工作，幾個月前便希望着下一次的縱飲。有些人喜好新衣服，而大半修飾都差不多，卽如華麗的褲子和背心；但他們嗜好所趨還要以著色的綢衣爲最，還有附着金屬扣子的腰帶。

在放假的日子獄裏的花花公子們都穿上他們的星期日衣服。他們在營房中自己的那邊誇耀地走着，也值得一看。因爲覺得自己穿得講究而感到欣快，這表示他們的孩氣。他們那身美麗的衣服不久便不見了，時常在買來的當天晚上便會不見。主人又將它們質出或買掉以換得少數的用品。

普通在一定的時候有會餐。那些時候都根據宗教上的節令或者吃酒人取名字的日子。他早晨起來時便將一隻

獨坐在聖像前，然後祈禱，梳洗，上餐。他預先已預備好了肉，魚，和一些點心；然後他大吃大喝起來，普通都是一個人，很少有一個請另一個人去拿食物或菜食的。在席上有佛得加（俄國一種麥酒），那囚犯將它喝盡，剩下空瓶如一隻脫下的長靴一樣；然後便在牢房中邁着大步，蹣跚地踱來踱去。他的意思是讓他所有的伙伴們知道他是醉了，而還在喝，並因此得到他們的崇拜。

俄國人民對於醉人總覺到一種同情心。這種同情心在我們獄裏就等於崇拜。在監獄裏沈醉就是一種出人頭地的表現。

他一高興時，便叫一個琴師來。我們中有一個矮子——一個軍隊中的逃犯——長得極難看，但他有一隻梵歐林，並且會彈。他因為沒有正當的事業，便串着牢房給吃大菜的囚犯彈跳舞的調子。那單調的音樂總在他臉上構成疲乏與憎惡的表情；但一聽了哪個囚犯叫着他『彈哪！不是給你錢讓你彈的嗎？』他又更用力地彈起那梵歐林來。喝酒的人覺得他們必須有人替他們尋風，如果少佐來時，不讓他看見。這宗工作是我們做的，不過也只用一種極消極的態度罷了。在他們那方面獄吏和永遠停留在獄裏的老兵士都是安排好了

的。喝酒的人不許搗亂子。一經有紛亂或暴動的恐慌，他須要被鎮服並捆走。當然下級的吏卒對這是睜一眼閉一眼的；他們知道如果佛得加一被禁止，一切便要亂起來。這佛得加究竟是怎麼來的呢？

那正是從監獄裏面所謂酒販子買到的，那些人專做這宗買賣——一宗很賺錢的買賣——雖然喝酒的人不能算極多，但喝起來便要花許多錢，尤其當一想起賺錢時的苦痛來時。無一技之長的囚犯，又不工作，同時又想快快發財，便在他有些錢的時決定販賣佛得加。這宗事業是極危險的，要有很大的膽量纔行，因為他須要拿他的皮肉和他的酒一樣的去冒險。在他看到一切阻礙都沒有以前，他須反復地思索幾遍。他開始自己買佛得加到獄裏來，並大價賣出去。這宗事業他重復兩三遍。如果他沒有被獄吏發覺，那麼現在他便有錢擴大他的營業了。他一變而成一個大資本家，雇有代銷者和助理員，他的冒險逐漸少了，而所贏餘的却更多了。有危險便加在他的助理員身上，而不是他自己了。

獄裏面永遠住有許多墮落的人們，他們沒有工作的習慣，但賦有天資和膽力；他們唯一的資本是他們的脊背。他們時常決定把酒廣售於囚犯們，並常向酒販子提議將佛得

介紹到牢房裏面。在鎮裏總有一個兵卒或店主或一個散的女人，以酒販的錢買來少量的佛得加，藏在離他附屬的鋪近而獄裏的私運者也知道的一個地方。供給佛得加的人在他將它運到那個貯藏的地方時，永要飽嘗這美酒，然毫不留情地將清水潑進去。買的人或是帶走或是放在那，但他總不覺得有什麼不滿。他覺得自己很僥倖，錢沒有人家偷去，並換得一種佛得加來喝。將酒運到獄裏的那人——貯藏所是那酒販子曾告訴過他的——帶着許多牛犢的腸到供給者那裏去；那些大腸是洗過後用水裝滿的，所以保持柔和與伸縮。大腸裝滿佛得加以後私運的人便將它環繞在身上。近樣地便表現出勇敢的囚犯的詭譎與敏捷。時他的命運便千鈞一髮了。他必須將護衛和看門人帶進。若是這運酒者是個精巧的，那護兵——時常是新來的——便一點特別的地方都不會覺察出來；因為那囚犯已經分地調查過了他，並且精巧地將時刻和地點安排妥當。果這囚犯——比方說是個磚匠——爬上他自己築的牆上，那衛兵當然不會爬上去觀察他的行動。所以誰能看出他勾當呢？快到獄門的時候，也預備出一張十五或二十克比錢票，在門口等護衛的伍長到來。

伍長當每個囚犯走回獄裏時要考察，推測，並搜尋他，然後纔將門給他打開，販運佛得加的人指望他會被細細的搜所恥辱；但如果這伍長是詭譎的，他也將正這樣做去，並因此他便翻出這違禁的佛得加來。囚犯這時只有一條出路。他把預備好的錢遞給那兵，於是佛得加酒便時常因此可以平安地輸到酒販子手中了。但有時這個計劃是不成功的，於是這私運者唯一的資本便要受處罰了。報告也傳到少佐的耳裏了。少佐便罰這不幸的被逮者一頓鞭笞。甚至於佛得加也被收沒。私運者受着這種懲罰並不牽連他的主使者，這不是因為這樣的陷害會失他自己的人格，而因為從這種舉動中他是得不到什麼好處的。挨打是挨定了，唯一的安慰只是那酒販子和他分攤處罰；但因為他是需要他的，所以他不願牽連他，雖然他受着人家的驚訝並且還不向他要什麼報酬。

但是牽連旁人在獄裏面到底還是一件流行的事。不但不與偵探們相仇視相隔絕，他們反倒時常和他們做朋友。如果有一個人要想着將互相牽連的事證明給他的伙伴，沒有一個會理解的。我曾談過的那個貴族，那個我一到來便和他斷絕關係的。胆小而暴虐的人是少佐的侍從名叫費得卞的朋友。他慣將獄裏任何消息向他的朋友談，而他的朋友便

又轉告他的主人。人人都知道這事，但沒有一個曾對他懷過惡意，或叱罵他這種行爲。當佛得如無恙地運到獄裏面時，主買者將錢給過偷運的人；並和他結賬。貨物這時已經是夠貴的了，而利潤還可以大，他還加百分之五十的清水在裏面。他準備着，只等待顧主來買。在第一個放假日，甚至就不是假日，一個囚犯也許走來。他曾像工人般地工作了好幾個月，一克比一克比的積下些錢來，只希望着一次將它們用掉。這快活的日子很早很早便盼望着。在漫長的冬夜，在他最辛苦的工作時，他都夢想着那。日的到來；這種期望使他不覺地度過多少嚴酷的檢查。他急切期望的那天天亮了。他有些錢在他的袋裏。這錢幸而沒有被人家盜去和沒收。他可以隨使用它了。當然他把他的積蓄拿到酒販子那裏，那酒販子最初賣給他的差不多是純佛得加——那已經是攪過兩次清水的了——但漸漸地等酒瓶中的酒一天少似一天時，他便再攪清水。當然囚犯在這裏買佛得加的花費要五六倍於在酒店裏的。

要喝多少杯並且要用多少錢以後囚犯纔喝得醉，這是可以猜想的。不過因爲他自已經失掉喝酒的習慣，所以盃中餘下的一點酒精便可以使他很快地沉醉；但他們繼續將它

喝完；他將他所有的新衣服當掉或賣掉——因為酒販子同時也是個放債者。他自己的衣服因為不很多，他於是又將官家給他的衣服當掉。當他喝得連他最後的一件襯衣一件破褂都沒有了時，他纔開始睡去，第二天早晨頭痛着起來。這時指望從酒販子處賒來一滴酒以滌却他的沉悶都是不可能的了；他將當面被他拒決。但當天他又工作去。合起來幾個月的辛苦，只期望再有一次和將過去一樣的縱飲。他的精神一點一點地興奮起來，當他在這樣期望着那仍然很悠久但終須來到的那一天的進程中。至於酒販子呢，如果他賺了許多錢——作算十二盧布吧——他更多買些佛得加，但這次他不攪水了，因為這次是為他自己喝。買賣不做了，這是他自己盡興的時候了，當然他要大吃大喝起來，並且把琴師雇來——他的能力使他能賄賂獄裏的下級士官如此做。有時這樣的痛餘延長好幾天。當他自己的存貨都喝完了時，他再到傍的酒販子那裏去喝，一直將所有的錢喝盡纔完事。

不管囚犯們怎樣給他們的伙伴尋風，但仍有時少佐或護衛官會留神到這裏進行的事物。那末這喝酒的人便被拖到傳令室去，毒打一頓；如果有錢剩下，這錢也將被沒收。囚犯戰慄得像被打的狗一樣回到牢房來，但過了幾天他又

做起酒販子的生意。囚犯中有時發生女性底追慕者。他帶着許多錢，並且被一個受他賄賂好了的兵卒跟隨着，有時能不去工作而偷偷跑到四廂去。在一座看來很安靜的庭院中擺起盛大而闊氣的宴席。囚犯的錢是萬能的，兵卒可以因他而為囚犯預先計劃這種暫時的脫逃，當然囚犯要給他們很大的報酬。大概講起來，這些兵卒自己也就是候補的囚犯。這些私逃的事情很少被查出。不過這事也是很少見的，因為用費太大，追慕女性的人們不得不採取比較省錢的辦法。

在我初到時一個年青像貌平常的囚犯曾激起我的好奇心；他的名字是西羅特金，在各方面看去他却是一個曖昧的人。他的面孔曾使我注意，他不過是二十三歲並屬於特別類的囚犯，即是被判入永久做苦工的犯人。所以人家都視他為一個最危險的軍事犯。他是溫存而沉默；很少說話，不大笑。他那那碧藍的眼睛，白晰的像貌，和美麗的頭髮，現出一種柔順的表情，這種表情毫不為他剃光的頭蓋而減色。雖然他沒有事業做；但他隨時都有錢用。他懶得叫人注意，並永穿得像個破落戶般的。如果誰開一開恩送他一件紅襯衣，那末他樂得顛狂起來，把這件新衣服隨處去誇耀。西羅特金不喝也不賭，並且很少和人家爭吵。將手放在外衣袋裏面，帶着

一種沉默的神精，往來無害地走着。他在想什麼，我不能說出。有旁人問他話，他便邏輯地，適當地一一回答人家，不像旁人那樣囉唆。他的兩眼表現着十歲小孩般的情態；他若有錢他也不買人家以為必須的東西。他的背心甚或破得稀濫，但他也不去補一補，而倒許自己買一雙新靴子。他特別喜歡吃小白麵捲和牛酪麵包，吃起來就給一個七歲的小孩子一樣。他不做事的時候只在牢房裏踱來踱去；人家都在忙時他獨自躲在一邊；如果有向他取笑的——這也是常見的事——那末他就一聲不言語地轉過身子跑到旁處去。如果笑鋒太強烈時他也紅起臉來。我時常自己問，為什麼他被罰來作苦工呢？一天我病了，在醫院躺着，西羅特金也在那裏，他的床正搭得挨近我。我和他攀談，他興奮起來了，很大方地告訴我他怎樣的當兵，怎樣他母親含淚追跡他，他又怎樣受着軍隊紀律的磨難。他並說他永未曾過慣那樣的生活；各個人都無端地向他嚴酷而且忿怒，他的長官永遠和他做對。

『但他們為什麼把你送到這裏來呢？——並且送到一個特別類裏面，西羅特金？』

『是的，亞力山大。被特魯維什，我雖然跟了隊伍一年，但終因殺死我的排長格力郭里。彼特魯非施而被送到這裏

來的呵!』

『那個我聽說了,但我不相信;你們怎麼會將他殺死了呢?』

『凡告訴你的話都是真的;我的生活是不能捱下去的。』

『但旁的新兵很能捱下去。起頭是很難,自然會慣了的,並且至終還可以做成一個精幹的兵士。你的母親一定耽愛你而害了你了。她一定把牛酪麵包和鮮美的牛奶喂養你來着,這樣一直到你十八歲。』

『實在的,我母親是痛愛我。當我離開她時,她只孤苦伶仃地廝守着她的床鋪。一般軍事生活於我是如何地苦痛呵!此後一切都失常了。我是被判了永久的處罰,究竟爲什麼呢?我誰都不服從,我是精細而謹嚴。我不喝酒,我不借錢——人——借錢什麼都算完了——但是人都對我誹薄,暴戾。我時常自己藏在一個角落裏暗暗地垂泣。有一天,不,一夜,我在守衛。那是秋天,括着大風,黑的什麼也看不見。我感覺異常地淒涼。我把鎗殼從鎗銃的一端取下來放到我身邊然後又放在胸前,再把大脚指——我已經脫了靴子——殞手機,忽然發了響。我看了看我的鎗銃,又放些新鮮火藥進去。我

於是把鎗口的一角取下，又把鎗銃放在胸前。忽然又誤發了。我怎麼辦呢？自己和自己說。我穿上靴子，將鎗銃緊緊地束在壳上，然後我走來走去，鎗放在肩頭上。隨他們怎麼辦吧，我自語着；但我是再不當兵的了。巡邏的排長過了半點鐘後來到。他一直奔向我來。『在守衛的時你竟如此放縱嗎？』我握住我的鎗杆照他身體打穿。於是我不得不跑出四十六俄里以外。這便是我來在特別類裏的原委了。

他一定沒說假話，但我仍不能了解爲什麼他們將他送到這裏來：這樣罪惡只值得比較輕微一點的處罪。在囚犯中西羅特金真要算是一個美男子。他同類的囚犯——有十五個——面貌都是討厭得可怖。白髮者是很多的。以後我將要談到他們。西羅特金時常和葛興要好。至於葛興，那我在本篇開首已經談過了。葛興是一個可怕的東西；所有關於他的印象只是紛亂與恐怖。在我看，世上再不會有一個比他更殘暴，更凶悍的動物了。我曾在圖包斯克，看見過罪惡滿盈的強盜加門內夫，後來又看見逃獄的索可羅夫；他從前是個逃兵，也是一個殘暴的動物。但他倆都不像葛興給我的印象那麼可詛咒。我時常這樣凝想：在我眼前有一個像人樣的巨大的蜘蛛。他是一個韃靼，沒有人像他那樣雄壯。他所有給

人家的恐怖，與其說因他的高大魁梧的身段，倒不如說因他那碩大而殘缺的頭顱。關於他流行着許多最驚奇的傳說。有些人說他當過兵，還有人說他是從內爾特金斯克逃出來的，并說他曾被流到西伯利亞來好幾次了。但都被他逃脫。最後到我們這獄裏來，他被歸入特別類裏面了。有的說他有殺小兒的奇癖。當他將他們引到沒有人的地方時，他恐嚇他們，磨難他們，最後他盡興地從那可憐的小生物上得到恐嚇威脅的快感以後，他遂毅然將他們殺死，而感受歡快。這些可怕的傳說或者是由他給我們的痛楚的印象造出來的，也說不一定；但或者也許是可能的，因為他的面貌是很與那稱合的。雖然如此，葛興在不吃酒時他的舉止還不錯。

他總是安靜的，不爭吵，並且不屑於這樣做似地躲避開一切的爭辯，倒好像他自己有多麼高的見地似的。他很少的說話，他的舉止都是有親律的，沉靜的，果敢的。他的像貌看來不是沒有智慧，但那種表情却和他的笑一樣，未免過於殘酷而含譏諷了。在賣佛得加酒的人中他是最富足的。他一年中間暴飲兩次，在那時候他的獸性的殘酷完全暴露出來，他一點一點地興奮起來，於是開始用早已預備好的險惡的譏諷戲謔旁的囚犯們。最後當他整個喝醉了時，他便凶很地打

起人來，並攬着一把刀子向他的伙伴撲去。囚犯們知道他那雄大的體魄，因此個個躲避他並防備他的暴動，因為他將撲向任何一個他先遇到的人的。後來一個遏制他的辦法被發現了。十幾個人一齊擁上他去，照準他的大小肚，大約心口的下部猛擊，直到他失掉知覺。任何人在這種待遇下也會死了，但葛興不久便會恢復原狀。他們把他痛打以後將他的大衣把他裹起來然後放在他的木板床上聽他自己去醒酒。第二天他差不多就清醒過來，並且默默地，暗怛地跑去作工。葛興每次醉了酒，囚犯們就曉得該有怎樣一個結局。他也知道，但他仍是喝。這樣過了幾年。葛興眼看着失去他的體力了；他開始脆弱了。他什麼都不做，只是呻吟，瞞怨着各樣的病痛。他到醫院去的次數慢慢地多了。『他算完了，』囚犯們都這樣說。

有一次葛興到廚房去，他後面跟着那會梵歌林並被人雇去在酒宴上奏曲的少年。他忽地在飯廳當中站住不動了，默默地一個個觀察着他的伙伴們。誰也沒話說。當他一看見我和我的同伴時，他使用一種惡意的笑容注視我們，并可怕地嘻笑着正如一個人想起件把可談諧的事物後，感到了滿意似的。他走近我們的桌子，囁嚅着：

『我可以問一問，』他說，『你們從什麼得來錢買茶喝？』

我和我傍邊那人互看了一眼。我知道我們最後是沉默，不回答他。很小的意見的衝突便會使葛興興奮起來的。

『你們一定有錢了，』他仍繼續，『你們必有許多錢買茶吃。但是，我要請教，你們被運來做苦工是來喝茶的麼？我的意思是，你們是爲這個目的而來的麼？請回答呵，我喜歡知道知道。』

他看定我們決計不語，並且不注意他，於是走向我們來，氣得臉白而且打顫了。離兩步遠他望見一個粗重的匣子，那是用做裝囚犯每餐所吃的麵包的。它能裝一半囚犯所吃的麵包。雖然殺人或是謀殺會加與囚犯一種無窮的苦惱——搜查，反質與訊問都是要一一踵至的——並且，雖然在平常爭吵不到殺人的程度時便會被人勸止，但現在人人都在靜默着，壁觀着。

沒有人替我們說句什麼話，也沒有人向葛興喊叫。囚犯對於貴族的仇視是如此其大，他們竟以坐觀我們的危機而自娛！如果這時不是爲着一件僥倖的事故將這一幕劇景扯開，則一場悲劇恐怕一定是難免的。葛興將那大匣子舉在頭上擺動一下，正預備向我們投擲，忽一個囚犯從牢房中跑

來，喊叫着；

『葛興，他們偷去了你的佛得加呢！』這可怕的強盜咀咒着放下了那匣子，跑出廚房去。

『哼，上帝救了他們。』囚犯們相語着，這樣的話重復了好幾遍。

我不知道他的酒是不是被人家偷去了，還是有人想出這個妙計來拯救我們。

當天晚上，在牢房未關門以前，天已經黑下來了，我走向柵欄去。沉重的悲傷的感覺緊壓着我的靈魂。我自來獄裏從沒有感到自己像那天晚上那樣的悲哀，雖然第一天或在獄裏或去做工都要算最痛苦的。一種特別的思想使我自被放逐以後沒有一刻安息——一個當時和現在都不能解決的問題。我想到同樣的犯罪而受不同的處罰問題。有實在兩樣犯罪雖求一個差不多的比較都是不可能的。兩個人在不同的背景下殺死了人，這些背景應該在每個案件中都要詳細地被檢討和比較的。他們却受同樣的處罰；這兩種行爲在事實上的差別，又豈只天淵而已麼？一個人曾爲着一件極小的事——一根葱——幹了一回謀殺案。他在大道上殺死一個過路的農夫，他在他身上所找到的只是一根葱，此外什

麼都沒有。

『呵！我被送到這裏來，只爲了一個僅有一根葱的農夫
呵！』

『傻傢伙！一根葱還值上一克比哩。如果你殺死一百
個農夫倒還有一百個克比——一個盧布——了！』這是獄
裏一個笑柄。

另一個罪犯曾殺了一個強姦他的妻妹或他女兒的人。

一個第三者是個無賴的流氓，他被飢餓所趨迫幾乎半
死了，一羣警察追趕，他曾爲保持他的自由，他的生命，向他
們反抗。從前曾說了一個以殺小兒取樂的強盜，他因覺到他
的手被熱血所流過，因眼望着他們在他將要宰割人肉的刀
上急切像鳥兒般地顫動，而獲得快感。現在這兩個人却受着
同一的待遇。

他們無等差地被送去做苦工，雖然牢監的年限或者不
同。處罰辦法的數目是有限的，罪惡的種類却是五花八門樣
樣都有。人性有樣樣的不同，罪惡也是如此。

我們且退一步承認，免除刑罰的不平等是不可能的，這
個問題是個不能解決的，並以刑罰的事件來講，這不啻
方爲圓的辦法。這些事都姑且承認吧。但是即使這

不可免除，我們還可以想到另一件事情——就是處罰的效果。這裏有個人像臘燭似的慢慢地頹瘦；反之那裏又有個人在他到獄裏以前他并未想到有這樣優逸閑散的生活，伴着許多愜意的友朋。這第二類人在獄裏是很可以找到的。

好，現在拿一個有心人，受過教育有良心的人來說吧。他所感覺的事物，比物質的刑罰還來得厲害些。他自己給他的罪所下的裁判比最嚴酷的庭審，比德拉可法律，還要深刻。他旁邊住着的是一個犯人，那個人自到獄裏來就沒有一次疑想到他正在贖去的殺人罪。或者他還要以為自己是無罪的呢。這裏不還有可憐的靈魂，他們特意犯了罪，為的是被送到這裏來做苦工，以躲避那算來更要痛苦的自由麼？一個人的生命是淒慘的。他幾乎永不能滿足他的飢餓。他寧為死而工作，不為他主人的富足。在監獄裏他的工作並不那樣嚴酷，那樣脅迫。他能盡他的食量吃東西，吃得比他自由時所希望的還好。在放假日他還有肉吃，善人們給他恩賞，並且他的晚工還可以使他賺來幾個錢用。還有，他在獄裏遇到的社會，不也要算入裏面的麼？囚犯實在是聰明的覺悟的人羣，他們一切都想到了。新到的人或不能將他對於和他一塊工作的伙伴的羨慕遮掩住。他從前沒有見過這些事，他

全以爲自己處於最美好的境遇中了。

使這些境遇不同的人們，因加於他們的刑罰而感到程度一樣的作用，這是不是可能的！但是呵，爲什麼要思想這些不能解答的問題。哦！鼓在那裏打起來了，讓我們回到牢房去吧。

第五章 初期的印象

我們又被四壁封繞着了。牢房的門是關上的，每個上面吊着一把掛鎖。囚犯將繼續地被關在裏面，直等到明天早晨。

檢查是一個沒班的官吏和兩個小卒來辦的。當一個官來的時候，囚犯們都聚集到院子裏；但普通點名還是在房裏的時候居多。因為小卒們容易鬧錯，所以他們出來進去，來回核算我們的數目，直到他們覺得滿意時，牢房門纔關閉起來。每座牢房裝二十個人，我們都緊緊地擠在我們的板床上。因為睡覺也沒有那麼快，所以囚犯自己都做起工作來。

除去我曾說過的那個睡在我們一間房裏代表獄中行政的老兵之外，還一個老兵，他帶著一塊表張功績的獎牌。但

很有時候這些有功績的人們也犯禁令而被鞭笞。那麼他的尊嚴便立刻失掉，另一個行爲認爲滿意的同伙找來補缺。我們這位有功績的老人名叫亞金，阿基米什。我很奇快，他對囚犯們非常粗野，而囚犯却用着笑語回答他。那一個老兵比較地審慎些，從不干涉任何人；如果他張了一下嘴，那頂多不過形式上舉動以搪塞他的職責。平常他只一個人默着不語，坐在他的板床上，補自己的鞋子。

那一天我不禁得到一種印象，這種印象底真確性後來變得顯明了。這就是：凡不是做囚犯，而與囚犯有接觸的人們，不管哪個——從衛兵和哨兵起碼——都以一種虛偽的誇大的神情看視囚犯，手裏握着刀子，只待囚犯的或唯或否而決定他們的行動。至於囚犯們，他們明明知道他們所致成的恐懼，却偏偏表示出一種傲岸的神情。所以最有見識的監獄管理者在他們面前是決不動容的。雖然他們表示着種種的神情，但他們也想人家與他們相見以誠。實在講，他們這樣做纔能使他們雙方得以融洽。不只一次了，我留意一個官長不帶衛兵而走進去時他們所生的那種驚異，自然這種驚異也未免含有阿諛的成分。總之，一個有胆量的人是會讓他們敬服的。如果有什麼事故發生，也不會在他的面前。囚犯

所激起的畏懼是很普通的，但我並找不出它們的理由。難道是他的像貌，他的強盜式的面孔，會激起某種的憎惡麼？難道不是當你一進門來所直覺到的那種感想——那種把一個活活的人轉爲一具死屍，或殲滅他的感想，殲滅他的對復讎和生命的渴望，殲滅他的熱情和他想滿足他這種熱情的變態的慾望，都是同樣不可能的——所使然麼？不論如何吧，我敢斷言，懼怕囚犯是毫無理由的。一個人，手裏握住一個刀，一直撲向他的伙伴去，談何容易！這種事很少發生，甚至這種危險幾乎是被認爲沒有的。

讀者要明白，我所談人僅限於已經定罪的，一面挨受着處罰，一面對監獄生活反感快樂的囚犯。新的生命總是有趣味的，不管在任何狀態之下。這般人靜恬並知足地過活着。至於兇暴分子，囚犯自己會抑制他們，所以他們的傲慢是有一定的限制的。囚犯雖然胆大無忌，但對於每個於監獄有關的官吏總是畏懼的。這對於一個已經犯干而沒有處刑的人却不如此。這類人因爲好歹明天是要挨鞭笞的，不管誰都觸犯，雖然沒有半點仇恨的動機。事實是，如果他多犯一件罪惡，他的刑罰是必要更加複雜。處罰一經延宕，他便樂得多等幾天。反抗的行爲一被宣告出來，這便是一切的端緒了。

囚犯總想着盡量地生出許多枝節來改易他的命運，並且愈快愈好。在這方面，我曾親眼見到一樁最離奇的生理底變態的事實。

軍事犯中有一個老兵，好誇大但同時又極懦弱；他被處以兩年苦工。以普通論，俄國的兵士不好誇大。雖然他想如此，他也是沒得閒情的。在人羣中發現他們一個時，也總是一個弱者，一個流氓。杜妥夫——這人的名字——捱過他的刑罰後，又回到原來的樂隊去。但是，正如一般被送入獄來改過的人們一樣，他反完全墜落了。一匹『回來的馬』，經過三兩個星期的自由後，重現於獄裏時，便不會有較短的期限的處罰而已，就是十五或二十年也說不定了。杜妥夫也正是如此。出獄三個月後他便搶了一個同伙，並想謀叛。經過軍法裁判後，他處以最殘酷的肉刑。像他那樣的弱者在這種處罰下，自然恐懼得魂不附體了；於是，在黃昏，當他正帶着手鐐向大眾走進時，手裏握着一把刀子，急向一個守衛的官吏撲去。他很知道這樣做要更加重他犯罪的分量的，但他所希望的却只是將這可怕的關頭再拉長幾天，甚至幾小時。他是如此一個弱者，竟分毫也沒有傷着那個人。實在的，他這樣幹一下，只為看將他已經犯過的罪惡再添上一件新的罪

惡，以使處罰的來到，宕長些時日！

這樣一個被處以捧打的人在他將要受處罰以前的光景真是難堪極了。我在日暮的時候曾見了不少這樣人。我常常病，我遇到這些事多是在醫院裏面。在俄國最能憐愛囚犯的人要算醫生了。他們對囚犯從不像其他與囚犯有直接關係的人樣，總是一視同仁，無分優劣。在這一點上普通人民纔可以與醫生相比較，因為他們永不叱罵囚犯所犯的任何罪惡。他們唯有因念到他們所捱受的刑罰而將他們宥恕。

不是人人都知道，所有俄國人民把罪惡叫爲『不幸』，把囚犯叫爲一個『不幸者』嗎？這種稱乎是表白的，有意味的，更是不自覺的，本能的。囚犯自然常常到醫生那裏去求助，尤其當他們將去挨打的時候。在軍法裁判前面站立過的囚犯很知道他的處罰將在什麼時候舉行。當醫生宣佈他恢復健康的時候他知道他離却醫院的日子即是那個關頭的到來。自然囚犯走開醫院的當兒總帶着無限的憤怒。有些人爲着虛榮心努力把他們的憂傷遮隱起來；但那樣便不會再回到醫院裏去。人人知道這一霎那的殘酷，但大家都爲了仁慈的心腸，裝作不語。

我知道一個青年囚犯，他從前是當兵的，現在爲殺了人

而被處罰，將要捱受最多數的木棍。將捱打那天的晚上他決定喝一大瓶弗得加酒，酒裏他並放入許多鼻烟。

被處以棍打的囚犯先預備許多酒來，甚至很貴地買來，爲的是等那危機來到時好喝。他寧可廢馳六個月必須的供給，決不肯在捱打的關頭犧牲不喝那一磅弗得加。囚犯相信用酒後的人所受鞭笞或棍打的苦楚，比清醒而冷血的要來得輕些。

再回到我這故事來吧。那個可憐的年青囚犯喝了得弗加後半天覺得不好過。他嘔出血來，在暈沉的狀態中衆人把他抬到醫院裏。肺因此受了創傷，得了肺炎，使他幾個月沒有恢復過來，看守他的醫生永不知道這病原究在那裏。

說到監獄中有很多懦弱的人，同時也不能法殺那些膽大包天的人們。我記得許多次，人的膽量是用到最大限度了。一個可怕的匪徒到醫院裏來那回事仍深深地刻在我的腦膜上。

一個晴和的夏天，着名的囚犯歐魯夫將要捱打，被拖到醫院來的消息播滿於養病院裏面。已經在那裏的人們說這次的處罰是很殘酷的；人人——算我自己，這是要承認的——好奇的等着這個強盜的到來。於是關於他本身許多從

沒聽見的事物也就被人傳說出來了。他是一個少有的兇犯，能在清醒的時候殺老人和赤子。他賦有不可抑制的意志，他自己也深知道他這種力量。因為他屢次犯法的原故，他們決定使各級的官吏都來打他。

在傍晚他被帶進來——說被拖進來還好些。到場時已黑天了。臘燭在燃着。歐魯夫臉上是異常的灰白，幾乎不省人事了。他的頭髮闇怛而沒有光彩。他的脊背已經是肉綻皮開了，藍一塊，紫一塊，並塗滿了血液。旁的囚犯們看護他一夜，給他更換傷藥，把他放在他自己那邊，並將醫生給他要來的洗藥預備好；總之都對他百般的慇懃，如對他們自己的親戚和恩人一樣。

第二天他的神志竟完全恢復過來，並在房裏兜了一兩個圈子。我很奇怪，因為當他被拖進來的時候他已是打得沒有力氣了。他只捱了應當加於他的鞭笞的一半。醫生因為相信着再繼續打，歐魯夫立刻就會死，所以給他放了。

這個囚犯因為長久的坐牢，體質是孱弱的。凡曾看見捱過鞭笞的囚犯的人總會記住那些囚犯的清瘦的身材和黃熱病的面孔。歐魯夫不久恢復了他的體力，那使他度過了孱弱。他不是一個常人。好奇心使我和他交上了朋友，並使我

在閒暇的工夫整禮拜地研究他。我有生以來還沒有遇到一個比他的意志更堅決不變的人了。

我曾在圖包魯克有過一個同樣的奇遇——從前的一個強盜頭目。這人真真算個野獸了。你只要俟近他，不必知道他，便一定認他做一個危險的動物。尤其使我奇怪的是他的無知。在他的目中只有食物，人一見他就可以知道他除去殘暴的物質的滿足以外，世界上任何事物他都不顧了。不過我敢說，使加倫內夫——他的名字——去捱受歐魯夫所受的兇暴的肉刑，怕不要暈倒呢！但他能殺死第一個走近他的人，而一下眼睛也不閉。

歐魯夫正與他相反，他是一個精神勝過物質的很妙的例子。他自己能隨便抑制自己。他渺視刑罰，無所畏懼。他的顯著的特性是——一遇有一件他想達到的目的，他便有一種不可遏抑的魄力，反抗的精神及堅強的意志。

他的傲岸的神精並不使我奇怪。他在他偉大的立腳點上俯視着他的左右的生靈。這不是矯柔造做的；驕傲是他的內在的特質。我想沒有任何事物對他會有什麼影響。他用最冷靜的眼光看一切萬物，好像世界沒有一件事能驚動他似的。他很知道旁的囚犯敬服他；但他並不因此更加上任何氣

派。

不過，虛榮心與欺騙心是兩種普遍的強點，很少的囚犯會躲掉沒有。他聰明並異常誠懇地講述他的身世。我問他的問題他不諱避地回答給我，並告訴我說，他在等候健康的恢復以捱過他沒受盡的笞楚。

『現在』他向我說，眼睛向旁處一瞥，『什麼都完了。只看將來吧，我是要被許多衛兵護送到納特金斯克去的。我將趁此逃脫。無疑地，我將逃脫。只要我的背快好一點啊！』

在五天以內他急切地等待着可以恢復到出院的健康。有時他喜起來，並且很談諧。我利用這些難得的機會探問他的奇遇。

他把眉毛縐一下；但他很直爽地告訴我。後來他看出我想着誘他，想發現他有沒有悔愧的露示，於是他便以傲岸輕蔑的神情看我了，好像我是一個呆癡的孩子，和我交談都有些傷損他的尊嚴似的。

我在他的面孔上看出一種對我的關愛。過了一會他大大笑一聲，但並不露示絲毫的懺悔。我猜想當我的話一刺入他的回憶的時候，他必定這樣笑法，並且笑得不只一次了。至終他竟把他的名字寫給我，好像痊癒了般的，雖然他的背

還沒有完全好。因為我也是快好的人了，所以我倆一齊離開了療養院，我回到監房來，他還和從前一樣被關在護兵室裏面。他離別我的當兒向我握了握手眼睛裏現出信服的樣子。我想他一定如此來着，因為那時他是談笑自如的。但實際上他一定在輕視我，因為我是一個弱者，由各方面觀察都是一個可鄙棄的。並且是處於順從性——這是更甚的了。第二天他捱受了剩下的一半鞭打。

當監房門一關的時候，監房中立刻呈一種不同的現象——就像一個私人的宅子，差不多一個家庭一樣了。只有獄吏或其他任何官員會不提防的走來，所以囚犯永遠是被看視着的。他們只有一半安息。

牢門一上上門並掛上吊鎖，每人便坐定他自己的坐位上，開始工作。牢裏面都燃上燈光，呈一種不可思議的狀態。每人有一枝臘燭並一個木頭臘台。有些人補鞋子，有些人縫各樣的衣服。已從濃臭的空氣，更慢慢地，慢慢地污濁起來。

有幾個囚犯擠在一個角落裏，在一片破氈上賭着紙牌。每座牢裏有一個囚犯，他有一片氈子，一枝臘燭，一打油膩得可怕的紙牌。紙牌的主人每夜從賭棍一夜抽得十克比的頭子。普通他們賭的是『三葉』(Gorka)，就是一種賭機會的

游戲。每人面前放着一堆銅錢——儘他所有的數目——非到輸到一文莫名不然統統贏來的時，決不會起身。

賭博一直繼續到深夜，有時天明還看得見他們在賭。實在的，有時只在啟牢門的幾分鐘纔見他們停止。在我們的房裏——正如旁的房裏一樣——有許多因酒和賭以至做乞丐的，或者說，做專門的乞丐——我說專門，我並固執地說。實在的，在俄國任何階級中總有一般奇怪而容易過活的人們，他們的命運是永久做乞丐的。他們一生只做可憐的魔鬼；十分墜落後，他們便永遠沐着疏財仗義的或暴發戶的恩澤。創業在他們是一種不可擔負的重擔。他們不爲任何目標而生存，就會仰賴他人的鼻息。他們是被人家或爲人家的指點而動作的。他們永不會富，不管在什麼情形下，以至於想不到的情形下；他們永是做乞丐的。在社會之各類人中，各類友朋中，集會中以及文壇上我都遇到過這樣的人。

每有一羣賭棍，便要召請一個乞丐來，他是全局離不開的人物。他一夜得五克比的報酬，但那於他是多麼快活啊！他的職務是在華氏三十度的冰霜天氣，混沌的黑暗中，在房屋的前後廊做六七個小時的巡風。這位巡風的人必須注意任何小的聲音。因爲少佐或其他的官吏有時在深夜會暗地

走來，兜一個圈子。他們輕輕地走來，有時發現囚犯甚至守衛的人在賭博——因為那臘燭的光明院中可以看見。

鑰匙在插入鎖門的吊鎖裏時，這聲音已被他們聽見，但是已經太晚了，來不及吹息臘燭去睡在板床上了。但這類吃驚的事很少見。在我們的獄裏面五克比便是很大的數目了，賭棍的冒險在這一層很使我驚奇；『喂，你是受錢了的叫你做什麼你該做什麼才是。』理由就是如此，再不容什麼分辨了一個人給出五克比去，便能收回很大的報効，有時還算是他的思償。許多次我眼見囚犯揮霍他們的金錢，隨處放置，毫不在意，但同時却又欺騙巡風的人。我好幾次在好幾個牢房裏眼見過這事。

我曾說過，除了賭棍以外都做工。只有五個人，他們是異常地懶，一得到安息的機會時立刻就睡了。我睡的地方接近牢門。我旁邊是亞金，亞金米什。當我倆睡下的時候兩個頭是要碰在一起的。他慣於作工做到十點或十一點鐘，黏各色的紙做成燈籠，賣給一個鎮裏的人，並得很大的報酬。他精熟這項工作，做得很合法很齊整。工作定了以後他將他的器皿謹慎的放在一旁，然後打開他的鋪蓋，祈禱，再按時睡覺。他有時誇眩他的秩序的愛好，他一定在他的內心以為他

是一個有思慮的人物，如同一般平庸淺見的人一樣。雖然他很使我懷想，但第一天我並不喜歡他。在監獄裏找到這樣的人，這是使我奇異的。在這本書上我慢慢還要談到西金米什的。

我現在必須談到和我相處好幾年的人們。凡挨近我的人時時刻刻都是我的伙伴。我對他們總是用一種迫切的好奇心來觀察。

在我的左邊睡着一夥高加索山賊，他們都是因打劫而被流到這裏的，但所處的刑罰都不相同。有兩個是萊斯夫人，一個塞爾加斯人，三個達該斯特人。那塞爾加人是抑鬱而闇怛。他用一種狡譎，陰險，像野獸般的樣子斜睨着你。有一個萊斯夫人是一個高大瘠瘦帶着個鷹鼻的老人，他看來像一個真正的強盜。但另一個萊斯夫人叫做奴拉的，却給了我一個極滿意的印像。中常的身材，年紀還青，長得像個赫里斯人，帶着美麗的頭髮和一副紫蘿蘭般的眼睛；他的鼻端微微有些向上翻着，形貌類似芬蘭人。如一般馬賊一樣，他走起路來也是把腳指向裏的。他的身上有成條的疤痕，曾被鎗銃和彈子戮過。他雖然隸屬於被征服的高加索地方，但他和叛軍們相勾結，屢次犯俄國的邊疆。爲了他的笑容與和藹

獄裏的人沒有一個不喜歡他。他工作時從不嘍嚕，總是沉靜而溫和。盜竊，欺騙和醉酒他都引為不滿，或使他激怒——他並不想和任何人吵鬥，不過他忿恨地走開就是了。他在坐牢期間沒有犯過一次過處。他是熱烈的虔敬，每晚誠篤地禱告，他尅守一般回教的齋戒像忠誠的信徒一樣。人人都喜歡他，看他當一個十分誠懇的人。『奴拉是個獅子』囚犯們說；『獅子』這兩個字很使他興奮。他極相信，他的刑期一經完了以後，人們就要將他送回高加索的。實在的，他只有這一個希望；我相信如果他連這個希望都沒有，他早就自殺了。我第一天就決意到這層。那是怎麼可能呢，若不將這個沉毅忠誠的面孔從那許多闇怛的，譏詐的，固拗的像貌中分辯出來！

我走到獄裏還不到半個鐘頭，他走到我這邊來輕撫我的肩膀，同時帶天真爛漫的精神發着笑。我最初不知道他說的是什麼，因為他的俄國語非常不好；但一會過後，他又走來，並且笑嘻嘻地又拍我肩膀一下。連接三天他重復地這樣做，我不久了然了，原來他是憫憐我，憫憐初到監獄來要感覺悲苦。他為証實他的同情，故意使我有精神，使我相信他的好意。啊，仁和可愛的奴拉！

在那三個達該斯特兄弟中間兩個大些的是長成的人，那次小的名叫阿利，不過二十二歲，看來還很年青。他睡在我的旁邊。當我留意他那懇摯聰明，完全自然的像貌時，我立刻爲他所吸引，我不得不感謝有這樣一個人，而不是其他的囚犯，做我的隣居。他的靈魂可以從他熱烈的面孔上認出。他的信誠的微笑裏面含有孩童的單純；他的大而黑的眼睛表現着那樣的友愛，那樣溫存的感覺，我竟總以看他爲獲得快感的方法。那是我愁苦哀痛時候的安慰。有一天，他的大哥——他有兄弟五個，其他兩個在西伯利亞做礦工——讓他拿着長劍，騎着馬跟隨着他。山賊對於長者的敬服是那樣地可驚，甚至年青的阿利連這次出去的目的都不敢過問。他或者完全不知道，而他的大哥也似乎沒有對他說的必要。他們是去劫掠一個富足的美國商人的駱駝隊，後來並完成了這場事業。他們殺死了那個商人並把他的貨物盜來。他們真是不幸，這個搶案竟被官府給發覺了。他們被害過，打過，並流到西伯利亞來。法庭除去阿利一個人外對他們毫不寬恕。他被處以最短的刑期——四年。他的長兄們對他都很痛愛，那種痛愛與其說是爲兄的，無寧說是爲父的。在流浪期間唯有他是他們的安慰。他們照例是抑鬱的，但對他說話時

總向他笑着，嚴肅的面孔也好看起來，雖然向他說話是一件不平常的事——因為他們拿他當小孩子看待，以為不必向他做正式的談話。我理會他們總用戲語的音調向他說話，如同對一個小孩子一樣。當他回答他們時，那兩個兄長在互遞一下眼色後，便撲吃笑起來。

因為他對他們的敬服，他不敢先向他們談。為什麼這個年青的人保持住他溫存的方寸，原始的誠懇，和忠敬的禮貌，而不因苦工的刑期被染壞，這是很難解的。我後來更理會，他雖然很溫雅，但決不是恣情縱慾一流的人物。他的正潔像個處女，一切污濁的，譏詐的，不平的事物在他黑尤的眼裏充滿了憤懣，並使那雙眼睛更優美迷人。他並不懦弱，但他却任自己被人家拿壞話來攻擊。他避免一切的爭端與糾紛。但同時又保持他固有的尊嚴。實在講，他同誰去爭吵呢？那一個人不愛他，不體貼他？

起初他對我很客氣；漸漸我們一晚上一晚上地在一處談話，過了幾個月後。他說得十分好的俄語了，而他的哥哥們對俄語却一句也不曉得。他是聰明，同時又謙恭和靄，富於甜美的感情。

阿利是一個非常的存在，我總以為遇見他是件三生幸

事。他有的是內在的佳點，有的是上帝賦與的特質，那種特質是永不會被人染壞的。人們對他總是平和的。自然我對他一點不害怕。然而現在他在哪裏呢？

有一天，那我已經來了好久，我受着痛苦的感想的刺激。一個人在板床上躺着。永遠是勤苦的阿利，這時也不在工作。他就寢的時候也還沒到。他兄弟們在慶賀着一個回教的節令，也不在工作。阿利在躺在床上，頭夾在兩手中間，沉淪在幻想的狀態中。他忽地向我說：

『啊，你真是愁苦哩！』

我奇怪地看阿利。這樣的話從阿利那樣溫存輕慢的人嘴裏道出，似乎很奇怪。但我越發用心地注視他，在他的面容上我看見那麼多悲酸，那麼多被壓迫的苦痛——顯然是忽然的回想所觸動的苦痛——甚至我已明白他在怎樣地難過。我把這意思告訴他。他發出一個延久的嘆息，并帶着憂鬱的神氣微微一笑。我永喜歡他那和靄而有節奏的微笑。當他大笑時他露出兩排牙齒，那簡直連世上絕頂的美人也要嫉妬他了。

『阿利，你大概在想着這樣的慶賀在達該斯塔舉行時應該怎樣。啊！在那裏你們是多麼快樂啣！』

『是啊，』他懇切地回答，兩眼發着光輝。『你怎麼知道我在想這些事情呢？』

『我爲什麼不知道？你們在那裏比在這裏好得多。』

『你爲什麼說那些話？』

『你們鄉裏有多麼美麗的花兒！不麼？那真是天堂！』

『請莫再說。』

他大爲所動了。

『聽着，阿利，你有一個妹妹嗎？』

『是，你爲什麼問我？』

『她一定非常美麗，如果她也像你。』

『啊，我能和她比麼？在所有達該斯塔人中再不會見到像她那樣的姑娘。實在的，我的妹妹是多麼動人。我敢信，你決沒有像她那樣的女子。我的母親也是很可愛的。』

『你的母親很喜歡你嗎？』

『你怎麼說這話？她當然。我敢信她會憂愁死的。她是那樣的愛我！我是她的寵兒。是的，她愛我比愛我妹妹，比誰都很些。昨天夜裏我夢見她，她在向我灑淚。』

他不說了，整整一夜也沒有張開他的嘴。從這時起我們成了很好的伴侶并常常談話。他雖然很莊謹，但從來不先叫

我的名字。不過我若先先和他談起話來，他却歡喜得很。他常常談到高加索，談到他的生平。他的哥哥也不禁止他和我談；我想他們甚至能勉勵他這樣做。他們看見我和他親近，他們對我也和善了許多。

阿利時常幫助我做工。在牢裏面他總揀他以爲對我滿意的事件做，並且不使我麻煩。在他對我的善意中，一些趨承或圖利的觀念都是沒有的，唯有那溫和的誠摯的感情的流露而已；同時這種感情他也不想藏匿起來。他在機械的藝匠上是有天資的。他學縫衣和補鞋，成績都很可觀。他并學會一點木匠——這在獄裏面是沒有工具來學習的。他的哥哥們頗以他自驕。

『聽啊阿利，』一天我向他說，『你爲什麼不學着讀寫俄文呢？這在西伯利亞對於你是很有用的。』

『啊，請你教給我，我乞求你！』阿利說，他從床上爬起來，握住我的手，用懇來的樣子看我。我們翌日晚上便起始用功。我自己帶來一本俄文譯的新約，那是監獄裏唯一不被禁止的書。只用這本書，連字母都沒有，阿利念了幾個禮拜，過了幾個禮拜以後他竟能完全讀誦聖經了。他將熱烈與興味一齊放在他的工夫裏。

一天我們讀到『登山訓衆』。我理會他極有所動地讀了幾節。我問他對他所讀的事物也欣快不。他看我一眼，臉上頓起了光眩。

『是，是，耶蘇是神聖的先知。他說着上帝的話。哦！多麼美麗！』

『但是，告訴我最使你欣快的什麼。』

『裏面有「饒怒恨你們的人」那一節。哦！他說的是如何地聖潔呵！』

他轉向他的兩個哥哥，他們也正在聽我們的談話。他懇切地向他們說了幾句話。他們於是正重地談了一會，點了點頭，對他們弟弟所談的話表示首肯。然後帶着嚴肅而慈祥的笑容，回教徒特有的笑容（我真喜歡那一笑的莊嚴）；一面向我肯定說，耶蘇真是一個偉大的先知。他還做出許多不可思議的玩具。他曾用泥做成一個小鳥，然後又吹上活人的氣兒，那鳥居然飛掉了。他們說這是他們的書裏寫着的。他們相信讚美耶蘇會使我快活的。至於阿利，他看他哥哥們對他的交友也很同情，並且他們時時說着他以感激我的話，他也很快活，我教他寫俄文的成功尤其是可驚了。阿利自己買紙，筆和墨水，因為他不讓我買任何東西。不到兩個月功夫

他竟會學寫了。他的哥哥們異常驚奇他迅速的進步。他們是無限的滿足與自驕。他們不知道向我表示多少感激纔夠。在工作時，時常起這樣的糾紛——究竟誰來幫助我。

我不再談阿利了，他對我的愛慕比對他的哥哥們還要多些。我永不能忘記他被釋放的那一天。他同我一齊走出牢房去，仆撫在我的頭上哭咽。他不曾撫抱過我，不會在我面哭咽過。

『你會大大地成全了我？』他說，『任我的父親或母親都沒有像你這樣親愛過。你把我做成了一個人。上帝會保佑你，我永不能忘你，永不！』

現在在哪裏呵，我的好的，慈祥的，親愛的阿利喲，現在你在哪裏？

除去高加索人以外，我們中還有許多波蘭人，他們形成另外一組。他們和旁的囚犯很少發生關係。我曾說過，因為他們對俄國囚犯的懷恨，人人都把他們識破了。他們的狀態是不安的，不健康的。他們共有六個人，有幾個是受過教育的，那些人我還要詳細地談到。從他們手裏我快出獄的時候得到幾本書。我頭一樣讀到的作品留給我一個很渾茫的印象。以後我還要談及這些感觸，雖然了解它們是很難的。我

對於這種印象的感觸是肯定的，世上有許多事要想分辯它們的黑白唯有經驗過的人。我現在只這樣說就夠了；知識慾的恐慌比一切可怕的肉體的苦痛都難挨些。

一個被流來作苦工的人覺得他自己處在一個親熟的社會裏，這個社會比他處慣了的那個社會還有意思些。他離了他的故鄉，離了他的家庭，但一切普通的環境仍舊和從前一樣。一個受了教育的人被法律所處以和普通入一樣的刑罰所受的痛苦是不可比擬的大。他必須扼制他的需要，他的習慣；他必須降卑一層，必須呼吸另一種空氣。他如同一個被棄在沙灘上的魚。他所捱受的刑罰，在法律下和人家一樣的刑罰，給他以十倍於常人的苦痛。這是一個不可泯滅的真理，不要說旁的，你只想想他物質習慣的忍痛便夠了。

方才我正說波蘭人自己形成一組的事。他們住在一起，在所有囚犯中間他們只招呼一個猶太人，沒有旁的理由，只因為那猶太人和他們鬪趣。我們這猶太人是人人所喜歡的，雖然人人都笑他。我們只有這麼一個，我到現在想起他來都不得不發笑。我一看見他我便聯想起猶太人章克爾。章克爾是果格里在他的『搭拉斯。卜魯巴』中所描寫的人物，當他脫去衣服預備着和他女人睡在那像碗櫃般的木床上時，他

活像一個鴨子；伊撒·佛米之·彭斯談比起一個刮去毛的鴨子來，就像兩滴水珠一樣地無差別。他的年紀已經很大了——大約五十歲——瘦弱而詭巧并膽小，同時又很蠢笨，蠻橫，誇大。他的面孔生滿了皺紋，前額和兩頰都是他從前負枷時被燒傷的疤痕。我總不能明白他怎麼將六十下鞭笞捱過去的。

他是爲殺人而彼處罰的。在他身上他帶來一個藥方子那當他一被籠枷燒傷時旁的猶太人給他開的。這個藥膏的丹方效驗真靈，不到半個月所有的疤痕都消失了。他舍不得用它。他想着利用這個丹方直到他捱出獄後，那須要過二十年，（二十年以後他能在西伯利亞做一個僑民。）

『不然我連女人都娶不上了』他常說『但我是非娶不可的。』

我們是好朋友。他有無限的談諧。監獄裏面的生活並不似乎對他如何不滿意。他是一個金銀匠，城裏向他定貨的要超過他應付的能力，因爲城裏並沒有金珠店。他因此躲避了他的苦工。他也當然將錢放給旁的囚犯，他們給他很高的利息。他在我以前來的。一個波蘭人將他來時的威嚴講給我聽那真是一段史實，我將慢慢談到它，因爲我也要常常談到伊

薩，佛米之，彭斯坦因的。

在其餘的囚犯之中我們先來講那四個『舊信徒』罷，其中有一個是從司塔拉都伯來的，有兩三個小俄羅斯人，他們都極陰鬱的，另外還有一個年輕人面貌很清秀，鼻子的位置也適宜，大約二十三歲，他已經犯過八次命案了。此外還有一組鑄幣廠的工人，其中有一個是我們牢裏的小丑，末了幾個慘憺而暴躁的囚犯，他們的體格是粗矮而不稱合，永遠沉默並滿懷嫉妬。挨近他們的人他們只斜睨一下；他們一定壓根就是這樣的，現在已經過了好幾年了。在我未到的第一晚上我就粗粗地看出這些現象，那時房裏充滿了濃煙和臭氣，並雜以不堪入耳的盟誓，鐵鍊磨擦的聲音，誹罵和譏笑。我把身子伸在空木板上，枕頭因為沒有給預備出，我只將衣服捲了一捲來充當這個責任。我又用我的羊皮襖蓋上。但是，那一晚的痛楚的印象竟使我好久不能入睡。我的新生命纔將將開頭。浩浩的未來還不知要給我保存着多少我所不能預料的，也是從沒有一點想像的，事物哩。

第六章 第一個月

我來到這裏三天後便喚去工作。那印象到現在還是很清晰的，雖然那不怎樣驚人若不是想到我的地位和身體是個例外的話。第一回的感觸得到的很大，不管任何事務我都用着好奇心去查看。起初三天當然是我坐牢期間最痛苦的日子了。

我的漂泊的命運告一個結束了，我時時向我自己這樣說。我現在來到監獄——我的多年的休息地了。這便是我將繼續過活的所在。我滿懷憂傷的來到這裏，誰又知道當我離開他時還會帶着戀棧的情絮？我這樣向我自己說，正如用手去撫摸傷痕，越發感到它的痛楚的滋味。想到將來離開它會感到遺憾的頭上，那是多麼可怕的一回事呵。那時我已經覺

出人類是怎樣一種隸於習慣的動物，但這總是將來的話。現在，眼前，還是十分地可怕。

伙伴們觀察我時用的那種鹵莽的好奇心，他們對於一新入獄的貴族的冷視，那種會變成仇敵的冷視——都來刺痛着我，我甚至甘心做工去，以為把所有的不幸一下受完，然後去和他們一同起居，一同墜入幽深的淵潭去。

但囚犯不是都一樣的，我還沒有從這普遍的仇視中將處處給與我的同情心分別出來。

過了些時，有些囚犯示與我好意給了我一點勇氣，並使我恢復了從前的氣概。最和我要好是亞金·亞金米什。不久在這黑而仇視的人羣中我理會出幾個仁慈而有善意的面孔。壞人什麼地方也會有的，但在最壞的人們中也總會有好人，我起始這樣想以安慰自己。誰又知道呢？這些人比有自由的人不見得更壞。當我這樣想時我還懷疑着，可是我究竟是怎樣的不錯呵。

拿囚犯蘇基羅夫來說吧；我和他相識是過了很久以的事，雖然在我坐牢期間內他差不多無時不挨近我。我說囚犯不一定比常人更壞的時候，我不由地聯想和一個當我一來時他給我介紹的那個歐西浦爾

人。如果我不願意吃日常的飯菜並能拿錢自己買食物時，他們就另外給我做菜飯，因此，我每月給他們三十個克比。但他們隨時有權利拒決這種義務，他們一想不做便可以不做。做廚子的人都是不做重工作的。他們須蒸麵包和做菜湯。人們叫他們『廚娘子』這不是輕視他們，不過一種笑謔而已，因為這般選擇出來的人都是最聰明的。他們並不因這樣的呼喚引起什麼不滿。

經過許多年，歐西樸總被選做『廚娘子』。除非他病了，或者他看到有向牢裏運酒賣的機會時，他永不拒決這種工作。雖然他被送來是因為他做了私運者，但他是異常忠誠與和善（我已經談過他了）；同時他又是可怕地膽小，把鞭笞怕得比什麼都厲害些。他的舉止是和平而忍恕，對人和藹可親，所以吵嘴的事他從不加入的；但他只為對於私運的貪戀，雖然膽小，和其他的廚子一樣，他也喝酒；不過喝的量比葛興來得小些，因為他怕惹那同樣的亂子。我一向是和歐西樸要好的。要想另吃一桌飯，那並不必要怎樣有錢；除去我們應有的麵包以外，我每月只用一個盧布。有時我很飢餓的時候我也去吃那菜湯，雖然對它的厭惡充滿了我。但過了些時這種厭惡也沒有了。平常我每天買一磅肉，那要用去我兩

克比。

那監守牢房內部紀律的老兵們，每天都是和善地預備着爲囚犯到市上去做這些購買。除去間或給他一點禮物外他們並不因此受什麼報酬。他們爲着和平的目的而這樣做；如果他們拒決時，那末他們在牢的裏面的生活便成爲一種永久的痛苦。他們慣於帶進煙，茶，肉——總之，一切所希望的東西，只除掉酒。

經過許多年，歐西樸每天給我預備出一塊熏肉來。至於他怎樣把那肉做出來，這是一個秘密。而這件事中最奇怪的便是，在所有這個期間內我很少和他說過兩個字。好幾次我設法使他說話，但他總不能暢談起來。他只是笑，用着『是』或『不』來回答我的問題。他是一個希臘神話中的武俠，但他却沒有七歲小孩大的智識。

蘇西羅夫也是幫助我的人中之一個。我永沒有要求他這樣做，他自動地來附合於我，並且在什麼時候他起始這樣做，我也不曉得。他的主要工作是洗滌我的襯衣。院子中間放着一個水盆，水盆四周各個囚犯在監獄的吊桶中洗他們的衣服。

蘇西羅夫曾找到好多辦法在細微處幫助我。他煮我的

茶缸，左右跑着應付我的委託。替我取來各樣的東西，縫補我的衣服，每月並為我的鞋子擦四次油。他做這些事時用着一種熱烈的表情，爽快的氣色，好像他覺得出在他所做的這些職務中的所有的分量似的。他很似乎將他的命運來與我化合，並將他自己做我一切的事物。他從不說；『你有這麼多襯衣，或者你的背心是破了，』但他說；『我們有這麼多的襯衣，我們的背心是破了。』我曾多少以羨慕心激起了他，我並且相信，我已變成了他的生命中唯一的保障。他沒有任何職業做，他入款的惟一的來源便從我這裏，但你要知道我給他的錢是很少的；可是不拘得到多少，他總是歡喜的。他如果不是做了我的僕役，他將是無助了，而他把這個優先權給我，那便因為我比旁人都和善些，並且最要緊的還是我在金錢上寬大公允。在那些不知怎樣去富足，並不知怎樣去料理他們的事務的人們中，他也是一個。他也是那樣一個被賭博的囚犯們願去在前廳裏成夜地尋風，留神着那宣告少佐到來的那些最低的聲音。如果發生了一次夜間的到來，他們便一文也得不着了。實在的，他們的脊背還要為他們抵償失神的過失。一件事標示出他們這種人來，那就是他們個性的整個的烏有，他們似乎已經完全把它失掉了。

蘇西羅夫是個可憐而柔順的人；所有的勇氣似乎從他身上打沒有了，雖然他一生下來便是個柔順的。就是天大的事也不能使他舉起手來和獄裏的某一個人交打。我不知道爲什麼總是憐憫他。我一看見他便不禁對他起最深邃的矜恤。若有人要我解釋這個，那我必以爲這是不可能的。我永不能得到他來談話，並且他也永不會興奮，除非當我停止和他攀談，給他些事物做，或讓他爲我到什麼地方去一趟的時候。我不久發現出他是歡喜我支使他的。他是不高也不矮，不醜也不美，不拙也不精，不老也不少；用一種確定的方法形容他是很難的，只不過他的臉上鑲着幾粒麻子并且他的頭髮很好看。盡我的力量去揣測，他是屬西羅特金一夥的。囚犯們時常笑他，因爲他曾『掉換過』。當他到西伯利亞來的時候他曾爲了一件紅襯衣和一個銀廬布掉換了。想起來是好笑的。他竟爲了這麼些微的代價把他自己賣掉，取了一個旁人的名字以代替他自己的並因而忍受了那個人刑罰。這雖然看來很奇怪但這却是一件實事。這種習慣已經成了一種風氣，並且當我被伐到西伯利亞來的時候，這習慣還有着。起初我不相信但後來我發現出這是件實在的事情。這便是掉換的經過：

一千囚犯開始向西伯利亞出發。在他們中各個受着不同的遣發，有的是做苦工，有的挖礦，還有只做個流民。當出發以後，不必說一定在那一段路上，譬如是在派耳母管轄界吧，有一個罪犯，我們作算他的名字是米開洛夫，想着和另個人掉換，他是因為殺人罪而被處以苦工的，但他不歡喜過活這樣沒有自由的悠長的年月。用了他的計巧，他知道怎樣的解脫。他在他的伙伴中尋找一個簡單意志薄弱的人，那人的罪名要是很輕的，只不過是幾年挖礦的工作或苦工，或者僅僅是被遣發而已的。至終他找到像蘇西羅夫這樣一個人，他從前是個佃奴，此次只流來做個僑民，他一個克比也沒有，走去一千五百俄里(合一千英里)，這原因是一個蘇西羅夫總是沒有錢的。他是精疲力倦了他定規的以外，什麼吃的也沒有，除去囚犯的制服以外也沒什麼穿的了。

米開羅夫找蘇西羅夫攀談起來，他們兩個都很投心，於是訂了交情。後來到了某一段路上米開羅夫使他的朋友喝醉了，然後問他可以不可以和他『掉換』。

『我的名字叫米開羅夫，』他向他說，『我是罰來做那所謂苦工的，但那在我的情形中是有不同的，因為我被歸入一種特別的部分中。我是要和做苦工的人相處的，但在我那

特別的部分中那工作是沒有那麼重的』。

在那特別部分取消以前，許多官場中人，甚至聖彼得堡的人物，都不知道有它的存在。它是在如此一個西伯利亞幽遠僻靜的所在，甚至很難知道它。況且以那裏的數目而論，他也是沒有意義的。在我那時候，他們共只有七十人。我從那時候已遇到許多人，他們是在西伯利亞做事的，並且很明瞭這鄉的情形，而『特別部分』他們竟沒有聽說過。以其規定的條文講，只有六行字是關於這個地方的。和X監獄一塊有一個特別部分是為最危險的囚犯而設的，在那裏最嚴酷的工作為他們預備着。囚犯並不知道這個特別部分。它是暫時還永久存在的呢？蘇西羅夫或任何其他的囚犯永不會被人送出來，而米開羅夫他自己也不能猜出那兩個字的意義。不過米開羅夫對於這一部分的真象曾有過狐疑。他的意見之由來是因他想到他那要徒步走出三四千俄里來的罪惡之重大性。不是為享福而被送到那樣的地方去，這是無疑義的。蘇西羅夫是來作僑民的。那不是米羅開夫想着再好沒有嗎？

『你肯換麼？』他問。蘇西羅夫有些醉意了，他是一個思慮簡單的人，十分感激這個請他的同伴，並沒有敢拒絕他；

再說，他曾聽旁的囚犯講過，這種掉換是常有的，他於是知道在他的同伴時他的請求中是沒有什麼不尋常和沒聽說過的。米開羅夫利用蘇西羅夫的愚昧，用了一件紅襯衣和一個銀盧布把名字和他掉換了；那些東西都是當着許多眼證給他的。第二天蘇西羅夫清醒了；但有人給了他更多的酒喝。後來他將那一個銀盧布也喝掉了，又過了不久那紅襯衣也得到同樣的命運。

『你若是不歡喜我們定了的口約，那你把我的錢還給我吧，』米開羅夫說。但是蘇西羅夫到哪裏去得那一個盧布去呢？若果他不將錢給還，那麼『阿鐵拉』（公會——這裡就是囚犯們的）便強迫他守約。囚犯們在這一點上是很嚴正的：他必須守約。『阿鐵拉』這樣要挾，如果不從時違叛者便要受極大的災害！他將被殺，或至少被威脅。若是『阿鐵拉』真個有一次饒恕那些失信的人們，那末它的存在可以沒有了。若是已經說出的話還收得回去，而盟約也因給錢而成立了，試問誰還遵守盟約呢？所以囚犯對這一點是很認真的。

蘇西羅夫回去是不可能了，覺得沒有什麼事物再可拯救他，於是同意了這個要求。事情被所有護從的人們知道了，因為怕受迫脅，所有關要的人們都受了賄賂。再說，米開

羅夫或蘇西羅夫之見鬼不見鬼，旁人有什麼相干呢？他們樂得痛飲，他們樂得白白被延請，於是這秘密也就爲所有的人保守起來。

次一站舉行點名。到米開羅夫的時候，蘇西羅夫替他答『到』，而米開羅夫也給蘇西羅夫答『到』了；這樣，前程便平安地繼續下去。這事到現在已沒有人提起了。到圖包魯斯克地方囚犯們是要分散的。米開羅夫從此做了僑民，而蘇西羅夫却被兩個兵護送到特別部分去了。現在哭喊或反抗都變成沒用了，因爲——證據在那裏啊？再解決這案子還須要多少年！伸冤的人究竟能得着什麼利益？況且，眼證都在哪裏？縱使他們都在，他們將否認一切事物的。

這便是蘇西羅夫怎樣因了一個銀盧布和一件紅襯衣被送到特別部分來的。囚犯們笑他，原因不是爲他曾和人家掉換，一件雖然普通講起來他們蔑視那些人傻得用一件較輕的工作和一件較重的工作掉換——但只爲他掉換時除去一件紅襯衣和一個銀盧布外，什麼也沒有得到——那當然是一種滑稽的賠償。

以普通論，掉換的數目都是很大的；有時好多張十圓盧布的票子互相交遞着。但是蘇西羅夫是那樣失性格的，那樣

無意味，無用處，甚至都不值得人家一笑了，他和我，我倆同住了好久；我已經和我慣了，他也已變成我的一個附從者了。一天——我永不能饒恕我做的那事——他沒有遵我的吩咐去做，但他却來向我要錢，於是我便向他說：『你不忘記討你的錢，但吩咐叫你做的事，你却不做。』蘇西羅夫默着無語，趕忙去做我吩咐他的事，但他忽地變成非常慘怛了。兩天過去了。我不能相信我向他說的言語能那樣感動他。我知道了一個名叫瓦西里夫的人是用着強橫的態度追他的一筆小小的欠款。蘇西羅夫或爲是少錢了，但又不敢向我張嘴討。

『蘇西羅夫，我想你在希望向我要幾個錢還瓦西里夫；拿這個去吧！』

我坐在我的板床上。蘇西羅夫仍然站在我的身前，似乎對於我先提議給他錢和知道他的困難，有些踟躕不安。後來這種情形越發顯着了，當他有幾次向我預支錢並曉得不會再得到任何錢的時候。他看了看我拿出來的那票子，然後看了看我，敏捷地掉過身去跑了。我差不多驚到了萬分。我隨着他出去，並在他房的後面見到他。他站在那裏臉向着柵欄，他的肘正抵着石柱。

『怎麼一回事呢，蘇西羅夫？』我問他。

他沒有回答。等我看出他幾乎要痛哭的樣子時，我更怔忡了。

『亞力山大，彼時魯非施，』他說，聲音在顫着，他並努力注視我，『你以為我只知道要你的錢，而我——』

他轉過我去，用他的前額向柵欄上一撞，於是開始哭了。那是在獄中第一次見到有人哭泣。我費了許多力氣安慰他，後來他在可能時也更熱心地侍候我了。他等候我的吩咐，但在默默中我總能看出他那顆心將永遠忘不掉我罵他的那一幕的。同時有許多人譏笑他，有機會時便戲謔他而他也不動氣；反之他仍與他們和好。實在呵，要想明瞭一個人是很難的，雖然和他相處許多年。

監獄對我起初沒有像後來那樣有意義。起初，我雖然注意，但就是那些在我當面的許多事實，我也都不能了解。這些潛在的事物在當初自然也使我留神，但我用了一種誤謬的眼光看它們，他們給我的唯一的印象便是不減低的悲愁。促成這個結果的最大的事實應歸諸我的遇見阿夫——一個在我以前來這裏的，並且在最早幾天中曾以極痛苦的狀態使我驚異的囚犯。他的卑鄙啟發了我那已經十分殘忍的道

德的楚痛。他顯示我以一種當內心中虛榮心已經消逝了而只可以在那裏墮落的那種卑鄙與低賤的最動人的例子。這個貴族青年——關於他我從前已經述過了——常常將牢房裏所做的事使少佐知道，他這樣做時他只經過少佐的侍從費得加。這便是那人的歷史：

他的縱慾的生活驚了他的父母，他和他們吵了一回嘴以後，不待學校畢業他便跑到聖彼得堡來，在那裏他因作了偵報員而賺着錢。爲滿足他無限的，最大並最恣放的慾望計，他不惜賣掉十個人的血液。至終他在聖彼得堡的酒館和妓院裏竟如此的狂蕩，甚至不遲疑的加入了一件滔天的大事，那事連他自己都知道有些瘋狂了——因爲他不是沒有知識的。他被放逐了，被處以十年苦刑在西伯利亞。一個人或者可以想着，怎樣可怕的打擊是會感動他的，並會造出一個反感和轉機；但他却絲毫不錯亂地接受了他的新的命運。它沒有使他懼怕；他所懼怕的是工作和放棄他的縱慾習慣的必要。囚犯的名銜除去增進他做出許多新的下賤比前時任何一個都更爲可鄙棄的事件以外，沒有其他的效果。

『我現在是一個囚犯了，可以隨便胡幹，沒有羞慚了。』

那便是他對於他的新位置的看法。我以為這樣可棄的

東西是一種魅魘的現象。多少年我在殺人犯和著名的暴徒中生活，但在我一生中我從沒有遇到這樣十足的道德的淪亡，不可收拾的腐劣與無恥的墮落。我們之中有一個殺父母的貴族。我時常談起他，但由多少方面看他比阿夫還更好更有人性些。在我囚禁的全期間內，他在我眼中只是一塊肉，附着些牙齒和一個胃囊，渴望着最可惡最殘暴的獸性的享樂，爲得到那享樂的滿足的他寧在預備着殺死一個人。我說的一點也不過分；我承認阿夫是最完整的，不被任何主義或任何規律所拘束的獸性的存在。我是多麼厭棄他那一笑呀！他是一個怪物，一個道德的『四不像』。他同時也聰明，機巧，俊美。並受過些教育而有相當的做事能力。火，瘟疫，飢饉，不管什麼天災人禍，在人羣社會中都比有這麼一個人的到來好得多。我已經說過，在獄裏面，一種墜落的自然的結果便是偵查與刺報，而囚犯們也不知道許多。他們倒反和阿夫很要好。他們對他比對任何人都和氣些。我們醉酒的朋友，少佐，所給的青睞賦與他不少的重要性，在囚犯們的眼中。倒有了相當的身分。後來，這個懦弱的暴徒和另一個囚犯和看守的兵三個人一齊跑走了；關於這一點我將在適宜的時間與地方上談到。最初，他想着我不知道他的歷史，盡力在

我的四旁周旋。我要重復說，我纔到的那些日子的心情完全被他給鳩毒，我幾乎是氣絕了。這樣的卑賤而懦弱的一羣，在那裏面我和他們相處着，使我害怕了。我幻想到，就是走到任何地方去也是何他一般的愚蠢與懦弱。但我若把每個人假定和阿夫一樣，那定是大錯而特錯。

在我初來的三日中，我若不伸臥在板床上便在牢房的四周徘徊。我把管理人給我的那塊麻布託付了一個我認爲靠得住的囚犯，指望他給我做幾件襯衣。經亞余亞基米什的勸告，我自己得到一塊疊起的褥子，那是氈子做成的，上面罩上一層麻布，薄得和煎餅一樣，若不是慣了的人，實在很難過。亞金亞基米什答應給我預備一切必需的什物，他并且自己用了一面老布，把我從幾個囚犯處買來的褲子和背心等物縫在一塊，給我做成一個毯子。凡發給的衣服，一經做過規定的時期以後，便是他們的私產了。他們立刻將它賣掉，因爲不管穿得多麼稀闊的東西總有些價值的。我對這事非常驚訝，尤其在起初。在我和這樣的世界起切發生關係的時候，我同我的同伴是一般的低下，和他們一般地是一個囚犯。他們的習慣，風俗和思想整個地影響了我，表面上便是我自己的一樣，但并不礙及固有的自我。我是驚異而昏雜，

好像我不會料到或聽見的任何這樣的事物，但是，我却知道所冀望的，至少所告訴我的，是些什麼東西。不過，只就所描寫的說這事實的本身已經給了我一種異樣的印象了。譬如說，我怎能相信破舊的襪襪竟還會有些價值呢？並且，雖然如此，而我的毯子却都是一些襟襪的東西做成的呢。囚犯們用來做衣服的布疋，是難以形容的。那好像是給兵們做的那種灰厚的布，但穿過些日以後，線絲便綻露出來了，並且極容易撕破。制服應當是延長一年的，但是從沒有一件會廣續到那麼久。囚犯們工作起來，負載着大力的載重，那布自然要破掉，孔隙也是很快的發現了。我們的羊皮襖是為穿三年的。在這個期間中它供給囚犯們作外衣，毯子和枕頭用，但它是狠堅固的。但是到第三年年底再看見不會被平常的蔴布所縫補的羊皮襖，却是很少的事。雖然他已是十分破舊了，但每年賣出四十個克比，而保留好一點的賣出六十個克比，（這在監牢裏已是一個很大的數目了）那常常是可能的。

我曾說過，錢在這裏有無比的價值。有現款來源的囚犯一定會比沒有的人們少受十倍的痛苦。

『政府既已供給一個囚犯所有的需要，他要錢有什麼用呢？』我們的頭目這樣地理解。

但我要重復說，假使囚犯們失掉了獲得些他們私有東西的機會時，他將失掉他的理性，或者將像蒼蠅般地死去。他們將犯出不曾聽見過的罪惡；有些人是由於無聊或難過。另有些人寧想着早一點受懲罰，就像他們說，『交換一下』，假使一個囚犯爲賺幾個克比流着眉稍的汗水，并爲完成他的工作，創着多少危險的事蹟，再假使他以孩童般價玩蠢將那錢大意地用掉，那至少不會斷定他不知道那錢的價值，因爲他在一起初便會想到的。囚犯對金錢永遠是貪婪的，甚至到失却理性的程度；如果他將它用掉，那他是貪用它以取得那他認爲比金錢還高尚的東西——自由，或至少自由的相類者。

囚犯是偉大的夢想家；以後我將詳細的講到。現在我只這樣講，我曾聽見過一個被處以二十年苦工的囚犯鎮靜地說，『當我時期滿了後，如果上帝歡喜的話，那末——』。苦工或強迫工作這幾字，表示這人已經失去了他的自由，可是當他用錢的時候，他却在施行他自家的意志。

雖然有烙印和鐵鎖，雖然有將自由的世界從他們眼界遮去並把他們關起像野獸一樣的鐵欄，他還能爲自己得到酒和其他的愉快；有時（不是永遠）竟會把直轄的看守者，

老兵和獄吏，賄賂成功，使他們閉起眼睛，讓牢裏一切違法的事物貓貓虎虎地過去。此外這是他所喜好的——他會誇張，那就是說，他在一個時間內能使人深信，同時也說服了自己，於是他享有比他實際所享的為更多的自由。總之這可憐的東西希望着使他自己相信了那連他也以為不可能的事物。這便是囚犯們所以然以狂痛的樣子虛矜而誇張他們不幸的生平而引為樂事了。

還有，當他們從事於自矜的時候，他們也冒着些險，在這裏面他們不找到生命與自由的相類物——他們惟一屬意的物件。一個富翁當他的頸子被一根繩子繞住的時候，他為一口乞息能不將他整萬的金錢拿出來嗎？一個囚犯會安安穩穩地續繼坐了幾年牢，他的行為竟如此地可以為人們的表章，甚至被特赦了。忽然，所有他的頭目都奇怪了，這人又叛逆起來，做着極惡的事，不怕犯出暗殺，暴動等殺頭的罪惡。一個已經被人以為不會幹出這事的人竟有這忽然的暴露，這原因會使人人驚訝的。這是他人性的搖擗的表現，一種本能的憂鬱症，一種不可裁制的自奪作用，這一切就把理性蔽障住了。這是羊癲病的一種，攣痙症候。一個被活埋了的人當他醒來時必要同樣的擊棺蓋，努力要起來，把它推

開，雖然他的理性必會使他相信他這些力氣都是無用的。

不過理性與癡瘡是沒有關連的。在一個囚犯方面差不多任何自動的表現都是罪惡，這是不應當忘記的。所以，不管他這種表現是緊要的或無意味，這於他都無所謂，即正以惡行換惡行，以危險換危險，終歸是同樣的走向那最後的命運去的，就是暗殺又怎樣？惟一的難題是第一步。這人一點一點地發作，昏迷，以至不能自主。因此最好不要把他趕到極端。那末人人都會好些了。

但是這又怎麼辦呢？

第七章 第一個月（續）

當我走進監獄的時候，我只帶了很少的錢；但我隨身帶的這樣少，因為恐怕要被充公的。我貼了幾張票子在新約——惟一準於帶到獄裏的書——的封皮裏面。這本新約是在圖包魯斯克一個人給我的，他流在外面幾十年了，慣於以兄弟的情誼照顧旁的『不幸者』。

在西伯利亞地方，有些人們以給『不幸者』以兄弟間的幫助而度他的生活。他們在這些人中感到與對於他們子女的同樣的情感。這種情感是有些神秘性的；並且完全是無目的的。這裏我不得不用幾個字談一談那時的一次會面。

在我們被囚禁的那年鎮裏面住着一個寡婦，名叫娜斯塔芬亞·伊凡諾夫娜。自然，我們中沒有一個人和這位婦人

有直接關係。她以從事幫助被流逐的人們爲她生存的目的，尤其是對於我們當囚犯的。她的家庭曾有過什麼不幸嗎？她的親愛的人會捱受過和我們同樣的刑罰？我不知道。無論什麼事她都盡力幫助我們。她能做的事很少，這是當然，因爲她很窮。但是當我們被關閉在牢裏面的時候，我們覺得在有一個忠愛的朋友在外面。她時常把些新聞告訴我們：我們很喜歡聽，因爲沒有這類的東西到我們跟前來。

當我要離開監獄而被帶到的一個鎮裏去的時候，我幸而得到機會拜訪她，並且和她交識了。她住在近郊，在她的一個近親家住着。

娜斯塔芬亞。但凡諾夫娜是一個不老也不少，不美也不醜的女人。看出她是否聰明而有家教，這是很難，甚至於不可能。但是在他的舉止中間，可以得到不可測量的情感，和不可抑制的以快娛安慰人家的渴望，用各種方法使人滿意。所有這些，都可以從她那微笑的甜蜜中流露出來。

我和獄裏的幾個同伴在她家裏過了整整一晚。她直直地向我們的臉上注視，我們要笑她便笑，我們要做什麼她便做什麼，談話也總依着我們意思，並用盡了她的力量在各方面款待我們。她給我們茶和各樣精緻的食物。如果她是富

足，我們確信，她一定很甘心樂意地更好一些地款待我們，給我們以一些實體的安慰。

當我們和她告別的時候，她給我們每人一個硬紙做的烟匣做紀念禮。那都是她自己用學校裏兒童用以練習本包皮的包紙做的——天知道其所以然。圍繞着硬紙烟匣的四圍，她以金紙成邊薄來做點綴。

『你們既然是吃烟的，這些紙匣或者對你們會有用處，』她說，似乎讓人饒恕她這薄薄的禮物。

在我們讀過與聽過的，有些人說，對自己鄰居的博愛，只是自私的表現。請問這裏能有什麼自私嗎？這一層我永不能明白。

雖然當我走進監獄的時候，我帶來的錢很少，但那般囚犯們仍是很討厭，他們在我一到的時候，便騙過我一次，後來第二次，第三次，甚至常常跑來和我借錢。但是我坦白的承認，討厭的物實在是當我想到這些囚犯必是用了笑面的奸譎，把我當做一個傻子，並且僅僅因為我第五次又把錢借給他們的原故，他們竟來譏笑我。我對他們似乎是一個欺騙的對象了。我相信，如果我曾拒絕他們，把他們隔絕起來，他們反會對我表示尊崇。不過，雖然他們很攪擾我，但我依

然不能拒決他們。

在我一到的頭幾天，我急於想知道我將在這監獄裏佔一個什麼地位，和我的伙伴們取什麼的行爲的方略。我覺得並且十分明白這地方在各方面對我都是新穎的，我是在黑暗中走路，不過讓我在黑暗中走十年路，這則是絕不可能的事。我決定舉動寬大，本着我良心與我個人的情感的要求。但我也知道這種決定頂好不過是一個理論，而實際上我仍然要被未來的不可看到的事物所制裁。因此除去牢裏的囚禁所給我的零星的苦痛以外，一件可怕煩惱捉住了我并更厲害地，更厲害地騷亂着我。

『這死屋！』在向晚的時分我和自己說，我又從牢獄的門限看那些將工作回來正在院裏從廚房到監房來回走着的囚犯。我由觀察他們的動作與像貌，敢猜定他們的行爲是怎樣。

他們在我的面前捱過去，有的把眉毛蹙起來，有的滿臉堆着笑容——這些表情每人臉上都有一種——互相譏諷，或談些不相干的事物。也有時他們獨自的徘徊，迷惘於往事的回憶中。有些人呈着頹唐的悲愴的面孔，有的呈着誇大的自矜的神采。是的，在這裏，甚至於在這裏！——他的帽歪坎

頭顱一邊，他們那羊皮大衣在肩膀上神氣弈弈地披着，驕縱在他們的眼裏，嘲笑在他們的唇上。

『這地方便是我被貶落的世界，在這裏，就是我自己，必須苟全下去』我向自己說。

我爲滅殺寂寞，盡力向我喜歡向他要茶的亞金亞基米什發問，因爲我想對於各個不同的囚犯知道些什麼。附帶着我要說一句，就是茶，在我初到監獄裏的時候幾乎是我惟一的食物。亞金亞基米什從不拒絕給我拿茶，并且我們的茶壺都是他親自燒的，然後又由M貸給我。

亞金亞基米什平常只冷恬不語地喝一杯茶（他自己有杯子）當他喝完後他謝我，於是立刻去做我的毯子，但是他不能告訴我想知道的事物，并且竟連我想知道傍近我的人們的行爲的願望，都不明白。他聽話時用種巧譎的微笑，那微笑想起來仍在我面前。不，我想，我須親自去發覺，向旁人問是不中用的。

第四天一早囚犯們分成兩組在守護室前面緊接牢獄門口的地方集合。在他們的前後兵們荷槍實彈地站着。

想偷跑的囚犯，兵對他們是有權利向放槍的。但是，如果沒有放槍的絕對的必須時候，他放槍須受質問。叛上也將

受同等待遇。可是誰在衆目之下想偷跑呢？

工程官隨同所謂『管理員』和幾個步軍裏未受委的官吏以及差來看守囚犯的工程兵和普通兵，都來到了。

名已點過。然後到成衣作房的囚犯們先首途了，這些人僅在獄裏面工作，爲同住的人們製做衣服。其他的罪犯到外邊的作房去，直到後來那些在空場工作的人們的來到。我是屬於這類的——我們共有二十位。在土城的背後在凍河的上頭有兩隻官家的龍船，那已經不值什麼了，但怕那木頭失掉的原故，仍要一塊塊的破開。這木頭本身是無價值的，因爲柴火可以從鎮裏很便宜地買來。森林是長滿這個地方的。

以這種工作派遣我們是保持我們的兩臂的交并。這在雙方都是明瞭的。自然，我們都懶洋洋地走去；雖然工作是必須做，而且有時還可得些好處，或者有一個一定的工作派遣我們的時候，那却剛剛相反了。遇見後者的情形時，囚犯雖然從工作上得不着什麼好處，但我們快快地完成，并以完成的早而引爲自驕。我說的這種工作既是一種形式的事物，而不是必須的，所以用力的工作是不可再要求給的，我們必須繼續下去，直到十一點的鼓聲把囚犯們喚到牢裏去。

這天是暖和而多霧，雪在溶化點上。我們全體走向土城

後面的河岸去，輕輕地把我們衣服裏面的鏽鏢搖曳了一下：那聲音是清晰而悅耳的響着。兩三個囚犯走到貯藏所將他們工具取來。

我與其他的人們一同前進。我已經感到些興奮了，因為我想看看并知道這原野工作包括什麼，我將被罰做哪樣的工作，以及我將在我一生中怎樣做這第一次的工。

我還能記起那最微末的事物。當我們前進的時候遇到一個長鬚的鄉下人，他把手伸到他的衣袋裏。一個囚犯離開我們這隊，放下他的帽子並接取施物——有五克比之多——很快的走向我們來。鄉下人做了十字架的標記便走開了。這五克比在當天早晨便用來買了白面包，平均地分散給我們。在我們隊中有的人是慘怛而緘默，有的是消極而逸散。其中有一個人是特別的權悅，天知道爲什麼。我們前進的時他口唱足蹈，隨着步伐搖曳而弄響他的鏽鏢。這個肥大的囚犯正是那個在我第一天來到大家洗盥的地方時一同個同伴吵嘴並將他自己比做一個鳥的。他的名字是斯居拉朵夫。他煞尾高喊出一節生動的曲子，我還記得它的大概：

『他們不邀我同意將我嫁出，
當我在磨坊的時候。』

現在缺少的只是一個巴拉開加（俄國的六絃琴）了。
他那過分的談諧，被令他激怒的囚犯們公正地指摘了。
『雖然那不適於他』，一個囚犯說，『且聽他的叫喊吧。』
『狼纔有一節曲子；而這個杜里雅克（即杜拉的居民）
還是從他那裏偷來的呢。』另一個說，由他的發音的輕重，你
可以知道他是一個小俄羅斯人。

『自然我是從杜拉來的，』斯居拉朵夫答他，『但我們
不像你們包魯塔瓦的人們那樣鼓起肚皮來吶喊的』。

『說謊！你從前吃什麼？樹皮和菜湯吧？』

『照你這樣話好像鬼曾把杏仁喂過你似的，』一個第
三者插進嘴來。

『我的朋友，我承認我是一個富有女性的人，』斯居拉朵
夫說着溫和地嘆一口氣，好像它實在在咒罵自己的缺少男
子風似的。『自從脆弱的童年我就是奢華中養大的，吃的是
梅子和精緻的糕點。我的弟兄們就是現在還在莫斯科開
着大買賣哩。他們做着狠投機的批發商；極有錢的人哩，你

可以想的像。』

『可是你賣什麼呢？』

『我也狠走運，當我第一次得到我的二百——』

『盧布嗎？沒那事！』一個囚犯忽然說，他是爲這樣大的數目給嚇住了。

『不，我的好伙計，不是二百盧布，是二百下手杖呢。路加，我說路加呵！』

『有些人有叫我路加的權利，但對於你，那我却是路加。庫茨米什了。』一個瘦小尖鼻的囚犯不耐煩地說。

『但是你是什麼時候來的呢？』一個很用心聽的囚犯發問。

『不要發笨蠢的問題呢！我正要向你解釋我怎樣在莫斯科發了財，並且我是怎樣想富足，你很難想像到什麼程度。』

許多囚犯開始笑起來。斯居拉朵夫也是一個活躍而富於獸性的人，他以快娛他的嚴酷的同伴爲樂，並自然的陰非譏笑以外不會得到什麼報酬的。他是屬於那一種人，或者以後我還必須談到他們的特質。

『可是他現在成了一個什麼東西！』路加庫茨米什只他的衣服已經值一百盧布了，』

斯居拉朵夫的羊皮襖那是在你能見到中的最陳老而多油脂的。許多處已經縫補過，並且一塊一塊都難湊成一起了。他小心地看着路加，從頭上到腳下。

『只有我的頭，朋友，』他說，『纔是值錢的。當我向莫斯科告別的時候，我有一半的安慰，因為我的頭要在我的兩肩上做這次的旅行。離別了，莫斯科，我將永不會忘記你那自由的空氣，並也永不忘記我曾捱過的笞楚。至於我的皮襖，那你是無須乎要注視的。』

『或許你喜歡讓我看你的頭嗎？』

『那要是他自己應有的產業也好，但那是人家因慈善心而給與他的。』路加庫茨米什喊叫着，『那是在土門時護軍從那鎮裏走過的時候給他的禮物。』

『斯居拉朵夫，你曾有過一個作房嗎？』

『他能有什麼作房？他不過是一個縫鞋的罷了。』一個囚

『不錯的，』斯居拉朵夫不曾注意那說話人的苛酷的聲調；說，『我曾試着縫鞋，但我只縫過一雙，再沒有多。』

『可是你得了什麼沒有呢？』

『唔，我遇到一個決不畏懼上帝也不誇耀他的父母的

人，上天使他買我的手工，權作一種處罰罷。』

圍繞着斯居拉朵夫的人們都大笑起來。

『我也在監牢裏工作過一次，』他繼續着，帶一種鎮定的冷靜。『我做成了少尉司提般，菲都里什的鞋子。』

『可是他滿意嗎？』

『不，我的親愛的伙伴們，他實在不滿意；他詈罵我，那使我一生都忘不了。他竟用膝蓋從後面將我推開。他是怎樣地激怒嘔！啊啊！我的生命欺騙了我。在這個監牢裏什麼趣味我都找不到。』他又開始唱了：

阿闊琳娜的丈夫在院子裏，

在那塊，他等候着。

他又歌唱起來，並又跳蹈着。

『太不像話：』小俄羅斯囁嚅的說，他從我身旁走過。

『輕佻的東西：』另一個人用嚴肅而判斷的口氣說。

我想不出理由爲什麼他們要譏罵斯居拉朵夫，爲什麼他們看不起那些看來不關心的囚犯們。我先以爲這小俄羅斯人以及其他的人的激怒是由於私仇的感觸，但我是以爲

錯了。他們不滿意的原因是斯居拉朵夫沒有那些虛偽的嚴肅的氣味，而這種氣味却充滿了所有這監獄裏的人們。

他們不是對於所有的笑謔家感覺討厭的，他們也不是對人人都像對斯居拉朵夫一樣。有些人決不忍受無稽之言，也決不自動地或非自動地容恕某一次。這些人你必須敬服他們。在我們這些人裏面有一個這類的人，他是和靄而活躍，直到後來我纔看出他的真面目。他是一個高高的青年，舉止悅人，像貌不醜。同時他臉上總堆着笑容。

他叫做工兵，因為他曾在工程隊裏做過事。他屬於特別部分。

但是一切頭腦嚴肅的人都沒有小俄羅斯那樣特別，他永不會容忍旁人權悅。

在我們的監獄裏有些人他們專門注意致力於某種超卓的特質，或者在他們工作的計巧上，在他們普通的機敏上，在他們性情上，或在他們的策略上。他們中有些人是聰明而有力，甚至他們能達到他們的目的——所謂超卓的特質，與在他們同伴身上的道德的感化。他們時常互相懷恨，並激成一種普遍的嫉妬。他們用嚴謹的富於謙恭的神情對付旁人；他們也不無故同旁人吵嘴。他們很受當局的重視，並在某種

程度內他們還指導着工作；至於因爲歌唱而和旁人吵鬥，那他們是永不那樣降低他們身分而屑於從事的。所有這些人在我囚禁期間內待我都還客氣，只是不很交談。

我們最後到了河岸；往下走幾步便是我們要打碎的舊船了，它是牢牢地嵌在冰上。河的彼岸是一片慘憺的草地和荒漠的原野。我希望着看誰立刻過去工作。但誰也不去。幾個囚犯無精打采地坐在放在河岸上的木塊上面，差不多每人都從他的衣袋裏取出一個小口袋，裏邊放着一個木頭烟袋和本地的烟葉——這在市上是按葉子買的，每磅三克比。他們取了火，衛兵繞着我們站了一圈，開始用疲倦的神態看守我們。

『那個鬼有鑿掘這木船的意思？』一個囚犯高聲地發問並不一定向某一個人對談。

『那嗎他們是急於要把它鑿開麼？』

『他們是不怕把工作給我們作的。』另一個說。

『那些農人是向什麼地方去工作？』第一人停了一會，這樣說。

他沒有聽到他同伴的回答。他用手指指着遠遠的一隊農夫成列地在純潔的雪地上掠過。

囚犯們順着那方面懶洋洋地看去，農夫走近了他們，他們也無聊地向這些農夫發笑。其中末一行列的一個人把兩手放在一邊，頭又放在一邊，很可笑的前進着。他帶着一頂高而尖突的帽子。他的影子在潔白地雪地上射出一片清晰而不整齊的陰影。

『看咱們彼特魯非什大哥穿得如何，』一個同伴說，他學用本地土人的發音法。一件可笑的事——囚犯們輕視這些農夫，雖然他們自己也是農夫出身。

『尤其是那最後的一位，他看來好似在種蘿蔔。』

『他是一個出色的人物，他有好多錢，』第三個人說。

他們都開始笑起來，好像很開心似的。

在這時候一個賣糕餅的婦人走來。她是一個靈活的女人，那鄉下人施與的五克比便花在她身上了。在牢裏賣白麵包的那位青年買了他兩打餅，並和她攀談了半天，想在價錢上得到些扣頭。但是她不應允他的條件，最後被遣來監督工作的未委官手裏拿着一根手杖來了。

『坐下是爲什麼的？趕緊動手！』

『請把工作給我們，伊凡瑪特菲什，』我們中一個『頭目』說，他說着慢慢地站起。

『你們還要什麼？打開那木船，那就是你們的工作』。

至終囚犯們站起來走向河裏去，但是極怠慢地。各樣的『狄克推多』走來了，『狄克推多』，至少在名義上。這木船不是怎樣要破開。那縱橫的木板都要依樣的保存着，這却是一件不容易辦的了。

『把這塊木板取出，這是第一要做的了』，一個既不是狄克推多又不是頭目不過做工的囚犯高喊着。這個人，極沉默但有些愚蠢，從沒有說過話。他現在躬下身去，這兩隻手握住一條極重的木板，正等着一個人去幫忙他。但是沒有一個人似乎去帮他。

『不是你，實在地，你不能辦這事；就是你爺爺那熊也不能辦，』某一個人啞啞地說。

『除非你要把這些事一個人包辦，做什麼要你這樣忙？』

『我不過說說就是了』，這可憐的人說，想藉此掩飾過他的魯莽。

『你們必須要毯子來溫暖你們自己，或者有火來烤着嗎？』一個末委官向這些似乎懶得動手的二十個人喊叫着。『快快做呵！』

『快總是沒得用的，伊凡瑪特菲什。』

『但是你一點還沒有工作呢，薩夫里夫。你擠什麼眉眼？是要趁機會賣掉麼。來，幹呵。』

『我一個人能幹什麼』？

『給我們拿出工作來，伊凡瑪特菲什。』

『我已經告訴過你，我沒有什麼工作給你得。打開這些木船；完了之後回到牢房去。來，動手。』

囚犯們開始工作了，但沒有一個人誠心誠意地做，都是很怠惰的樣子。看見這些年輕力壯的人仍然保持呆懶，那長官的氣憤是無疑義的了。當第一個大盤釘一移動的時候，它忽地中折了。

『它已經粉碎了』囚犯自解地說。他們於是動議這樣子幹下去是不可能的。那末怎麼辦呢？囚犯中間舉行了很長很長的討論，漸漸地他們互相諍罵起來了。這不見得是就可以了結的。那官長揮着手杖又咆哮起來，但是第二顆盤釘的命運無異於第一顆。於是大家同意斧子是沒有用的，要找旁的工具纔行。立刻兩個囚犯被兵護送着到土城去取適當器具去了，其他的囚犯一壁等待着一壁坐在河岸上，盡量地鎮靜着，把他們的烟袋曳出來，又開始吸煙。最後那官長輕蔑的敲撞他的手杖。

『哼，』他喊着，『你們做的工作不會把你們殺掉。啊，這些人！這些人！』他帶着橫暴的神態抱怨着。然後他作了一下手勢，揮着手杖走向土城去了。

過了一點鐘『管理員』來了。他默默地聽着囚犯們的對話，向他們說，他給與他們的工作是拔出四顆不碎的盤釘，然後拆毀一大部分木船。做完之後他們便回到牢房去。這工作是很重大的，但是，天吶！這些囚犯現在又怎地工作起來了！他們的怠惰，他們的蠢笨，都到哪裏去了？斧頭立地揮舞起來，盤釘不久被拔出來了。囚犯們立刻在他們的談話中都顯得機警了。再聽不見什麼誚罵。人人都十分曉得該說什麼。警告什麼在敲鼓的半點鐘前指定的工作都完成了，於是囚犯們疲倦的回到牢房去，但還喜歡，因為今天比原定的時間還少工作半個鐘頭。

關於我自己，只有一件事可說。我每一立起幫助他們的時候，我是不會插進手去的，他們總把我趕開，並且不約而同的譏笑我。任何一個破衣襤褸的人，任何一個可憐的工人，他對旁的比他聰明而巧妙的囚犯竟不敢哼出一個字來，但當我走近他時，他却拿出架子來嚇我，理由是我防礙了他的工作。最後一個很好的人誠懇的但粗劣的向我說：

『你在這裏要什麼？走開罷！沒有一個人叫你，你做什麼來呢？』

『是呵。』另一個人加入了。

『你還是找着一個水桶，』第三個說，『把水抬到那正在建築的房子那裏，或者到烟草工廠去的好些。你在這塊沒有用呵。』

我不得不站在一邊。人家都在做事自己呆着似乎是一件羞恥；但我若跑到船的那一端去的時候，我還要一樣的被辱。

『我們這是什麼人做工啊！』一個人叫着，『這類的人做得什麼事呢？』

這些話都是極鄙賤的說出來。他們是歡喜有得機會嘲一個斯文人的。

現在就容易明白了，當我一進牢獄來的時候頭一件計劃是我當怎樣和這些人混下去。我預料這類的事件將重複地演出；但我決定不改變我的行動，不管結果怎樣。我決定簡樸而機警地過活下去，絲毫不表示我要親近這些同伴的願望；但如果他們自己要接近我，我也不拒決；不怎樣去畏懼他們的恫嚇或仇視；並且在可能範圍內裝着不為他們所

感動。這就是我的策略。我最初已經看破，如果我採取其他的程序的時候，他們一定會藐視我。

當我晚上工作完了，疲倦而羞慚地回到牢房的時候，一個深邃的悲哀襲取了我。像這樣的日子我還要過幾千百天哪！這個思想總打不斷。我蠕蠕地走着，夜晚我又默默地沉思：這時我忽地看見我的朋友布魯在牢後的柵欄處跑向我來。

布魯是一條狗；獄裏之有狗正爲如步隊砲隊馬隊裏有狗一樣。牠在這裏很久了，不一定屬於那一個，看着每人都 是牠的主人，只以廚房的廢餘過活着。牠是一個身材中常雜以白毛的黑狗，並不很老，眼睛很英容，尾巴和掃帚般的。沒有一個人愛撫牠或注意牠。我一到的時候我便因了給牠一片麵包而成交了。我輕輕地拍着牠的背，牠動也不動，用一種滿意的神情注視我，並溫和地搖曳牠的尾巴。

那天晚上，牠已經一天沒有看見我了——我是幾年來第一個有愛撫牠的意思的人——牠正歡跳着，輕吠着跑向我來。那使我感動得不能不去擁抱牠。我放牠的頭向着我身軀。牠把兩爪放在我的兩肩上，注視我的面孔。

『在這裏命運遣來一個朋友給我，』我向自己說。在最初

的幾個星期中，我充滿了苦痛，每次工作回來的時候我什麼事也不做，快快地和布魯跑着到牢後邊去。牠便在我前面歡喜地跳躍着。我用手把着它的頭吻牠。同時一陣紊亂的酸辛的感觸壓迫我的心府。我很記得我在想着——聊以自慰地想着——在世界上這是我的一個，我的唯一的，朋友——我的忠誠的狗，布魯。

第八章 新的朋友們——彼特魯夫

時間過去了，漸漸地漸漸地我與我的新生活處慣了。每日在我面前的現象不再那樣的刺痛我了。總之，這牢獄，這裏的居民，它的形態，使我不關心了。與這生活相同化那是不可可能的，但我須承認這是一件不可免的事。所有那些最初撥動我的心緒的憂愁，現在都被我驅除了。不再在牢獄中像一個迷路的靈魂般的徘徊了，並且不再令我自家被憂愁所征服了。囚犯們的狂野的好奇心漸漸地失掉它的稜角，我已經不再像從前似的被以虛飾的驕慢看待了。他們對我不關心了，我很喜歡如此，在牢房裏我覺不到什麼不便。我知道到什麼地方去，晚間又在什麼地方睡了。從前想到便使我不快的事物，現在我也慣了。我每星期去薙一次髮。每星期六

我們一個個地被叫到看守室裏去。營盤裏的薙髮匠用冷水和肥皂把我們的頭蓋洗過，然後用像鋸一樣的刀子剃我們的頭髮。

這種苦痛我只一回味便會發抖。我不久找到一種救濟——這是亞金亞基米什指示我的——在軍事犯部分中有一個囚犯，誰給他一克比他便給誰用他自己的薙髮刀剃頭。這是他的生意。我們這薙髮匠叫做『少佐』，爲什麼，我不知道。盡我所知達的，他並不像任何少佐。我寫到這裏，不覺那『少佐』和他的清瘦的面孔清晰地浮在我的眼前。他很高大，冷靜而有些無知，專誠的致力他的工作。他永遠是被人見着拿一條磨刀皮在手裏，在那皮上他日夜的磨他的剃刀，那刀是永遠很可愛的。他一定把這種工作當了人生最高尙的。當他的刀子很快，又有人請他的時候，他總是很快樂的；他的肥皂總是熱的，他的手——柔和的手——是輕便而靈巧。他常引他的手藝以自誇，對於他接收的錢有些輕視；你會以爲他工作是由於藝術的愛好而不是爲得金錢的呢。

阿x夫有一次不幸，當他叫喚那給薙髮的『少佐』時，却被真少佐給搶白了一頓。真少佐暴怒起來。

他喊着『混賬，你知道少佐是怎樣一個人物嗎？』並依着

他的習慣他把阿 x 夫把住用力地搖撼。『居然在我面前管一個下流的囚犯叫『少佐』！』

從我囚禁的第一天起，我便開始夢想着我的解放。我的一種心愛的工作便是用無數的方法，無數的次數，計算我將在獄裏消失的日子。我僅僅想那一件事，所有那些將失去一定期間自由的囚犯也是如此，我敢相信。我不敢說所有囚犯是同樣地有希望，但他們的殘酷的性格實在使我驚訝。一個囚犯的希望根本與一個自由的人不一樣。後者可以希望自己地位的改進，或者他的曾從事過的某種事業的實現，而他同時在生活，在做事；他被捲在現實人生的旋風裏面。但是——一個終身監禁的人永不要夢想這類的事物。他也是一樣的生存，但沒有一定的期限，他比那處了一定期限的囚犯們要有一種更空泛的觀念。一個被處以比較短一些的期限的人感覺到自在，他把自己當做所謂拜訪一趟。他將二十年的囚禁至多看做了兩年；他相信他五十歲的時候，他已經出了監獄，他還是和三十五歲時一般地年青而活躍。『我們面有的是時光』他這樣想，他堅決地奮鬥以免去一切消極慮。就是一個罰做終身囚禁的人有時也想着不定

諭旨會從聖彼得堡傳來——『將某某人送

的礦山去，並給他定一個期限。』那是太好了，第一因為到耐耳金斯克須要六個月，而這路上的生活的可愛是百倍於監獄裏的，他將在耐耳金斯克地方完了他的期限，然後——這不只一個白髮的老人這樣的推算了。

在圖包魯斯克地方我曾見過人們被一根大約兩碼的鐵鍊束縛在牆上；在他們一旁有他們一張床。他們是到西伯利亞以後又犯了可怕的罪惡而被縛的；他們將繼續被縛下五年或十年的。他們大約都是強盜，我們看見一個還似乎是貴裔。他曾在內政部的某一個局子裏做過事，說起話來是溫和而曖昧；他的微笑是甜蜜但帶有病容；他把他的鐵鍊指給我們看，並表現出他最舒適的臥下方法。他一定是一個妙人！所有這些可憐的暴漢都十分自若；他們都似乎滿意，而且他們那種完了鐵鍊期限的願望仍在侵蝕着他們。爲什麼呢？你是要問的，因為到了那時他們將離開低矮，陰溼；窒氣的小洞而到牢獄的庭院去。這最後的囚禁的所在他們將永不會脫了；他們知道那些一度被鐵鍊縛過的人們將永不會被釋放，他們將老死於鏽鍊上。他們知道這些，而他們且急於離開鐵鍊。若沒有這點希望，他們能夠保持五六年被縛在牆上而既不死又不急於發狂嗎？

我不久領悟了，唯有工作纔能拔救我，它襲擊我的健康與身體，然而頭腦的不寧與神經的興奮以及牢裏的窒人的氣味，却會把他們整個地毀滅。我到外面去，康強而富於伸縮。我不騙我自己，工作與動轉對我是極有用的。我理會我的一個同伴，漸漸消瘠下去，變得畏懼。可是當他和我一起，在牢裏的時候，他是年輕，美麗而康強；他離開這裏以後，他的健康漸漸消逝了，他的腿不能支架他了。他的胸脯也被咆哮所壓迫。

『不，』我注視他時自己和自己說，『我還想生存，我定要生存。』

我對於工作的愛好最初將我暴露於同伴的輕視與嘲笑之下；但我不注意他們；我被派遣時也便虛心地走去。比方有時要去打開並擊碎大理石。這是第一樣給我的工作，是容易做的。工程師們盡他們的力量減輕斯文人的費力的工作；這並不是什麼姑息，而是平凡的正義。若強使一個多力的工人與一個力氣比他少一半的人去做同樣的工做，那不是太離奇麼？但我們並不是永遠這樣『糟踏』的，而我們也不要僅是秘密地受着愛護，因為我們被嚴酷的看守着。因為實在的工作也不見得少，所以給我們的工作時常超過斯文人的能

力範圍，那嗎這些人要捱受兩倍於他們同伴的苦痛。

平常總是三四個人被遣去擊碎大理石的，並大約總是老弱的人們被選。我們是弱者。和我們一同被遣的人有一個是精於這工作的。許多年間總是這一個人，他名叫阿魯瑪佐夫。他性格嚴肅，已經上年紀了，肉皮爲日光曬黑，很瘦，此外還不大和人交談，你是很難和他對付的。他極看不起我們；但他還好不怎樣叫出我們的姓名來。我們在裏面燒石頭的小房子是在一面斜峭多沙的河岸上面。在冬天多霧的日子，河上和彼岸以至遼遠的所在，只是淒涼的一片。在這惛怩不毛的遠景中已有傷心慘目的物什，但當閃爍的陽光晒在無垠面銀白的平野上面，那更是淒涼不堪了。在這對岸的草原，一直向前伸展至一千五百俄里的草原上面，一個人是如何的想插翅高飛呦！

阿魯瑪佐夫默默地帶着一副挹鬱的神情工作去了。我們是狠慚愧的，因爲不能更有力地幫助他，但他却將他的工作弄得用不着我們的幫助，同時似乎還要使我們明白我們在向他做出不公道的舉動，並且我們對於我們這種無用，應該懺悔。我們的工作是將火爐燒紅，爲的是再將我們已經集成一堆的大理石焚燬。

翌日，當那些大理石已全部焚蘇後，我們便弄出它來。每人裝滿一匣子大理石，後來再壓成粉麵。這宗工作到還不算不滿意。那鬆脆的大理石不久即變成精白閃爍的細砂。我們揮起我們那重笨的鐵鎚，那樣兇狠的擊打着，甚至連我們都羨慕起自己的力氣了。我們倦了時，便覺得鬆快些，我們的兩頰紅漲，血液在我們的血管中更急速地流盪着。那時阿魯瑪佐夫就要以憐矜的樣子俯視我們，就給他看見小孩子們般的。

他的固執很使我不大滿意；但他却使這事弄得很高明，甚至他的拜訪最後變成解悶的機會，雖然不是他的拿手。他身材矮小，體格魁壯，敏捷而靈活。他的聲調倒暢快，顴骨高，像貌勇毅，牙齒潔白齊整。在他的嘴裏，下唇和下齦之間，總有一塊烟在那裏黏着。囚犯中許多人有咬烟的習慣。在我看他像貌比他的實在的歲數來得年青些，因為看來他連三十歲都不到，但實在他已是四十歲了。他一點不客氣的和我對談，以平等的地位而帶着相當的禮貌和謹慎對待我。比方說，假使他看出我想一個人呆着，那麼他僅僅和我談兩分鐘的話，過後便走開。此外每次我和交談他總要謝我，這是他不向其他任何人做的。我還要說一句，就是，他的

朋友們的關係，不但在我的故事的開頭沒有什麼變更，就是好幾年內也沒有，他們不會更親密些，固然，他實在是我的
一個朋友。他在我的環境中想尋找什麼，以後他爲什麼每天
來看我，這我永不能斷言。有時他用着狂烈的神情急吸着
他的烟袋，同時嘴裏又囁嚅着不平的話。他只要一張開口來
便沒有旁的可說，並且他對任何人都是如此的。到底我相信
他是一個慈祥的人。

他們給了我另外一種工作，即管理轉輪的事務。這個輪
子放得很高並且重大，轉起它來須要極大的力氣，尤其是當
那些從建築工廠回來的囚犯們做起樓梯的欄杆或桌子腿的
時候，那時幾乎全部輪盤都要轉動起來。沒有一個人能單自
做這工作。在好幾年中只要有東西轉時，這層工作就交把兩
個人幹，即 B 和我。B 是個弱質，還很年輕，並且富於情感。
他是在我來的頭一年被囚到獄裏的，同他來的還有兩個同
伴，他們都是貴族子弟，他們之中有一個老人，他成天成夜
地祈禱，爲了這個，囚犯們很看得起他。他在獄裏面死了。
那一個是很年青的人，神色活潑，健壯並勇敢。他將他的
同伴 B 攜扶了好幾百俄里，因爲他只走了頭半程路便因
爲過於疲勞而病倒了。他們相互的友誼是很可觀的。B 是

一個十分溫雅的人，他的舉止是高尙而瀟灑，但因困於疾病的原故，很弱並易於興奮。我倆總是在轉這輪子的，他們轉得很好，這工作對他們很有趣味。在我看，我覺得這種操習對於身體是最有補益的。

我也很喜歡剷除積雪，冬天暴風是多的，我們總是在暴風過後做這行事。當暴風刮了一整天後，許多房子被雪埋到窗戶那樣高，如果不是整個埋起的話。暴風止住了，太陽再現出來，我們於是便被遣來清除這些被雪堆寒住的房子。

我們是成着大隊來的，有時所有的囚犯一齊來。我們每人領來一把鐵鍬，並有一件指定的工作，那工作有時似乎是不能辦到的。但我們都懷着善意去工作。那輕得像塵灰般的白雪還不會凝結起來，不過在表面上凍了一層薄冰。我們用着那鐵鍬多量地掀動並移開，散播在我們周圍。雪沙在空中像全鋼鑽般的閃爍着。鐵鍬毫不費力地鏟入那燦白的雪堆裏面。囚犯工作起來差不多永遠帶着笑容，冬天的寒氣和這樣的操練積奮着他們。人人覺得精神愉快，笑聲和談謔在高叫着，雪球來回的拋起來，這樣不久又會激起思想緊張的囚犯們的不滿，因為笑聲和歡愉都不是他們所歡喜的。因此，這種情景差不多每次都以雨點般的謾罵來結尾。

一點一點地我的交結的範圍增大了，雖然我並不曾想着去交結他們。我總是任性，發脾氣，並懷疑着。然而認識的人不由地多起來。第一個來拜訪我的是囚犯彼特魯夫。我說拜訪，並且我存心用這兩個字，因為他原是在特別組內的，而那組是在牢房中離我的那個最遠的。看來似乎他和我之間不會發生任何關係，因為我們無一事是相同的。

可是，在我來這裏的初期，其間他差不多每天好像在他是義務般的要到我這裏來一次，或者至少當我工作完後任意在牢房後面散步時他要來止住我的。他奪取我的東西，但差不多是不自主的。他永不曾向我借過錢；所以吸引他的並不是私利。

在我看，我不知道爲什麼，這個人似乎不和我同居在一個監獄中，而是在遠遠的鎮裏的一所房子裏。好像他是特爲來到獄裏來刺探消息的，打聽我，簡而言之，看我過得怎麼樣，他總是忙匆匆的，就給他立刻放下一個人在那裏等候他，或是將某種工作丟下沒做似的。但是他總不催促自己。他的像貌是堅毅的鎮定着，微有些取笑的神情。他有一種超過他面前的東西看遠方的物什的習慣，好像他在努力識別某種在與他對談的那人身後的東西似的。他總像不經心的

樣子。我有時問自己，他離開我以後又到那塊去呢？什麼地方在迫切地等待着彼特魯夫呢？他只不過輕輕地走到另一個牢房或廚房去，並坐在那裏聽人家的談話罷了。他留心地聽，並興奮地參加進去；過後他又忽地靜默着。不過不管他在說話或在靜默，你總可以從他的面孔上看出他是在別處有些事情的，並且某一個人，離不很遠，在鎮裏等候着他。最奇怪的就是他什麼事都沒有——自然，那派給他的苦工是不算的。他什麼手藝都不會，也很少有過錢。但那不見得怎麼使他難過。他向我說的是什麼呢？他的談話之奇怪正如同這怪人一樣。當他留神到我在牢房後面散步時，他便立定了並轉向我來。他走得很慢，當我一掉過身來時，他立刻就動身了。他走向我來，但走起來却像在跑步一樣。

『早安。』

『早安。』

『我不攪你麼？』

『不。』

『關於拿破倫的事我想問問你。我要請問他是不是一個在1812年來我們這裏的人的一個親戚。』

彼特魯夫是一個軍人的兒子，並且會讀書與寫字。『他

當然是。』

『人都說他是總統。什麼總統——哪塊的總統？』

他的問題總是很短，並且突快然發出來，好像他希望快快知道了他所問的那事物般的。我向他解釋了拿破倫是一個什麼總統，並加說，『他或者還要做皇帝。』

『後來怎麼樣呢？』

我又盡力向他解釋；彼得魯夫靜悄悄地聽着。我所說的他完全能明瞭，他並將耳朵貼向我來說……

『嘿！啊，我正要問你，亞歷山大彼特魯非施，世上真有用手代替腳並且和人一樣高大的猴子嗎？』

『是呵。』

『牠們像什麼？』

我將牠們形容出來給他聽，並盡我在這上面所知道的講述給他。

『那麼牠們生長在什麼地方呢？』

『在天氣暖和的地方。在蘇瑪特拉島上也可以找到些個。』

『那是在美洲嗎？我聽說那塊的人頭朝下走路。』

『不，不。你又想起安第波人來了。』

我又盡力解釋美洲是怎樣，安第波又是怎樣。他是那樣地留心聽着，就好像只爲這個問題他纔到我這裏來似的。

『啊，啊！去年我讀過瓦里愛羅伯爵夫人的故事這書是阿里非夫從副官處買來的。那是真事呵，還是想像出來的？那是大仲馬作的呢。』

『那是想像出來的，無疑義。』

『啊，真的。再見吧。我很感激你了』

於是彼特魯夫就走了。以上所說的可以拿來當做我們平常談話的一斑。

以後我打聽關於他的事情。M告訴我，許多囚犯來到都會使他驚訝過，但他們中沒有一個，連葛興都不至於，曾在他身上留了像這個彼特魯夫這樣可怕的印象。

『他是最果敢的，在囚犯中是一個最可怕的人，』M說。『什麼事他都行得出來；假使他一變心，沒有東西能攔阻他。他將殺害你，並毫不躊躇地，毫無反悔地如果他有這樣的幻念的話。我常常以爲他失了常覺。』

這個論調極引我注意；但是M永不能告訴我他爲什麼對於彼特魯夫懷這樣意見。太奇怪了，多少年中差不多每天我都見這個人並和他談話。他纔是我的一個誠摯的朋友，雖

然此刻我說不出爲什麼來；並且在這個長期間內也很平安地過活下去，並不做任何極端的事。可是我又相信M是對的，而他真是一個最凶悍的人並在這監獄中最難制服的。至於爲什麼如此，我很難解釋。

這個彼特魯夫就是那個當被喚去挨打的時候存心殺少佐的那個囚犯了。我曾說過，那少佐很神奇地躲過了那次的災厄——因爲在處罰的一秒鐘以前他曾走開了。

當他還是一個兵的時候——在他下獄以前——他的團長曾在隊伍上打過他。在以前，他或者是常常挨打的，但那一天的那個恥辱，在光天化日之下，大隊排齊以前，他是無可忍受的。他將他的團長殺死了。這故事的細情我不得而知，因爲他從來沒有告訴過我。這是必須明白的，就是：這樣的暴發非到他的本性激到最高潮時是不會發生的，而這種情形却很罕見；平常，他總是嚴正並且靜恬。他那強力的，熱烈的情緒不會激發出來，不過慢慢地燃燒着，就給塵灰積壓下的火炭般的。

我從沒看見他在驕慢，或如其他囚犯般的從事炫誇矜耀。他不大與人爭吵，但他也不和任何其他的人要好，除開和西羅特金之外，而那只是當他用着他的時候纔如此。不過

有一天我看見他真個勃怒了。有一個人拒決了一件他所需要的東西。那時他正與一個高大的囚犯爭吵着，那囚犯是像一個體育家般的兇悍，他名叫瓦斯里安東諾夫，是一個出名的好說廢話舉動輕慢的人。這人是屬於民事犯一類的，當然不是一個弱者。他們互相叫罵了一會，我想像着這個爭辯是要如許多其他的爭辯一樣的完結的，只經過一個簡單的譏罵的交換罷了。但這次的事有些出乎意料之外。彼特魯夫開頭不過變了顏色，他的兩唇顫動起來，並轉成青色，他的呼吸緊促了，他站起來，慢慢地，慢慢地，走向前去——他是喜歡赤着脚走路的——走近安東諾夫；忽地叫聲歇止了，死一般的沉默佔據着——這時一個蒼蠅飛過都可以聽見的——每個人急待着事件的發作。安東諾夫指着他的對手方。他的面孔再不像一個活人的面孔了。我已不能忍受這樣的景況了，我於是離開這牢房。我認定在我走到臺階以前我會聽見被殺戮的人的驚叫，但任何這類的事都不曾發生。當彼特魯夫還不曾走到安東諾夫身邊，後者便擲給了他那致成爭端的東西——一塊異常難看的破舊了的毛毯。

自然，過後安東諾夫罵了彼特魯夫好多話，但也不過發於良心並從正義的感覺上湧出的，好使人家知道他並不見

很怕那個。但彼特魯夫並不注意他的叱罵，他甚至不理他。事事既然都與他順利，叱罵幾句是不足以惹動他的了；他得了那東西後，覺的很快活。

過了一刻鐘後，他在牢房外面散起步來，在望着有沒有哪個人叢中的談話能滿足他的好奇心。任何事情都似乎招引他，而他却對所有他聽見的事物保持顯明的消極的樣子，他好比一個工人，兇猛的工人，連那工作都懼怕他；但他却沒有事做，只甘願和他的小孩子們玩耍以耗去他的力氣。我不明白他爲什麼停留在監獄裏面而不逃出去。他必毫無躊躇地跳開這裏，如果他真想這樣做的話。理性在像彼特魯夫這樣人的身上，除非是被意志所鼓舞着，是失去了它的作用的。當他們一希望着某件東西，沒有一事能阻止他們前進的。我十分相信，他能很巧妙的逃走，他能掩盡一切人的耳目，他能避在樹林或蘆葦中並挨受相當日期的飢餓；但是這種觀念顯然地不會啓示給他過。我從沒有理會到他有多麼強毅的判斷力或善良的知覺。像他這樣的人，生下來只有一個思想，這個思想他們並不覺查到，但畢生追隨着他們。他們逡巡着，逡巡着，直到遇見某一個能明顯地激起他們慾念的東西，那時他們把頭顱來冒險也在所不惜。我有時奇

怪，那曾經殺死過他的團長的人，居然就甘於躺在地上，挨受鞭笞；因為每一當他向獄裏面偷運酒賣時，他便要受笞打的。他和一般沒有一定職業的人一樣，也常運酒；並且，一經被捕，便干於受那鞭笞，就給他承認了那種刑罪，並供白了他的錯誤般的。否則他甯可殺死他，決不肯使自己躺下去的。有好幾次我看見他在盜竊我，雖然他很和我要好；而且他還不時這樣做。他曾盜去我的聖經，那是我後來叫他送回原處的。他只須走幾步便可以送到，但在半道上他遇見一個買雜貨的，他便將這書賣與他了；立刻他便將那賣得的錢喝了佛得加。或者他那天感到了飲酒的狂烈的慾望，而他只有了慾樂，他必須要得到滿足的。像彼特魯夫這樣的人，能僅僅爲着二十五個克比，爲了半斤佛得加，將任何人殺死。而在其他的當兒，他竟會以成千成萬的盧布置之度外，漠然不顧。當晚他便將他所犯的竊行用着完全漠然的口氣告訴了我，並無半點懺悔或不安她表示，就給談起一件普通的事件般的。我依他所值的盡量申斥他一頓，因為我失了聖經後非常難過。他並不踟躕，只悄悄地聽着。他也以爲聖經是一本極有用的書，並因爲我將永不能再獲得它的原故，也深摯地抱歉；但他却一刻也不覺得難過，雖然是他偷去的。他是如

此的帶着乞求地望着我，我甚至最終停止罵他。他挨受了我的叱罵，因為他想着我除此以外更無他法可想。他知道他應該爲着這樣的行者受相當的處罰，並也連帶地想着，我應該爲我自己的滿足，爲安慰我的遺失而辱罵他。但是在他內在的心境中，他以爲那都是無意味的，一個嚴正的人肯於委身做這些事是可恥的。我相信他竟以我爲還不明白世上那些最簡單的事物。一個小孩，一個嬰兒，如果我向他說起什麼來，除開書本和關於知識方面的事外，他是要回答我的，但只發於客氣的動機，而且還用着簡捷的成語。我不明白什麼東西竟使他向我發出那麼多關於書本的問題。在我們對談時，我細心地觀察着他，看他是否在那裏譏笑我；但是不，他嚴正地聽着，並用着真摯的注意力——雖然不是永遠如此，他不如此的時候，常常使我激怒。他向我發的那些問題是明顯而正確，並且他似乎對那答案已有了準備。他戛然地決定了和我談論其他的事物是沒有用的，並且除開書本以外我是不懂得什麼的。我敢說他附合於我，而這也很使我驚異；但他只拿我看做一個兒童，或者一個不完整的人。他在我身上感到的憐愛，便是任何意志強烈的人對意志薄弱的人所感到的憐愛；他拿我當做——我不知道他拿我當做一個什麼

東西。雖然這種憐愛並不能制止他使他不盜竊我，但我確信，在他這樣做中，他是在憐恤我的。

『好一個奇怪的人啊！』當他的手觸到我的財產上時，他必要這樣向自己說：『他連自己保存的東西都不知道關心。』這，我想，就是他愛我的原故了。有一天他好像不自主地向我說：

『你是太懦弱了，你是如此地簡單，如此地簡單甚至是人人都忍不住要可憐你。我向你說的話，你莫見怪，亞歷山大彼特魯非施，』一分鐘後他又加說，『這不是不好的意思呢。』

像彼特魯夫這樣的人，一經陷入危難與激情中時，有時將在一種強烈的狀態下將他們自家表現出來；那時他們便要找到適於他們的行動了；他們不是花言巧語的人；他們不能做鼓動者或破壞者；但他們是敢做敢為的；他們只單純地幹去，並不做出任何聲張事，並且只赤着胸脯，毫不思索，也毫不畏懼地跑向前去以全身向那阻礙物搏擊。人人跟着他們，跟到牆根下面，在那裏他們無例外地將生命喪失。我想彼特魯夫不會平安地死去，他註定着一個狂暴的末日；如果他不會死去，那意思只是說，機會還沒有來到罷了。不過，誰

又知道呢？或者，他將十分靜恬地享到一個極高的壽數，等在生命的進程中毫無目的地到處漂泊夠了再死去；但是我相信M說的話是不錯的，而彼特魯夫的確是全獄中一個最堅毅的人。

第九章 堅毅的人們——路卡

說到這些堅毅的人們是不容易的。在監獄中，正在如其他任何地方一樣，他們很少有。他們能以惹人害怕見聞於人；人家便謹防着他們。最初一種固執的思想促使我離絕他們，但到後來這種觀念改變了，那真就是最可怕的殺人犯呢。有些從未殺死過一個人的人們，會比殺死過六個人的人還殘暴些。他的性格是如此地奇特，想認定某種的犯罪的觀念那是不可可能的。

人常常遇見到的一類殺人兇犯是這樣：一個人靜恬並平和地過活着。他的命運本是艱澀的，但他却會將它提高。他或者是一個與一塊土地相依為命的農夫，或是一個家奴，一個掌櫃的，或一個兵丁。突然他發見到他的內心有些變

態，他一向隱忍的苦衷，他現在不能再隱忍了，於是他握住刀子向他的壓迫者或他的敵人扎去。他把他的壓迫者，他的敵人，殺死了。那是能夠了解的——那種罪惡是有所使然的；但是後來他不僅刺殺他的敵人，他爲真開心將他頭一個遇見的人也殺死了——或爲着一句不好聽的話，或爲着看了一眼，或爲着湊齊數目，或僅僅因爲有一個人正礙着他的走路。他行動起來就給一個醉鬼一樣——一個滿口噯語的人。當他一超過了那命運的註定線時，連他自己都會以覺察到世界上對他原沒有什麼神聖的東西這事實而驚異了。他衝破一切法網，蔑視一切威權，並予自己以無限的恣縱。他玩享着他自己的心性的狂肆，和他所激起的畏懼。他一樣的知道那可怕的處罰在期待着他。他的激情或者就如同一個人站立在一個高聳的塔頂上面俯視着腳下的一個黑黯黯的深淵並願意快活的倒跌下去以完結一切的那種激情一樣。這就是在於一個極靜恬，極平凡的人，也會發生的。有些人們甚至故意在這等極端之下拿出他們的氣概來。他們從前越是靜恬，越是沉默，他們現在越發努力並趁時製造恐懼。那些不怕死的亡命徒會玩味他們所造成的恐懼；他們在由他們所激成的厭惡中尋出快意；他們由於絕望中行出那些

瘋狂的舉動來，並對那將來要致成什麼樣的一個結局，他們是毫未思及的。或者還似乎不耐煩地等待着那結局之來到，越快越好。最奇的事就是他們的激情，他們的狂喜，非到枷板夾到頭上是不會停止的。自此以後，威迫的能力減殺了，厄運擺佈在眼前，於是這人忽地變為沉默，或甚至變為絕情，變為一個毫無感覺的東西了。一被枷板夾住時，所有他的氣力離絕了他，他於是向人們請罪。一到了監獄來，他就完全不一樣了，誰也不會想到這個孱弱的雛子會殺過五六個人。

有些人們，就是監獄也不能爭服他們。他們保持着某種高抗的特質，一種傲岸的精神。

『喂，我說，我不是你拿我當做的那種人哩；我曾送過六個傢伙到閻王老爺那裏，』你將聽到他們這樣吹噓；但是或遲或早他們總是要歸順的。常常這殺人犯以追想他在過去的絕望狀態中的那些大無畏和無法無天的往事而自娛。他歡喜在這時候在一個癡傢伙的面前誇示，並對他歷述他那些英勇的事蹟，同時還裝作並不想使他驚異。『我就是這麼一種人，』他說。

還不只此，你看當他侃侃而談的時候，他是用着多麼精

妙的構思！這在他的每一個音每一個字都可以理會得出。他是從什麼地方學來的這種藝術呦！

在我初來不久的一個晚上，我曾靜聽着這樣的一段談話。因為我沒有經驗的原故，我把這個講述者當了一個暴漢，在我想來，彼特魯夫在他眼中真若無物了。這個講述者，路加庫茨米什，曾把一個少佐打了一個『頭朝地』，沒有旁的理由，僅僅因為他歡喜這樣幹。這個路加庫茨米什是全牢中最小並最瘦的。他是從南方來的。他曾做過人家的農奴，就是那些自己並沒有土地，只做主人的家奴之一的人。他的舉動有些傲慢傷人。他是一個有尖頭利爪的小鳥。囚犯們談論人總是本能的；他們一點也想不到他頭上，他是太易感而且太自誇了。

那天晚上他正坐在木板床上縫一件襯衣。挨近他坐着的是一個思想偏狹，頭腦遲鈍，但性情很好，待人殷勤的如高羅瑟斯巨象的一個傢伙，名叫高比林。路加常常像鄰人般地向他吵鬧，並用一種高慢的神情對付他，還好，因為他的好性情，高比林也不把這放在心上。他正在織一隻襪子，只有意無意地聽路加大聲地並且清晰地陳述。他希望人人去聽他講，雖然表面上他只向着高比林一個人。

『我是當強盜差送出來的，』路加說，一面把針插在襯衣上。

『幾時的事？』高比林問。

『今年莞豆熟時，整一年了。我們到考夫，我就被監禁起來了。我的四圍有十幾個人是從小俄羅斯來的，都是好身段，年輕力壯的小伙子，和牛似的，並且多麼鎮靜喲！食物是不好的，獄裏的少佐想怎樣便怎樣。一天一天地過去了，不久我就看出這些傢伙們都是小胆子。』

『你們怕這個癡傢伙嗎？』我向他們說。

『你自己去和他講去罷，』他們都像畜生似的笑起來了。我只不做聲。』

『有一個傢伙真好笑，真好笑，』講述者加說着，現在却留着功夫讓高比林去和其他聽他話的人去攀談。

『這個可笑的傢伙告訴他們，他是怎樣地被審過，他說了什麼話，他怎樣流着熱淚。』

『那裏有一個狗書記，』他說，『什麼事也不做只記錄我說的話。我告訴他我要他見鬼，他真個記錄下來了。他把我痛恨壞了，我的頭差些兒砍掉。』

『給我些線啊，瓦撒里；牢裏的線真壞，不能用。』

『我這裏有些從裁縫那裏拿來的，』瓦撒里回答，一面將那線遞給他。

『喂，那少佐怎麼樣了？』高比林問，他覺得失了些什麼似的。

路加正等着這一問。他不曾立刻把故事講完，好像高比林還值不得這樣講給他聽似的。他輕輕的把線穿進針裏去，懶懶地盤上他的腿，最後又這樣繼續着：

『我將這些傢伙們激動起來，他們居然都肯和少佐幹一幹。當天早晨我從我的近憐把「滑鬼」（刀子在監獄裏的別名）借了來，並藏匿起來，準備着有什麼事發生。等少佐來的時候，他是像瘋子似的激怒着。「來呀，你們這些小俄羅斯人們！」我輕輕地向他們說，「這不是怕的時候了。」可是，我的媽，他們所有的勇氣都滑到他們的腳根上去了，他們都驚戰起來了！少佐這時走進來，他完全是醉了。

『這是什麼？你也敢麼？我是你們的沙皇，你們的上帝。』他叫着。『當他說他是我們的沙皇和上帝的時候，我就把刀子藏在袖口裏面向他走去了。』

『「不」我向他說「閣下」，我於是越走越接近他，「那是不能的，『閣下』並不是我們的沙皇和我們的上帝啊！」』

『「啊！原來是你呵，你就是他們的領袖啊。」少佐叫出來。

『「不」我回答說。我這時又走近些；「不，您『閣下，』人人都知道，您自己也是知道的，無處不在的那萬能的上帝只在天上。至於沙皇那我們只有一個，他的位置，除去上帝只外是比任何人都高的。他是我們的帝王，您『閣下』。並且，您『閣下』，您還不過是一個少佐，您是我們的頭目，那只是沙皇的恩典，也是您的功績。』

『「怎麼？怎麼？」少佐囁嚅着。他不能說什麼話了，他真是氣昏了。

『這就是我所回答他的，我用我的全身撲向他去，把刀插入他的肚裏去，一直插到把上。下手是很快的；少佐馬上蹣跚起來，翻一翻身倒下去了。

『我把我的性命完全不顧了。

『「喂，傢伙們」我叫喊着，「你們把他抱起來吧。」』

我現在要說些旁的事。原來在從前『我是沙皇！我是上帝！』以及許多其他類似的說法，有一時是總在官長的嘴邊上的。我不能不承認現在說這話的人是少了，並且或者已經一個都沒有了。我可以猜出，這樣說話的人，大部分都是一級一級陞任的官長。官長的陞任會使他們的頭腦整個翻轉

過來。他們曾在自己的行囊的負擔下工作了許多年，這時候會突然覺得他們自己是高於一切的官長，統治者，和貴族。爲了他們還不慣於如此，和這第一次因他們的陞任而有的激情，於是他們的腦膜裏便構成一個以他們對他們的侍從的威權和重要成比例的過分的觀念。這些人們立在他們上司的面前，却無不唯命是聽的。最會巴結的竟會說他們仍不過是平常的兵丁，並且他沒有忘記他們的出身。但是對待他們的下級官員他們便是冷酷的暴君。這樣的賣大是比任何東西都更會使囚犯們激怒的。這些對自己的官爵的誇耀的表示，關於他們的恩祿的過分的口吻，會在最馴順的人們的心坎中生起仇恨，並驅逐那最有耐性的人去做法外的事件。僥倖的是一切的事物的發生差不多是在那不可追憶的古往了，而且就是那時候，高級當局對於權利的濫用處分也很嚴的。這個例子我知道的不只一個了。最可以觸怒於囚犯的，是那管理他們的任何人所具有的那種蔑視和執拗。凡以爲對囚犯所必須的僅是喂他飯食和給他衣服，並只依法對待他，那真是大錯而特錯。不管他是多麼下流，只要他還是一個人，他就本能的值得尊敬。各個囚犯都十分地知道他是一個罪犯和暴徒，並也知道他與他的上司相隔有多麼遠；但

是，無論是鐵烙還是銹鏢，都不會使他忘記他是一個人。因此，他必須受人道的待遇。人道的待遇能舉起一個向來不敬畏神的人。尤其是對於這『不幸者』，人道的行爲更爲必須。這纔是他們的拯救，他們唯一的愉快。我曾遇到過幾個性格寬洪的首領，他們真能對他們手下的人施以仁慈的影響。只幾句好聽的話在囚犯身上便有可驚的道德的回響。那能使他們愉快得像小孩子一樣，使他們對他們的首領衷誠的感激。還有一件事——就是他們並不喜歡他們的首領對他們太熟習便於這有防礙了。比方說吧，囚犯們會感到自驕的，如果他們的首領有許多獎章；如果他是莊嚴而同時又公正，並具有一種尊嚴的意識。囚犯們最喜歡這樣的人。事事都成了最好的了。

『爲了那事你的皮都被他們剝了吧，我想，』高比林問他。

『至於被他們剝了皮，那是，真的，無異議。艾里呀，把給我剪子喲。可是，還有什麼？我們今夜不是要鬪紙牌的嗎？』

『那紙牌我們老早就喝沒有了，』瓦斯里解釋着，『假若我們不將他賣了喝酒，今天倒還可以有的。』

『假若！——「假若」在莫斯科市場上一個能換一百個

盧布哩！』

『喂，路加，你把他扎了後，得着什麼處罰沒有？』高比林問。

『得着五百棍，我的朋友。這是真的。他們就差一點把我殺死。』路加說，一面又放下他鄰近的高比林，而向着其他的人們攀談起來。『當他們打我五百棍的時候，他們是很正重其事的。我從來沒有挨過打。多少人圍上看我啣！一城的人都趕來看這殺人的兇手受他的處罰。這些人們是多麼傻啊！——我簡直形容不出來。執刑的丁莫希加把我衣服扒下去把我按下，並咆哮着，「瞧着吧，我要鏟死了你！」我於是等待着那頭一棍。我想着喊叫出來，但喊不出。我張嘴是沒有用的，我的聲音都失掉了。當他打我第二下的時候，我連他們數着第二的聲音都聽不見了——你們除非願意是不會相信的。我定一定神後，聽見他們在數着十七。他們從木板上把我拖下四次，容我喘半個鐘頭的氣，並且用冷水澆我。我用眼睛死了他們幾下，然後自己和自己說，「我要死在這裏了。」』

『但是你並沒有死，』高比林帶着小孩子口氣笑着說。

路加鄙視着他，大家都禁不住笑了。

『這個傻傢伙！是不是錯啊，他在這樓上？』路加說，他後
不該委身講這些話給這樣一個傻瓜聽。

『他有些瘋癲，』瓦斯里替他說。

路加雖然曾殺過六個人，但獄裏面沒有一個人怕他。不
他總希望着人家拿他當做一個可怕的人看。

第十章 伊薩亞·弗米什，洗澡，與巴克魯金

但是聖誕節放假的日子逼近了，所有的囚犯都莊嚴地期待着它。從他們的臉上你可以看出將有一件異常的事件要來到。在放假前四天，他們是要被帶去洗澡的；各個人都歡跳着，並做下準備。我們是要在吃過飯後去的。在這樣的時節，午後都沒有工作，而在這些囚犯中最歡跳的並表現着最大的活動的，要算伊薩亞·弗米什·朋斯登，那個我在第五章已經敘過的猶太人。他最喜歡在水裏面呆泡着，一直到暈過去。當我一想起來那忘不了的囚犯洗澡的情景，頭一件東西觸到我的記憶上的便是我那光榮的永久記得住的獄裏的同伴，伊薩亞·弗米什·朋斯登。我的主叻！他是一個多麼奇異的人啊！關於他的面孔我已經說過一點。他有五十歲

臉上張着皺紋，可怕的疤痕分佈在他的兩頰和前額上，身材是和鴨子樣地瘦弱。他的面孔表示着對他自己的永遠的自信，並且，我可以差不多說，整個的快樂。我決不以爲處他苦刑會使他生出任何苦惱。他是一個珠寶客人，並且因爲鎮裏面沒有第二個珠寶客人的緣故，他總是有着許多工作做，並且多多少少還得到高的報酬。他什麼都不要，過得也很奢華，不過並不把他所有的入款都花掉，他要存下來並放給旁的囚犯。他有一個茶壺，一塊蓆，一個茶碗，和一块毛毯。鎮裏面的猶太人都肯於保薦他。每星期六他被看押着到猶太會所去（這是法律所允許的）；他生活着就給一個鬪武的雞公一樣。雖然如此，他也期待着徒刑的期滿，好娶一個女人。他是簡單，笨拙，狡展，脆弱和靦覷的一個可笑的綜合，但是奇怪的是所有的囚犯決不嘲笑或正重地譏罵他——他們只拿他開開玩笑而已。伊薩亞·弗米什是人人搗亂和取樂的對象。

『我們只有一個伊薩亞·弗米什，我們要好好照料他呢。』囚犯們似乎這樣說，而他也好像明白這一層似的，他也頗引他的重要性來自驕。從人家告訴我的話中看，似乎他到監獄裏來是在一種極可笑的情景下（這是在我來到以前發

生的)。忽然一天晚上一個消息傳滿了全獄，說有一個猶太人下了獄，並見他就在前面看守室薙髮，隨後便送到牢房裏面來。獄裏面本來一個猶太人都沒有的，所以囚犯們焦切的等待他來；他將將走過大門的時候，所有囚犯便把他包圍了。值班的軍官將他領在民事獄房裏面，並指示給他那獄裏給與他的木板床。

伊薩亞·弗米什乎握着一個口袋，裏面放着給與他的東西，和些他自己的東西。他放下了他的口袋，挨近着他的木板床，疊着腳坐下了，連眼皮都不敢抬一下。四面的人都哄地笑起來。忽然一個年輕的囚犯離開了衆人，走向他來，手裏拿着一雙夏天穿的舊襪子，那是又髒又臭，還補了許多塊破氈子的。他挨伊薩亞·弗米什坐下，並敲着他的肩膀。

『喂，我的親愛的伙計，』他說，『我已經等了六年了；瞧一瞧這個東西，你能給多少錢罷？』說着舉起那破襪子在前面。

伊薩亞·弗米什是如此地害怕，甚至連望一望這些圍着他坐着那些像貌可怕在譏笑着他的羣衆這點勇氣都沒了，他連一個字都不敢說出來，他是如此地驚慌。當他看看誰在同他講說時，他戰慄了，並開始小心地視察了那襪

一遍。每一個人都在等着聽他的頭一句話。

『就這樣，你還不給我一個銀盧布麼？這當然值得這價錢，』這假裝賣貨的囚犯說，一壁斜睨着伊薩亞，弗米什。

『一個銀盧布！不；但是給七個克比吧。』

這就是伊薩亞，弗米什在獄裏說的第一句話了。這時狂烈的笑聲到處都可以聽見。

『七個克比！好吧，給我七個克比吧；你真算是便宜了。看着！小心着你的話，撒謊就要你的頭！』

『利錢是三克比；這就是你欠我十克比呵，』猶太人說，同時他將手溜到衣袋裏面，取出來那答應的數目。

『三克比利錢——一年麼？』

『不，不是一年，一個月！』

『你這個滑賊真怕人，你叫什麼名字？』

『伊薩亞。弗米什。』

『好吧，伊薩亞，弗米什，有你的就是了。再見吧。』

猶太人又查看了襪子——那他已經押借了七個克比的襪子——一遍，然後將它們安放起來並小心翼翼地放入他的口袋裏面。囚犯們繼續地笑他。

實際上沒有人不笑他，但是，雖然每個囚犯都欠他的

錢，却沒有人欺侮他。並且以後當他看見每人待他都還好時他自己也拿起架子來了，但是因為那架子拿得太可笑，所以人們也不將他放在心上。

路加在下獄以前曾認識過許多猶太人，所以常常要欺弄他，這種欺弄就給一個人玩耍叭狗和鸚鵡與其說是惡意的，不若說是戲謔的。伊薩亞，弗米什知道這一層，因此他不見怪。

『猶太鬼，你會知道我要怎樣打你的。』

『你要打我一下，看我還你十下，』薩亞弗米什壯着胆子回答。

『下賤的猶太鬼！』

『和你一樣下賤；不管怎樣，我有的是錢。』

『強盜！伊薩亞，弗米什。我們非小心你不可。你是我們唯一的猶太鬼；但他們也照樣把你送到西伯利亞去。』

『我已經在西伯利亞了哇。』

『他們把你送到遠遠的。』

『主上帝不是在那塊嗎？』

『當然，他那塊都去。』

『那就得了！有主上帝，再有錢，一個人就發了。』

『他這傢伙是個什麼東西！』他四旁的人都叫出來。

猷太人看出他是被人們譏笑了，但他並不喪失他的勇氣。他對每個人都拿着架子。若向他阿諛幾句，那更他眉開眼笑了，他將用一種所有牢房都可以聽見的高聳而尖於的怪聲，開始唱他那『拉，拉，拉，拉』的無聊而可笑的調子，那是人們當他在監獄裏面可以聽到他唱的唯一歌曲。他和我結識的時候他曾正當地向我申明說，那便是那六十萬大大小小的猶太人當他們過紅海時所唱的歌，聲調也是完全如此，並也是每一個以色列人當他們戰敗了敵人，凱旋完歸時，被命令着要唱的。

每個星期六一到傍晚時，所有其他牢房裏面的囚犯都要到我們這牢房來看伊薩亞。弗米什做他的安息日禮拜。他是如此浮傲，如此簡單，這樣普遍的對他的好奇心，竟使他樂不可支。他把放在牆角那面桌子用着十二分重大性的神秘的樣子鋪好，將一本書打開，燃着兩隻臘燭，嘴裏念念有詞身穿一件有豎道的帶袖的十子褶，那是經他十分仔細地存放箱子底下的。他把皮的手鐲束上兩手，最後還用了一個綢子做的方盒扣在前額上，那真像一個牛角要從他的頭上生出來似的。於是他開始禱告。他故意拖着很長的聲音誦

讀，一忽又高叫起來，一忽又拍打，一忽又狂野而可笑地在滿屋裏竄跳。這一切都是他的宗教的禮儀上所載定的。本來其中並沒有什麼奇怪與滑稽，不過伊薩亞，弗米什在我們面前裝出來的那種神彩並不是如此罷了。然後他開始用兩手接着他的頭顱，抽抽咽咽地誦讀起來。他的眼淚越發增多了，在悲痛交集之下他幾乎把頭俯側在書本上了同時還大聲地哀號，但是在絕望的悲啼中忽然他又破聲大笑，並用着粗重的鼻音朗誦凱旋歌，好像他是被一陣過分的懽快給征服了似的。

『懂是不可能的，』囚犯有時互相這樣說。一天我問伊薩亞。弗米什這些痛咽含蓄着什麼意義，以及他爲什麼忽地從絕望中轉兩利的懽快。當我問起他這些問題時，伊薩亞弗米什是非常的懽喜。他直爽地解釋給我聽，說那些悲咽和淚泣是因着失了耶路薩冷而發作的，經典上命令誠處的猶太人痛泣并捶胸。但是在他感到極鋒的苦痛的當兒，他忽地想一個曾卜定過猶太人要返回耶路薩冷的預言，於是他便表示無限的愉快，歌唱，狂笑并以他的聲調和面容做出快樂的表現而朗誦他的祝文。這一個從一種情感轉到另一種情感的疾促的過程使伊薩亞。弗米什歡喜他并且用了十二分的滿

意將他信仰的靈妙儀禮解釋給我聽。

一天晚上，當他正在祈禱的當兒，少佐進來了隨後還有守衛長和護兵。所有的囚犯馬上都在他們的木板床前面站立正站着。獨有伊薩亞·弗米什還在那裏呼叫并打着手勢。他知道他的禮拜是經過認可的。並且沒有人能敢干涉他，所以他就是在少佐面前呼叫也是沒有什麼危險的。在少佐的眼睛下面竄跳着，那正是他稱心的呢。

少佐走近了幾步。伊薩亞·弗米什背向着桌子，并且恰好在這個官的面前，他唱他的凱旋歌來了，蹈舞着并拉着許多音節。當他唱到要表示極端的歡快的部分，他也就照樣做下去，眼睛斜瞟着少佐，同時又向他嬉笑並點頭，少佐開頭很驚愕，過後不禁笑起來了，叫着，『呆子！』說罷就走開了，而猶太人依然在那裏呼叫。過了一點鐘他禮拜完了，我問他，如果少佐當時要是那樣地蠻橫和愚蠢，以至發了脾氣他又將怎樣。

『什麼少佐？』

『什麼少佐！你沒有看見他麼？他只離你兩步遠，並且不住地丁視着你。』但是伊薩亞·弗米什拚死命地使我相信當他朗誦他的祝文的時候，他是如此地激情直至一切在他左

右發生的事物他都看不見和聽不見。

在星期六我可以看出伊薩亞·弗米什在獄裏到處徘徊盡力不工作——因為這是法律所命令於猶太人的。至於他講給我聽的那些軼事又是如何的荒唐呵！每一次他從猶太會所回來總要帶些聖比得堡的新聞和一些從城裏面的猶太同伴處聽來的頂無稽的謠言，那在他們當然先聽到的。但關於伊薩亞·弗米什我已經說得太多了。

在這全鎮中只有兩個澡堂。第一個是猶太人保有的，那裏有房間分用，一間須要五十克比。這只有鎮裏的貴族去照顧。

另一個澡堂，又舊又髒又狹窄，是專為平民的。囚犯們所去的就是那塊了。空氣是冷峭並清朗。囚犯歡喜從土城出來步行過這鎮。在行程當中他們的嬉笑和談謔就沒有止住一下。有半隊步兵帶着短鎗押送着我們。這在住在鎮裏的人們看來真是一回熱鬧。我們走到我們的目的地了，那澡堂小得厲害，大家一齊進去洗是不可能的。我們便分成兩隊，一隊在冷屋子裏面等着，另一隊就先到暖屋子裏去洗。就是這樣，這屋子也是如此地窄，我們真不容易明白它怎樣會容下我們擠立在那裏。

彼特魯夫緊挨着我。他並沒有經我要求便立在我的一旁，並且過來給我搓澡。巴可魯金，一個特別部分裏的囚犯，也來給我搓。我回憶這個掉號『小工』的囚犯來了，他是我的所有的同伴中最活潑最和靄的。我們曾成了至友。彼特魯夫幫助我解衣服和銬鐐，因為我還不大慣，解起來要很長的時間。換衣室裏面是和外面一般地寒冷。

一個新來的囚犯解起他身上的東西來那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因為他須要知道怎樣解開那束在鐵練上的皮帶。這些皮帶是套住襯衣的，一直長到腳鐐的底下。一付皮帶要化六十克比，每一個囚犯都不得不買一付，因為它們不幫忙你是不能行走的。鐵鐐並不是繫扎地套在你的腿上。鐵和肉之間還容得下一個手指；鐵鐐會磨擦你的腿，所以如果沒有皮帶束住，你走一天的路，皮肉就會磨破。

脫下這套皮帶還沒有什麼困難。但是脫衣服却是完全兩樣。光脫褲子就是一件了不得的工作，而換襯衣也是同樣的。第一個教授我們這樁技藝的是可林內夫，從前一個強盜頭目，被處以銬鐐五年的。囚犯們在這工作上都極靈巧，做得也很敏捷。

我把了幾克比給彼特魯夫去買胰皂和兩把搓澡用的細

柳條。囚犯們本來是有一塊一塊的胰皂的，但是它們還沒有兩個克比大。在換衣室裏面肥皂以及冰糖水，白麵餈餈，和開水都在出賣；按照澡堂和監獄的約定，每個囚犯只許得一桶水。那些要乾淨的囚犯們，可以花兩克比多買一桶水，那桶水要經澡堂的工人接着牆上特爲挖的一個穹窿送過來。彼特魯夫在我一解御完了身上的東西時，便將我攙住，並向我說要帶着鐵鐐走那是很不容易的。

『把他們提在你的小腿上』他向我說，同時握着我的兩腕，就好像我是一個老頭子似的。他的小心真使我慚愧，我告訴他我一個人走得好的，但是他不相信我。他施予我的注意力就給一個人所施予一個笨孩子的一樣。彼特魯夫決不能以僮僕這個名詞的任何意義來稱呼。假如我會將他激怒，那他便會知道怎樣對付我。對於他的幫助我並未許以任何報酬而他也不會要索過什麼。什麼東西激起他對我這樣的殷勤呢？

佈在你的面前的是一個長寬都有十二尺的屋子，在那裏面一百個人，至少有八十人，都擠在一塊，因爲我們是二百人分成兩組的。熱氣迷盲了我們的視綫；汗味，泥味，和空間的缺乏使我們至於不能知道什麼地方可以放腳。彼特魯

夫忙着指示給我。用了不少力氣我們纔得將身體躍起來投向板凳去，這是要經過許多囚犯的頭上，爲使我們過去還請了他們將頭低下去些；但是所有的板凳都已被人佔據了。彼特魯夫通知我說，我必須買一個坐位，於是立刻就同一個坐在窗口旁邊的囚犯開始談判。那人以一個克比將他的坐位讓與我了。錢是彼特魯夫預先就準備好了並很謹慎地握在手裏邊的，那人拿了去後便輕輕地從我的身下爬到一個幽暗並污穢的角落去了。在那塊至少有半寸厚的積泥；就是板凳上面都被人佔據了；囚犯們是到處蜂擠着。至於地板上不會有被囚犯佔據的，連手心那麼大的地方都沒有了。他們用噴壺將水從桶裏倒出來。站在上面的人便手握着桶將水向身上潑洗，那衝下來的泥水便流灑在坐在他們下面的人們的推翦過的頭蓋上。順着梯子在往上去的一個板凳上另又堆着幾個人，但是不多，他們是預備洗得更乾淨的。下級的人並不留着心到他們的肥皂和水，他們歡喜先以可怕的樣子燙他們的全身，然又用冷水衝洗。這就是普通的人們洗澡的樣子。地板上有五十把柳條。不停地起落着，人們就像瘋狂般地搓趕着。水蒸汽越來越濃厚了，你現在會覺得二種並非是溫暖的，而是如同在水壺裏面一樣沸騰的敏感了。囚犯

們狂叫着，同時無數條鐵鍊也地在板上叮噠作響。有些人想從一塊地方移到另一塊地方，他的鐵鍊便要和他挨近的人們的鐵鍊纏結在一起，那結果會捶打在他們下面站立者的頭蓋。幾個人若絆倒下去，和他們鐵鍊糾絞在一起的人們也要不可免地跌倒，那時你可以聽見喧罵和盟誓的交響。他們完全浸在一種狂野的歡快的沉醉狀態中了。四下裏都有尖峭的呼叫響着。在通到換衣裏去并送入熟水的窗口那裏，擁擠着許多人。好多熱水提過來後便滴灑在立在下面的人們的頭上。我們似乎整個地脫了羈絆；但是隔着不久在那窗後面或者房門外頭便仍可以看見一個鬍鬚滿臉的兵卒，注意看裏面有沒有嚴重的紛亂發生。

囚犯們的剃光的頭蓋和他們那因蒸汽所致成的充滿着紅血的肉身，看來更加像鬼魅了。在他們的騰紫的背上印着往時鞭打的疤痕，那是如此地鮮明，那外皮就給新近裂破了似的。奇樣的疤痕呦！我只輕輕一看見全身便戰慄了。蒸汽的濃霧越發增加起來，現在的浴室是充滿着濃厚的騰沸的烟雲，並雜以激情與狂叫。在這雲烟中現露着紫破的脊背，薙剃了的頭顱；再加以伊薩亞·弗米什在最高層的板凳上懂跳而咆哮，越助成了這副陰森的圖畫。他將他的全身浸泡

在蒸汽裏面。任何人都會暈迷過去，但是對於他，多麼高度的熱度都可以的；他花一克比雇了一個人替他搓身，但過了一會那人不能再繼續下去，他把那把柳條拋下，並去用冷水灌澆他自己去了。伊薩亞，弗米什並未失去他的勇氣，他又雇了一個第二個，回頭又一個第三個；在此時他是不慳吝的他竟換了四五次。『他燙得好啊，風流的伊薩亞。弗米什！』旁的囚犯們這樣吶喊着，同時伊薩亞。弗米什用粗劣而延久的聲調高唱着，還唱着他的得意的曲子，幽揚於這普遍的哄動之上。這在我似乎，假若我們有一朝在地獄裏面再會到時，我一定會回想起當時我們所處的情景的。我禁不住將這意思告訴給彼特魯夫。他只四下看了看，任何回答也沒有說。

我想買一個位子讓他挨近我坐着；但是他却坐在我的腳下，並且說他覺得很舒服。這時巴克魯金遞給我們些熱水，這是我們一要時他便給與我們的。彼特魯夫要替我從頭至腳搓洗一遍，他告訴我要從初步的沐浴法下手。我還不能這樣做。最後他終用肥皂將身體搓洗一遍。我想使他明白我會給我自己搓洗，但是這樣背逆着他是無用的，於是我便將全身交付與他了。

他幫助我完了以後，他又扶我回到換衣室裏去，他拽着

我並囑咐我每一步都要當心，就好像我是磁器做成的一樣。他幫我把衣服穿上，他完成了這一切的事情後，自己又跑回浴室去，做充分的搓燙。

我們回到牢房時我把一盃茶送給他，他並未拒絕。他將它飲盡並謝了我。我想着花錢買一盃佛得加請他，並且立刻便得到了。彼特魯夫是十二分愉快。他將那盃佛得加一飲而盡，嘴裏還囁嚅着滿意的表示，宣言說，我恢復了他的生命；然後突的向廚房跑去了，似乎在那裏談論的人們若沒有他便不能決定某種事一樣。

現在可以談一談另一個人了。這便是巴克魯金，關於他我曾提到，並且我也請了他喝茶。

我從不見一個比巴克魯金舉止再和靄的了。但是必須要承認的，就是他並不饒恕人家的錯失，並且他也時常加入爭吵。尤其是決不能容人家干涉他自家的事物。總之他是知道怎樣照料他自己的；但是他的爭吵從來沒有延長過很久，並且我相信所有的囚犯都喜歡他。他到什麼地方去都受人家很好的接待。就是在鎖裏面人們也都以為他是世界上一個最談諧的人。

他是一個身材高碩的三十歲人，像貌慷慨而嚴厲，但頗

美麗可愛，只額下長着一簇長毛。他特具一種藝術，就是會學得他曾見到的頭一個人的面孔，並且學得是如此地惟妙惟肖，竟有時惹起他旁邊的人們折着肚子吼笑。他是一個無人不知的談諧家，但對於那些無意聽他玩笑的人，他也不取得他們的鄙視。所以沒有一個人誚薄他。他全身充滿着生命與火焰。他在我一下獄時便向我結識了，他把他的軍事履歷一一告訴給我，那時他在工程隊裏邊當着一個士兵，並且頗得一般有力的軍官的寵幸。他向我發了許多問題關於聖彼得堡；有時他竟一壁來同我吃茶，一壁讀着書。他把那一天早晨 K 守備怎樣處置少佐的事極生動的傳述給衆人。此外他還用一種愉快的神情，把椅子靠近我坐，告訴我說，我們應該在這獄裏開一次戲劇表演。許多囚犯們便建議在聖誕節假日開。基本的人物已經找到，並且漸漸地漸漸地也把佈景預備出來。有些在鎮裏的人們會應許借給我們女人的服裝爲這次表演。還有人懷着這樣的希望，就是由一個軍官的僕役去進行得到一套帶徽章的制服；總之一切都有着落，只要少佐不像去年似的，腦袋裏再裝着禁止我們表演的思想。去年那時他正因爲輸了錢懊惱，並加以獄裏發生了一件使他麻煩的事件。那表演當然就因爲他的懊惱而被禁

止。今年他不會再禁止，這是可能的。巴克魯金完全在一種狂樂狀態中。看得出來的是他即是這個構想中的舞臺的主要發起者之一。我也決定在這次表演中顯露一點身手。巴克魯金在談論這次創作時所表示的真純的愉快真使人感動。由耳語起碼，我們漸漸地公開商議起來。他告訴過我好多事，其中有一件事是他曾單獨地在聖彼得堡辦公務。他曾被遣到R城去，頭銜是一個憲兵團的外委官。

『他們從那裏把我送到這來的，』巴克魯金加說。

『爲什麼呢？』我問他。

『爲什麼？你總猜不着的，亞歷山大。彼特魯非施。因爲我發生了愛情。』

『可又來啦，一個人不會因爲那事便被流遣啊，』我說，一壁笑着。

『我應該加一句，』巴克魯金繼續說，『就是爲了那事我用手鎗打死了一個德國人。那是不是值得的，爲了打死一個德國人而把我遣來做苦工？你只想想罷！』

『怎樣發生的呢？告訴我這故事。那一定很奇怪的。』

『真是一件有趣的故事喲，亞歷山大，彼特魯非施！』

『那更好呵。告訴我。』

『你要我告訴嗎？好，那麼就聽吧。』

於是他就把他那謀殺的故事告訴我。那不是『有趣的』而真真是奇怪的。

『開頭是這樣，』巴克魯金起始了『我被遣到瑞卡(Riga)去，那城是幽雅而嫵美，但只有一個缺點，就是德國人太多了。我頭上帶着一頂歪歪的小帽，極快活地把日子度過。德國人裏面有一個叫魯伊莎的，真惹我愛呵。她同着她的姑姑種着很好的亞麻。那個老太婆真是太會諷諷人了，但她却有許多錢。最初我不過從這年青的姑娘的窗下走過一回；但我不久就和她認識了。魯伊莎說的俄國話很彀漂亮的了，只是發音輕一點。她真媚人；我從來不曾見過像她這樣美麗的女人，我進行得非常緊促；但她只回答我說，她願意保持她的天真，她要做一個人的妻，那於我是有價值的。她是一個賦媚多情並愛發笑的一個姑娘，她是可驚的清潔。老實說吧，我告訴你，我沒有見過一位任何人像她。她自己也會暗示過，讓我娶她，而我又爲什麼不娶她呢？後來魯伊莎不如約而來了。這事發生了一次，兩次，三次。我給她就去信她也不覆我了。『怎麼辦呢？』我自己同自己說。如果她在欺弄我，她大可以圈住我，她可以覆我的信，並一如從前樣地來赴

約；而她又不會弄什麼錯。她只就這樣和我絕離了。『這是那姑媽的把戲』我向我自己說。我不敢再到她家去了。

『雖然她明明知道我們的婚約，但我們的行爲的動作就好像她並不知道似地。我寫了一封很動人的信，在那裏面我告訴魯伊莎說，「你若不來，我就要到你姑媽家裏找你了。」她害了怕，就來了。她開始啼泣，並且告訴我，有一個德國人叫叔茲的，她的一個遠親，是個鐘表匠，年紀大些，但是有錢，曾表示了娶她的意思——這是爲她快樂，她這樣說。況且以他那樣老的年紀，也不能保持不娶。她向我說，他曾愛了她很久，並蓄了好多年這樣的意思，但他一向只得守着秘密，不敢宣洩出來。「你看，薩莎」她向我說「這是一個關於我的快樂的問題；因爲他是有錢的，而你肯於防止我的快樂嗎？」我面對面地看着她，她啼泣着，擁抱着我，把我緊緊的摟在她的懷裏。

『「也好，她也很對，」我向我自己說「嫁給一個丘八——現在就作算是個外委官吧——又於她有什麼好處呢？好吧，再見就是了，魯伊莎。上帝保佑你。我並沒有權利阻撓你的快樂。」』

『「可是他是怎樣一個人呢？他好看嗎？」』

『「不，他是那樣老，況且，那麼長的鼻子！」』

『這時她突地發出一陣狂笑。我放下了她。「這是我的命運，」我向我自己說。第二天我走過叔茲的店門口。（她告訴了我，他的住處）。我從窗口看進去，瞧見一個德國人，他正在那裏修理一隻錶，有四十五歲，一個鷹樣的鼻子，翻起的眼皮，穿着一件高領的外衣。我看見他後使用手輕輕地鄙棄地拍打着。那時我即要把窗戶打穿，但是「那又有什麼用呢？」我向我自己說；「再做什麼也不行了；什麼都完了，都完了。」我又走回到營盤去，但是黑下來了，我於是偃臥在我的床鋪上，並且——你相信嗎，亞歷山大，彼特魯夫？——開始嗚咽了，是的，嗚咽了。一天過去了，然後第二天，然後第三天。我再看不見魯伊莎了。後來我又聽見一個老太婆講（她是一個洗衣裳的，我愛的那姑娘常常拜訪她），這個德國人已經知道我倆的關係，並且因此他已決定馬上就娶她，因為不然他要等兩年的。他使了魯伊莎起誓再不來見我。似乎因為我的原故他竟不吝於花錢使與魯伊莎和她的姑母相接近。他或者還可以改變他的意思的，因為他還不是十二分地決定。那老太婆告訴我，他曾於次日，禮拜天，筵請她們吃咖啡，同時她們的另外一個前從做掌櫃，現在很窮，當着一

個酒店的夥計的一個親戚也要來到。我知道事情要在禮拜天決定了後，我是如此地火裂，我再不能回到我的冷靜狀態去了，並且次日我什麼事也沒有辦，只是迴想，迴想。我相信我會把那個德國人一口吞下去。到禮拜天早晨我還一點決心都沒有下。公事一完了後，我可跑出去了，穿着我的外衣，一直奔馳到這德國人家裏。我想着一網打盡的。爲什麼我要到這德國人家裏去，以及我有什麼話向他說，這連我自己還不知道。

『我放了一隻小手鎗在我的口袋裏，爲的預備一切關頭；那小手鎗，那一文錢不值的手鎗，機關完全是老式的——還是做孩子時用的玩藝呢，到現在簡直是一點用也沒有的了。然而，我竟裝上了一粒彈子，因爲我想他們會把我踢出來的，並且那德國人會辱罵我的，那時我就拉出它來嚇一嚇他們。我來到了。樓梯上一個人也沒有；他們都在工作室裏面。也沒有下人。一個侍奉他們的姑娘也不在。我穿過了這店，並望見那門在關閉着——一個舊門從裏面關上了。我的心口跳躍了；我站住向裏面聽。他們在談着德國話。我一脚便將門踢開。我四周望了一回。桌子在那邊安放著；有一個大咖啡罐子在上面，底下是一隻酒精燈，和一碟餅乾。另外

還有一罇白蘭地，幾條黃花魚，幾根臘腸，和一瓶燒酒。魯伊莎和她的姑媽都穿上禮拜天的時裝，坐在一個沙發上。在她們對面，一條椅子上，那德國人將他自己陳列在那裏，看我進來後，就給新郎似地站起身來，他穿着一件高領的大衣，頭髮很謹慎地攏着。在旁還另有一個德國人，肥大而灰黯。他沒有參加談話。我一進門時，魯伊莎臉色都變了。她的姑媽從沙發上跳躍起來，一會又坐下去了。德國人怒了。他是如何地激烈啊！他站立起了，向我走來，說：

『「你要什麼？」』

『如果不是怒氣將我支撐住，我是不能自主的了。』

『「我要什麼？你這是迎接客人的道理麼？你爲什麼不請我喝點茶酒？我來是拜訪拜訪你們的。」』

『德國人沉思了一刻，然後說，「坐下吧」』。

『我坐下了。』

『「這是些佛得加，請你自便吧。」』

『「要來些好的呢，」我叫着，漸漸勃怒了。』

『「那就是好的。」』

『我看見他向我從頭上往腳下那樣瞧法我就急了。最可怕的是，魯伊莎也只那樣地看着。我喝了一口，』

說：』

『「看這個，德國鬼子，你有什麼事向我說得那樣兇呢？來咱們好好地交個朋友吧。我是以朋友的資格來看你的哪。」』

『「我不能是你的朋友，」他回答說，「你只是一個私人的丘八。」』

『於是我完全失了我的自制力了。』

『「啊，你這個日耳曼鬼！賣臘腸的！你知道不知道我有多麼大的勢力？看這裏！你要我用這個鎗把你的腦袋打碎麼？」』

『我把我的手鎗拉出來了，立將身來，打了他的前額一下。那兩個女人與其說是活着，不若說使死了還像些；她們連呼吸都不敢了。那老些的男人，臉也白了，戰慄得像一隻葉了一樣。』

『那德國人似乎很受了一驚；但是一會又復元了。』

『「我並不怕你，」他叫着，「我要請求你，以一個文雅的人請求你，結局了這一場喜劇。我是不怕你的啊！」』

『「你要怕！這隻鎗一向你對準，你連動也不敢一動的！」』

『「因為你要受嚴重的處罰。」』

『那個德國呆子是見了鬼吧！要不是那樣激動我，他或者今天還不至於死哩。』

『「那麼你是相信我不敢的了？」』

『「不錯。」』

『「我不敢，你以為？」』

『「你一定不敢！」』

『「我不敢麼，賣臘腸的？」說着我就放了一鎗，他立刻倒在他的椅子上了。那幾個人呼叫了幾聲。我把手鎗放在衣袋裏，等一會到土城去後，便將它拋到大門附近的葦塘裏了。』

『在營盤裏面我睡在床上，向着自己說，「我不久就會被捕去的了。」過了一點鐘，又一點鐘，而我仍沒被捕去。』

『到晚上，我覺得十分難過，我冒着極大的險去見魯伊莎；並在那鐘錶匠房前走過。有一羣人圍在那裏，也有警察。我一直跑到那老太婆的家裏，叫道：

『「叫魯伊莎出來！」』

『我只要一會功夫等。她立刻跑了出來，泣淚縱橫地抱住了我的頸子。』

『「這是我的錯，」她說。「我不應該聽我姑媽的話嘞！』

『隨後她告訴我，她的姑媽一過了那一幕後便跑回家去了。她是害怕極了，一回來後便倒下了，一個字也說不出來。而她呢，她却囑咐她的表妹和她一樣地沉默。

『「從那時起，誰也沒有看見她。」魯伊莎說。

『那鐘錶匠預先將他的女僕差使出去，因為他怕她。她是嫉妬的，如果她知道了他要娶女人；那她寧可把眼睛挖出來。

『房子裏面也沒有人，他把他們都差使出去了。咖啡和茶點原來都是他自己親手預備的。至於那位親戚，他是一輩子很少說過一句話的，拾起帽子後，嘴也沒有張就走開了。

『「他一定不會聲張的」魯伊莎說。

『真的，他真沒有聲張。兩個星期的工夫，世界上沒有人捕我也沒有人對我有一點懷疑。

『如果你不願意，你盡管不必相信我的話，亞歷山大·彼特魯夫。

『這兩個星期是我一生中最快樂的了。我天天看見魯伊莎。並見她是怎樣地體貼我嘞！

『他含淚向我說，「如果你被流逐了，我一定同你一塊去。我要拋了一切事物跟隨你。」』

『我都要自己尋死了，她是那樣地感動我！但是，過了兩個星期後，我就被捕了。那老人和姑媽合詞將我告發的。』

『但是，』我插嘴說，『巴克魯金，只爲那事他們也不過將你處上十年至十五年的徒刑，並且應該在刑事類裏面，而你現在却在特別部分裏面，那是怎麼一回事呢？』

『那又是一回事了，』巴克魯金說。『當我被他們提到陸軍衙門時，那被委來審這案子的隊長開頭就罵我，並且在大審的時候還污辱我。這我是不能受的，所以我就向他叫出來，「你爲什麼罵我？你知道嗎，混賬！你是照着鏡子看你自己哩！」』

『這又加了我以新的罪名。我又被審了第二次，並且爲了這兩件事，挨了四千棍，並處以特別部分罪。當我被他們拉到『綠街』去挨打的時候，那隊長也同時被遣了出去。他從他的原職被貶了，並流到高加索去當小卒。再見吧，亞歷山大，彼特魯非施。我們的表演可不要不來看呀！』

第十一章 聖誕節的假日

假日就要到了。在這偉大的日子的前夜，很少有囚犯去工作。那些被令做縫紉的，和幾個旁的人，還是照樣工作；但他們差不多是去了立刻就回來的，有的一個人，有的成着隊。晚飯後，沒有一個人出去工作。第二天從清早起，多半囚犯都在料理他們自家的事務，放下了公事。有些人在商議怎樣向裏面運酒；有些人在設法請求允許去會他們的朋友；至於曾替人家工作的，便去斂那欠他們的陳賬去了。巴克魯金和幾個其他將參與戲劇表演的人，正在舌說他們的相好——大多是官長的下人——去替他們搜羅要用的衣物。有些人們用着一種事務人的神采走來走去，那惟一的原因就是他們看見其他的人都在真的忙亂着。他們沒有款入，但似乎

在期待什麼工錢似的。總之，各個人似乎都在尋求或一種的改易。向晚時，專執行囚犯的使命的那些老兵士們，把各樣食品都取來了——肉，奶豬，鵝。許多囚犯，那怕是最簡陋最慳吝的，積蓄了這一年的克比後，都想着他們似乎應當在此刻用去些纔對，爲得是將這聖誕節的前夜以有價值的方式慶祝一下。翌日對於囚犯們更是一個莊嚴偉大的節令了，這是法律所允許的，他們每人都有一份權利享受。囚犯們是不被遣去工作的。在一年中，這樣的日子也只不過三天。

此外，向這樣一個偉大滂沱的節令接近的當兒，在這些墜落者的靈魂中，燃燒着何等的迴想呵！平常的人們從孩提時就將這節令印在腦海中了。他們回憶起往年的這些日子，他們拋開工作，在家庭的懷抱中，歡快的過去，他們一定感到激痛和酸楚。囚犯對那一天的崇拜是含着某種意義的！吃酒的人是很少的，差不多每人都很正重，或者說，忙亂着，雖然大多數都沒有什麼事情做。就是那些饗宴的人們也都具着莊重的神氣。嬉笑好像是干禁似的。一種不可觸犯的敏感佔據了這整個的監獄；假如這時有一人衝突這平靜的局面，他立刻會受到處置的，喊叫和咒罵。他是會被咀唾得好像他對這節令本身就缺乏敬畏似的。

囚犯們的這種舉動是不平凡的，甚至可以說，是感動的。在他們對這個偉大的日子的內心的尊崇以外，他們並看到，當他們紀念這個節日時，他們是與外面的世界有着交流；並且他們尚不是純然的墜落者，被社會所遺棄與擯除的。照列的權悅之舉行，在監獄是和着外面一樣。他們所感到即是如此。我看見了這，我自己也領會了這。

亞金·亞基米什爲着這節日費煞了苦心。他原是一個孤兒，生在一個生人的家裏，十五歲時被送到軍伍去的，因此他沒有家庭的回憶。在以前，他不會感到什麼豪縱的樂趣，生命所平板而整然的所加於他的規矩，他時時刻刻怕干犯着，宗教的熱情他也是不會有的了；因爲他那不可免的紀律上的形式早已將他內心的一切人的感覺，一切情緒和喜愛，好的或壞的，都滓取盡了。自然他預備着過聖誕節時，並不興奮自己。沒有什麼痛楚的，無用的回想使他感到悲傷。他按着一定的時刻摻守那派給他的職務，並希望着一下子將這莊嚴的禮拜快活地過去。此外，他也不用心沉思沉思這個日子的重大性，永不以這來攪亂他的心情，做算是當他在縝密地執行着經典上所指定的禮儀的時候。如果第二天你叫他不要像頭天晚上似的那樣工作，他也一定要同樣地服你

的。在他的生命中，有了一次，一次，並且只有一次，那時他想着依他的衝動而動作——而只爲了那一次，他便罰來做最苦的工！

這個教訓並不曾經他失掉，雖然那是寫着的，他將永不會明白他的錯誤。他的腦海裏已深印了這樣的一個頗有補益的道德律；永勿對任何事件加以理解，因爲他的思想是穀不上評判的工作的。他一壁盲然地供守着禮拜，一壁以佩服的眼光看着那隻他自己用高粱米充實了並燻焙的奶豬，（因爲他稍嫻於烹調術的原故）。就好像那不是一隻平常的奶豬，隨時可以買來並加以燻焙的，而是一種特別的牲畜，生來就爲着聖誕節似的。或者這是他慣於依他那微弱的幻象在那一天看見了這樣一隻奶豬在桌案上，並也許就會斷定，一隻奶豬在節令的正式的供奉上是不可缺少的吧。我敢相信，那一天如果因了某種惡運，他沒有吃到這一種特別的肉食，他會因爲沒有盡到他的這點義務而一生一世都要懊悔與不安的。在聖誕節的那早晨以前，他總是穿着他那件早已磨見線絲的舊袍子和那件舊褲子。後來我就聽說他曾很過細地將四個月以前所給與他的新衣服存儲在他的箱子裏面，並且這些衣服他一次也不會穿過，目的是在聖誕節日穿

頭一回。他真這樣做了。頭一天晚上，他將那些衣服從他的大箱中取出來，將它們放平，考查一過，刷了一刷，並把上面的塵土吹掉；當他相信它們都整齊時，他就試上身了。全套都很趁身，上下各部沒有一處不合式。背心的鈕子直可以扣到頸上，和木牌一樣堅直的硬領使得他的下頷都靠定了一定的位置。這套衣服是具有軍人的風格的；亞金·亞金米什穿上後，愜意地笑着，在一面小小金邊的鏡子前面把身子移來移去，一種自驕的神情是不免的。

背心鈕子只有一個安錯了地方；亞金·亞金米什注意到了，他立刻將它更正過來。他又把舊袍子穿上了，覺得也沒有什麼難看。於是他把東西照舊疊起；泰然地將它們鎖在他的箱子裏面，等待翌日的來到。他的頭顱是薙得頗厲害的。但是，仔細考察一回後，亞金·亞金米什斷定它的樣子仍然不好，他的頭髮又不覺長起來了。於是他立刻就跑到『少佐』那裏，要他依照定章鄭重其事地給他薙一過。真是的，沒有一個人會夢到在第二天還可以看見他，但是他却一心一意地工作，以完成他的職守。這種對於恐怕一個最小的鈕扣，或者肩徽上的一簇很少的線，或者帽纓上的一點最細的帶子，失亂了位置的關心，刻在他的腦膜上就像那無上的職

務，在他的心中，也就像那舍此莫屬的最高的規律的象徵。他是一個獄裏的『老將』了，他看着把乾草拿來並漫佈在地板上；同樣的行爲也在其他的牢房裏做出來。我不知道爲什麼，乾草總是在聖誕節日鋪在地上。

亞金。亞金米什一做完了他的工作時，他就開始祈禱，然後躺在毯上，睡下去，像小兒一像的睡着，爲的明天好早早地起身。這裏要加說的，就是他們都睡得比平常快一些。旁的囚犯也都如此。當晚他們將平常的工作都放棄了。至於鬪牌，那是沒有一個人敢於提起一個字來的，每人都在切盼着翌日的來到。

這個早晨最後到了。時候很早，還沒有天亮，鼓聲就響了；那位專司點算囚犯人數的官長來向他們祝了聖誕節。囚犯們用一種和藹親善的聲調表示着同樣的慶祝以答覆他。

亞金。亞金米什和幾個旁的人，因爲有他們的奶豬和鵝的原故，祈禱過後，都跑到廚房去了，去看他們的食物放在哪塊，以及怎樣地做起來的。從我們牢房的一半被冰雪給堆起的窗口望去，升着六個爐子的廚房的火光在黑暗中閃爍着。在當院中，天還是漆黑的，囚犯們有的披着皮衣，有的完全穿上，急忙地向廚房跑去。有些人——很少很少——已經

照顧過酒販子了。他們都是不可自抑的，但今天的行爲却做得不露一點骨，比往日要好多了。爭吵和咀罵都聽不見，人人都領會到這是一個非常日子，非常的節令。囚犯們有的竟跑到旁的牢房去祝他的四鄰的聖誕節；在那一天，一種友誼的情感似乎籠罩着所有的人們。我不妨順便提說，囚犯們一向是很少有什麼深密的友誼的。不像在外面那樣，這裏的人你看着有人和旁人有關切的交情。我們互相大體上都是冷酷而輕妄的。除去很少例外，這便是我們所採取並維繫的一種普遍的情調。

我同其他的人一樣也走出牢房來了。天漸漸地亮了。星宿變得慘白了，一種輕柔冰冷的霧氣從地面上慢慢升起，黑烟打着螺旋自烟尙中冒出來，我遇見的幾個囚犯都用着親切口氣向我祝着聖誕節。我謝過他們，並也同樣祝着他們。有些人是從不會同我張過嘴的。

接近廚房，一個軍事部分的囚犯披着皮襖向我跑來。他是認識我的，所以自院子中間高叫着我『亞歷山大。彼特非施』他向我跑着。我就等着他。他是一個年青的小伙，面孔團團的，眼睛很柔和，向例不大愛同人說話的。從我來到這裏，他並沒有和我說過一句話，並且似乎就不會注意過我。在我

這方面，我是不知道他叫什麼名字的。他走過來時，只在我面前呆呆地立着，發出一種冷雋的微笑，但是臉上却表現着無限的愉快。

『你要什麼東西麼？』我問他，不由有些驚惶了。

他依然站在我的面前不動，依然微笑並注視着，但並不回答我的問題。

『怎麼，今天是聖誕節哩，』他囁嚅着。

他知道他現在更沒有什麼話向我說了，於是促促地着向廚房跑去。

我不能不說明一下，我們自從此次以後，很少再見面，並互相永不曾又談過一次話。

圍着廚房的火爐，囚犯們在那裏互直摩擦并推擠着。人人都在看守着他的產業。廚子們在預備着中飯，這是要比平常早一些舉行的。沒有一個人預先下手來吃，雖然許多人都希望着如此；但是在人的面前舉動謙卑一些是很要緊的。我們要等僧侶來，他們不來，聖誕節前的齋戒是不停止的。

天還沒有大亮，伍長就在監獄的大門後面叫起來了。

『廚房！廚房！』

這樣的叫了兩小時，沒有間斷。廚子們是要來接收從鎮

裏各處送來的無數的禮物；成塊的白麵包，餡餅，酒煎餅，和各樣的點心。我敢相信，全鎮中每一個店都有些東西送給這些『不幸者』。在這些禮物中有些是很華麗的，例如許多極鮮豔的月餅。也有的是難堪的，其中如那些價值兩克比的麵捲，和一對敷着酸酪的棕捲。這些都是窮人給窮人的獻禮，爲買它，有時甚至用了他們最後的一克比。

所有這些禮物都以同樣的感激接受了，無論是值多值少或誰人送給的。囚犯們用他們的小帽接過禮物來後，鞠着很深的躬向施主道謝，祝他們的聖誕節，最後纔將它們帶給廚房去。

等到收得了很多很多的麵包和餅子以後，各牢裏的老年人便被召了出來，將它們公平地分開，給與每個部分的囚犯。這種分法既不激起任何怨言又沒有什麼紛亂。這是又誠懇又公正的。亞金·亞金米什同着另一個人幫助他，將分派給我們的東西，分了我們；並且他得什麼便按我們每人分給。各個人都滿意了。沒有一個人提出異議。一點嫉妬的表現都沒有，在每人都似乎不去欺騙旁的人。

亞金·亞金米什在廚房工作完了後，便着手誠虔地并以一種嚴肅的神情將自己裝飾起來。他將他的背心的鈕子一

個個地扣好了，那樣子是再誠篤沒有的了。然後，當他穿上也的新衣服以後，他又開始祈禱，這佔了他很多的時間。許多囚犯們完成了他們的宗教的儀節，但是其中大多數都是老年人。青年人很少祈禱的。他們最多不過在從飯桌上起身時，故一個十字形，而這也只是在節日纔是如此。

亞金·亞金米什一祈禱過後，便跑來找我，向我祝願。我請了他吃茶，他又拿些他的奶豬來還禮。過了一會，彼特魯夫也來向我問安。我以為他是喝過酒的了，並且他雖似乎有許多話向我說，然而並沒有說什麼。他在我面前立了幾秒鐘工夫，隨後又跑回廚房去了。祭司現在應該是來到軍事犯部的牢房中了。這一部分構造與其他的部分不同。木板床都是靠牆搭着的，不是如其他的牢房裏似的，放在屋子中間，因此這是唯一中間可以通人的建築。這樣構造的目的大概是爲着如果須要時囚犯可以在此聚齊。屋子中間安放着一張桌子，上面立了一尊聖像，聖像前面燃着一盞小小的油燈。

最後祭司來到了，隨帶十字架和聖水。他在聖像前面禱告並嘔歌，然後又轉向囚犯，他們這時一個一個地來吻着十字架。祭司於是又穿行着所有的牢房，在各個牢房中他散灑着聖水。他來到廚房，誇獎了一陣獄裏的麵包，那在鎮裏是

頗負勝名的。衆囚犯立地聲明願意將兩大塊麵包送與他，並遣了一個老兵預先送到他的住處去。他們然後纔從十字架走回來，那種尊嚴的神情就給他們曾得到了它一樣。差不多立刻，少佐和監督就都回來了。人們都喜歡這監督，甚至佩服他。他同着少佐在各牢房中走了一週，向着衆囚犯祝了快樂的聖誕節，走到廚房去時，並嘗了嘗菜湯。那一天真是快活極了。每個囚犯都有差不多一磅肉吃，裏面還有高粱米飯，當然黃油也有的。少佐把監督送到門口，然後命令囚犯們開筵。每個囚犯都不願意在少佐的眼睛底下。他們最惡他那雙鄙視而猜疑的眼睛從他眼鏡後面左右地睨向你來，顯然要搜求有沒有紛擾要他彈壓，有沒有罪過要他懲治。

我們吃飯了。亞金。亞金米什的奶豬燻得真括括叫。我不知道爲了什麼，當少佐在時，人人都沉默不動，他走了五分鐘後，就有一羣醉鬼出現了。漲紅的面孔忽地多起來了，巴拉拉基（俄國六絃琴）也露出來了。矮小的波蘭人也來了，彈起他的梵歐林，先是一個貪歡的囚犯雇了他一天，專彈很生動的舞曲。話談的越來越起勁，越來越熱鬧，但一頓中飯却以沒有多大糾紛而終結了。人人都落得酒醉飯飽。有些老年人們。思想嚴重的人們，立刻就睡去了。亞金，亞金米

什也是如此，他或者以為在節日吃過飯後就睡去，原是他的職務吧。

來自斯塔羅都伯的那位『老信徒』微寐了一刻後，便爬到火爐的頂上去，打開他的書，禱告了一天，直到晚上，毫無間斷。這一羣無恥的蚩蚩者衆在他真是痛苦，他說。所有的色加西亞人都離却了飯桌。他們用着好奇心但也不免有一種鄙棄的感覺，注視這些顛倒醉鬼。我遇見了奴拉。

『阿門，阿門，』他說，一壁吐出誠摯的忿氣，並搖着頭。『對阿拉是多麼大的觸犯啊！』伊薩亞。弗米什用一種曠傲倔強的神氣在他所獨愛的那個角落裏燃起一隻臘燭來，並走去工作，好像在表示，在他的眼中原無所謂假期似的。到處都有牌局準備上了。囚犯們本不怕老兵的，但巡風的却安放好了，怕的是小官長不提防便走進來。守望的人故意裝做沒有什麼。護衛的長官來邏視三次。囚犯們如果喝得醉了，便立即藏匿起來。牌是一轉眼便不見的。我覺得他似乎也決定不注意那些不重要的犯干的事件。醉酒在那一天不算是犯干的。一點一點地，人人都多多少少懼跑起來了。然後有了幾場爭吵，不過大多數囚犯仍保持沉靜。只對那些潦倒的傢伙們做壁上觀，以自娛着。其中有些是大喝而特喝的。

葛興喜不自禁了。他在他板床附近，得意地來回竄跳着。在板床下面他偷放着一向在牢房後面一個秘密地方的積雪下面埋着的陳酒，他小鬼般的向着一羣一羣走來的主顧。他是十二分鎮靜的。他一點酒也不會喝；因為他的主意是在別的囚犯把錢都喝完了時，他將在假期的最後那一天痛快地喝一回。醉酒的氣氛在所有的牢房中愈見濃熾了。有的吟唱，唱過後又嚎吶。有幾個囚犯列着隊走着，肩上披着皮襖，神情灑洒地彈撥巴拉拉基的絲絃。特別部分中組成了一個八人至十人的樂隊。這裏的歌唱都還悅耳，又有巴拉拉基和琵琶陪襯着。

真正有普遍性的歌曲並不算多。我還記得一個唱得很幽揚的歌：

在昨天，我呵，一個妙齡的姑娘，
走去吃美酒。

忽然一陣變調加進來，這是我預先不知道的。這首歌的尾上是這樣：

在我的家裏，一個妙齡姑娘的家裏，

事事都已安排妥當。

我洗淨了調羹，

我做好了菜湯，

我蒸上了肉包，

我摘下了門窗。

他們所唱的歌大多是監獄歌，其中有一首名叫『偶然曲』是非當談諧的。說的是一個很會享樂的人，後來被禁在獄裏面，被禁以前，他就像一個王子似地過活着，但被禁以後他吃喝也很特別。還有一首非常普遍的，敘述主角從前是怎樣擁有資本，現在除却受人奴隸外，又是怎樣一文莫名。這裏是一首真正的囚犯歌：

白晝突破了天際，

鼓聲將我們催起。

老頭兒打開了門扉，

牢子來呼我們的名字。

這牆垣外面的人啊，

你們看不見我們
和我們此間的生涯，
但天上的主，却與我們同在，
他不使我們從此墜下。

還有一首來得更沉痛些，而具有一種巍峨的音調，是加雜着土音和誤字歌唱的。我還記得其中的幾句：

生我的田園
我將永不能見他；
受着無辜的苦痛
便是我的刑罰。
夜梟將哀叫於屋頂，
震起遠林之回響。
我的心呵以悲哀而粉碎；
哦不！我將永不能回我的故鄉。

這首歌是常常有人唱的，不是合唱，是獨唱的。當工作完了後，一個囚犯將走出這牢房去，一個人兀自坐在門邊

上，一隻手抵着下頷，做悠遠的遐想，然後便拖着極高的喉音唱出這首歌。你若慢慢地聽去，心房都會碎了的。有些囚犯的發音很好聽。

這時的景象已彀頹敗了。疲倦和普遍的消沉使他們覺得是全然置身於耽醉和蕩懶的狀態中。一小時前還是有說有笑的囚犯，這時只靠在一個角落裏嚶嚶地垂泣，他們是過分地醉了。有些在打架，或在牢房裏踉蹌地步着，蒼白而且顛倒，并尋找着有什麼人可以與他爭吵。這些可憐的人們原是想快快活活地把這個偉大的佳節享受一下，但是蒼天呵，這樣的一天在他們都是如何地痛苦劇！他們在沒有實現的快樂的希望中度過去了。彼特魯夫來找我兩次。他因為喝的不多，所以神志很清醒。但他一向總在猜想着將有什麼大不了的事件會發生。他雖然沒有談說什麼，但這是可以从他的像貌上看出來的。他不辭勞苦地從這個牢房跑到那個牢房，但任何事件也不會發生；除開這普遍的狂醉，無知的叱罵。和滾熱的頭顱的普遍的眩暈以外。

西羅特金也在踱來踱去，穿着一件新紅襯衣，在各牢房串走，和平時一樣地微笑着。他也是在留神有什麼事件會發生。這景象越發地難堪了，真是令人作嘔了。有些可笑的事

物，但我已是太悲愴了，這些已不能使我開心。我感受一種對他們的深抗的憐恤；在他們中間我覺得要被窒死了。這時有兩個人爭吵起來，辯論的焦點是誰該做誰的東道。其中一個在過去很久就對另一個懷着宿仇的。他因為是口吃，只囁囁地向他的同伴說明一年前當他賣給他一件皮襖而沒有從他要回一文錢，那對他是做了一件如何不公平的事。還不止此。原來這位聲訴的是一個高大的青年，體格很發達，人沉靜而不愚，只是喝醉了時便一味地和人人要好，並且把一切心事也都傾吐給他們。他叱罵他的對方，因目的是爲着將來的美好。那一個人却是肥大，魁碩，圓臉，狡滑和狐狸似的；他一定吃了好多酒，但只現着微醉。這個囚犯很有點體面；並也有了些錢；他大概是不想怎樣激怒他的同伴，他只把他帶到賣酒的那塊。那位洪量的朋友聲明他的同伴欠了他的錢，他是應該「擾」他一杯的，『如果他稱得起是一個誠實的人的話』。

對於每個顧主未始沒有些客氣的酒販子，輕輕地鄙視了這位洪量的朋友一下（因為他喝酒要旁人請）然後取了一個杯子來，把佛得加斟上。

『不，斯梯普加；你一定要給的，因為你欠了我的錢。』

『我不願意勞我的舌頭來同你辯，』斯梯普加答他。

『不，斯梯普加，你說謊，』他的朋友繼續着，一面喝了酒販子掛上的那杯酒。『你欠我錢，你一定沒有良心了。你的東西沒有一件不是借來的，連你的眼睛我都不相信是你自己的。總而言之，你是一個流氓就完了。』

『你瞞怨些什麼啲！你看，你的酒都潑了。』

『如果人家請你，你爲什麼不喝呢？』酒販子向洪量的朋友喊着。『我不能在這塊等到明天哩。』

『我就喝，你不要害怕。你喊叫什麼呢？祝你一天好。祝你一天好，斯梯班。杜羅維什，』他一壁拿着杯子向他將叫完流氓的斯梯普加鞠了一躬，一壁答他。『祝你健康，祝你活一百歲，除去你已經活過的以外。』他喝着，表示着滿意，然後揩了嘴。『我喝了多少白蘭地了，』他嚴正地向着每個人說，並沒有指定對哪一個人，『但是現在我是喝完了。謝我吧，斯梯普加。杜羅維什。』

『沒有什麼可謝你的。』

『啊！你不謝我。那麼我就要向人人說你會怎樣地對待我來着，並且還有，你是一個流氓。』

『那麼我也要對你說，你這個醉鬼，』斯梯普加插嘴說，

他最後是不能再忍下去了。『留神聽着。咱倆把天下分爲兩半，你一半，我一半，那我纔能要好。』

『那麼說你就不把錢還我了麼？』

『你要什麼錢？醉鬼。』

『我的錢。那是我眉頭的汗珠，我的兩手的勞力賺來的。在地下你不會好過的。沒有五克比你是要被油煎的。』

『見鬼吧。』

『你爲什麼趕我去？我是馬麼？』

『去，去。』

『流氓！』

『囚徒！』

互相的吐罵比到酒販子這裏以前還厲害了。

兩個朋友分別地坐在兩面板床上。一個高長而肥大，紅漲着臉——是一個普通的屠夫。他好像是要哭的樣子，因爲他受很大的感動。那一個是瘦長，深思，自一個很大的似乎總是傷風的鼻子眼睛丁視着地面，他是很有教養的，從前當過秘書。他對他的朋友總有些鄙視。這在後者是受不過的。他們一向總是成天際在一塊喝酒。

『你對我太隨便了，』那個肥大的叫着，他一面用左手搖

撼他的同伴的頭。隨便的意義在囚犯的語言中就是打。這個囚犯從前曾當過外委官，他很嫉妬他這同伴的文雅，總是努力着用修整的字面來掩飾自己的譴陋。

『我告訴你，你是錯了，』秘書用很傲慢的口氣說，同時兩眼却死死地丁在地面上一眼也向他的同伴看。

『你打了我了。你聽見了沒有？』那一個又繼續說，仍不斷地搖撼着他的好友的頭。『你是我在世界上唯一加以愛護的人；但你不應該待我太隨便。』

『懺悔吧，我的好朋友，』秘書答他。『這一切都是酒喝得太多的結果。』

肥大的朋友蹣跚着向後退了一步，用着一雙醉眼呆呆地注視看秘書。後來忽地用力向秘書的清瘦的臉上飛去一個拳頭。這一天的交情便如此結局了！

我那位好朋友不覺在木板床底下失去了。

這時我的一個相識的走進牢房來。他是特別的組裏的一個犯人，脾氣很好，又招笑，一點也不笨，好打趣但不含任何惡意。他是四十歲了，有兩片寬大的嘴唇，鼻子也是肥大多肉并紅漲着。他拿着一個二絃琴，滿不在意的彈着。隨在他後面的是一個身小而頭大的囚犯，我不知道這人，這塊也

沒有誰注意到他。現在他是喝醉了，總跟在維爾瑪羅夫的後面，和影子似的，同時不住地用拳頭在牆上和木板床上揮打着。他差不多是含淚欲哭的樣子。維爾瑪羅夫一點也沒有留神在他身上，就給他並沒有存在一樣。最奇異的一點是這兩個人都不相似，無論在他們的事務方面還是在他們的舉止方面。他們是屬於兩個不同的部類的，而且住在兩個不同的牢房裏。這短身材的囚犯名叫包魯金。

維爾瑪羅夫見我坐在爐子旁邊，笑了。他離我不遠的一個所在站住了，沉思了一會，過後又蹣跚着抬着高闊脚步向我走來。這時他一邊彈着琴，一邊歌唱，腳也不住在地面上打着點子，唱起下面這歌：

我的寶貝呦！
她的豐美的面龐，
夜鶯的歌聲；
穿上他那身素緞的衣裳，
那漂亮的花邊，
她真嬌美極啦。

這個歌把包魯金激動得手舞足蹈。他搖撼着兩臂，大聲

向衆人喊叫：『他說謊，朋友們；給一個庸醫似地說謊。他唱的東西連一點真實的影兒也沒有。』

『讓我致敬給亞歷山大。彼特魯非施老丈，』維爾瑪羅夫說，一面帶着微意地笑着看我。我竟想像他會來擁抱我。他是醉了。至於這句話『讓我致敬給某某老丈』，這是全西伯利亞的普通人民常掛在嘴上的，那怕是對於二十歲的人。稱人老丈是一種尊敬的表示，甚或等於拍馬屁。『哦，維爾瑪羅夫，你好呵？』我答說，

『麻麻腐腐，沒什麼可吹的。真能享受這節目的，從清早喝起。』

維爾瑪羅夫說話是不大清楚的了。

『他說謊，他又說謊，』包魯金說，絕望似地擊着木板床。

你可以起誓說，當維爾瑪羅夫致敬時，他並不曾向他稍稍注意。那真是一件最滑稽的事，因為包魯金從早晨起就沒有離開他一步。總是跟着他，每一句話都要同他吵。他扭動着他的兩手，并用拳頭在板床和牆上急打，直到他看見有血迸出來，他顯然是爲着維爾瑪羅夫『給一個庸醫似地說謊』這個確信而苦惱。如果包魯金有頭髮在他的顛頂上，他將在悲痛中在沉抗的抑制中，把它們拔得一根不留。你差不多會相

信他是負責維爾瑪羅夫的行動的；維爾瑪羅夫的錯悞在刺痛他的良心。那可笑的一部分是維爾瑪羅夫只不斷地講他自己的話。

『他說謊！他說謊！他說謊！』包魯金喊叫着。

『那干你什麼事呢？』衆囚犯嘻笑着答他。

『我必須告訴你，亞歷山大，彼特魯非施，我年青的時候是很好看的，姑娘們都來愛我，』維爾瑪羅夫突然說。

『他說謊！他說謊！』包魯金插嘴說，一面哼着。囚犯們都哄笑了。

『而我也使她們都快樂。我有一件紅襯衣，和一條肥大的線絨的褲子。那時我是快活的。我要什麼時候起床便什麼時候起；喜歡幹什麼便幹什麼。真的——』

『他說謊，』包魯金宣告說。

『我承襲了我父親的一所石築的樓房，有兩層高。兩年的工夫我把這兩層樓都花盡了；除開街門以外什麼都沒存下。也罷，這又算什麼。銀錢有來有去，給鳥兒一樣。』

『他說謊！』包魯金又宣告說，比前次更堅決了。

『然後我把一切都花盡了，我寫了一封信給我的親戚們，想着向他們要幾個錢用。他們說我向他們要是拿去瞎用

的，我不知道尊敬長輩。從我發信時已經過了七年了。

『有回答沒有呢？』我問他，微笑着。

『沒有，』他答，也笑着，他差不多要把鼻子挨在我的臉上了。

然後他又告訴我他有着一個情人。

『你，有一個情人？』

『那一天昂奴夫立魯向我說：「我那年青的女人是有麻子的，和你一樣醜，但是她有的是衣服；而你的呢，好看倒是好看，只是一個叫化子。」』

『那是真的嗎？』

『當然，她是一個叫化子，』他答說。

他笑起來了，旁的人也同他一塊笑了。誰都知道他同一個叫化子女人有着曖昧的關係，他每六日給她十個克比。

『那麼，你還向我要什麼東西麼？』我向他說，希望他最後還是走開。

『他不語着，一會極諂媚地看着我，說：『不能給我些錢去打六兩喝麼？我這一天只喝茶了』當他接受了我給他的錢時，他又加說：『茶給我的力量非常大，我恐怕我要喘了。那簡直是西北風呵。』

他接受我給他錢時，包魯金的絕望是無限地大。他那指手畫腳的樣子就給中了魔似的。

『好心人們！』他喊着，『這人在說謊。他所說的一切——一切都是謊話。』

『那干你甚事呢？』衆囚徒向他喊着說，他們因着他的繼續不斷的話都很吃驚。『你真是中魔了。』

『我不能允許他說謊，』包魯金繼續說，瞪着兩隻眼睛，並用力拿拳頭在木板上擊捶。『他不許說謊！』

人人都笑了。維爾瑪羅夫接了我的錢後，向我鞠了一躬，然後急忙地弄鼻弄眼地跑到酒販子那塊去了。只有這時他纔留神到包魯金。

『來！』他向他說，好像後者是爲着某種計劃離不開似的。『癡子！』他用着鄙視的眼光看他一下，當包魯金已經走到他跟前時。

但是，這已是殼了，關於這些雜亂的景象；它們終於是結束了。囚犯們在他們的板床上開始酣睡。他們在夢中的囁語和奮怒聲比旁的夜裏都多。東一處西一處還有人在鬥牌，老早就急切盼望着的這個節日，現在算是過去了，從明天起，逐日的工作，辛苦的勤勞，將再開始。

第十二章 表演

在聖誕節假日的第三天的晚上，舉行了我們的第一次戲劇表演。關於它的組織曾發生了許多困難。但是準備上臺的幾個演員都是十分熱心，把一切事物都從長計議一過，至於旁的囚犯則對於誰將扮什麼都完全莫明其妙，只不過知道將有這麼一回事罷了。甚至將要演什麼戲我們都還不知道。那些演員在他們工作時總是在計劃着怎樣採集到最多的化裝用品。我每次遇見巴克魯金時，他總要捻他的手指表示着滿意，但一個字也不向我提。我想少佐大概沒有脾氣發；但是我不知道的是他究竟知不知道一切在進行的勻當，準不準許這種事，或者是否他在相信事件將平平穩穩地舉行以後，已經決定閉住兩眼不管他們。我想，他是已經風聞

到這計劃中的扮演了，並且取了不干涉主義，恐怕將把全局破壞。兵們將會蹈亂或吃得醺醉的，假使沒有其他的事物奪去他們的興趣時。因此我料想，這少佐一定費了一番理解，因為這樣做是很自然的。我還可以加說一句，如果在這些假日中囚犯自己不會籌備了這樣一種表演，當局本身將會不得不組織一些相類似的娛樂，不過我們的少佐在思想上到底是完全與旁人不同的，所以在我斷定他已知道並也准許這次表演時，我實在負着很大的責任。像他這樣的一個人必是隨時都在榨取並窒死某人，奪去某種東西，褫取某人的權利——總之，因為能樹立這種性質的一個制度的原故，他是爲全鎮的人所曉得的。

他的榨取的手段會釀成人們的反抗，這在他是滿不在乎的。有的是刑罰來制裁這些反抗(好多人會這樣理解)，對於這些囚犯中的暴動份子，你只須嚴酷地處理他們，死死地依照法律來管束他們。這般乏能的法律執行者一點也不知道，如果你僅知應用法律而不明白它的精神，那只能激起叛逆。他們很奇怪爲什麼除開法律以外，他們還得有好的感覺和完滿的頭腦。最後的這個條件在他們看來似乎是太多事；有這樣的條件那真是討厭，不能容受的。

不管怎樣吧，少佐對於表演並無異議，這是囚犯們最指望的。我可以實實在在地說，在這些假日中間，各個牢房裏面所以然紛亂，沒有拚命的爭吵，沒有搶奪的行爲，那都應該歸功於這些囚犯被給予組織表演這個事實。我親眼見着他們怎樣避迴那些喝得太醉的人們，並且怎樣爲着怕演戲受禁而阻止一切的爭吵。那個外委官要犯人起誓，說他們將一定循規導矩地幹下去，並且任什麼事都不會生起什麼波折。他們都笑嘻嘻地誓過了，並且極誠虔地按照他們的誓語做去。他們看見他們的誓語得到准許，他們就給戴了很高的高帽子一樣。我這塊要添補一句，就是他們此次演劇對於當局什麼也不會索要過，絕對不會，他們不會跑到當局那裏請求一文錢的幫助。那舞臺連擺好帶折下也用不了一刻鐘的工夫，並且如果一道命令下來停止他們的進行，那佈景是一秒鐘就可以拆完的。行頭都是在犯人們的箱子裏面藏着的。不過開頭先讓我來說說我們那舞臺是怎樣構成的，行頭都是哪幾樣，以及那戲單上都有什麼——那就是說演什麼戲吧。老實說，寫定的戲單是沒有的，至少第一次表演沒有這東西。只在第二次和第三次中纔預備它。巴克魯金作的這戲單，那是爲着官員們和其他可以光臨的上賓，其中包括守

備官，巡官和個一機械官，而預備的。意料我們舞臺的聲譽將傳到土堡或甚至到鎮裏面，尤其是在N地，沒有戲院的設：只有幾個票友的表演，別無他物。犯人們對他們這極小的成功權舞着，並且引它來自驕，就給小孩子一樣。

『誰知道呦！』他們相對着說；『當咱們頭目聽說到這時，會不走來看看。那時他們就知道了囚犯的身分，因為這不是兵們演的，而是真實的戲劇被真實的演員演出來的呵，像這樣的東西在鎮裏任什麼地方你都見不到。阿布羅西諾夫曾在他自己家裏演過一會戲，并聽說他還要演一回。是的，爲着行頭的原故他們也許會打我們一場，然而這對話却完全是另一回事。州長自己也許會聽到的，並且——誰知道呢？——他自己也許走來。』

他們在鎮裏面沒有戲園子的。總之，囚犯們的幻想，在他們第一次的成功以後，竟使得他們妄想到有什麼恩典給他們，使他們縮短徒刑的期限。過了一會，他們却馬上對於他們這種妄想發笑了。總之，他們都是小孩子，真的小孩子，雖然他們是四十歲的人了。我已經粗略地知道了他們將要表演的幾齣戲目，雖然沒有戲單。第一齣戲的題目是「菲拉特加與米羅什加之爭。」巴克魯金至少在一個星期以前曾向

我誇過口，他說他所去的那菲拉特加的角色，演出來將壓倒古往今來一切所曾被人見到過的，甚至聖彼得堡的舞臺上演過的。他在各牢房間走來走去，那氣派是顯着無限的重要的。有時他用着舞臺上的腔調說出幾句話來，無論是否是打趣的，人人都要發笑；他們笑他那忘形的神氣。從囚犯們的整個上着眼，他們是會自制的，並且富有自尊心，這一點是人人必須承認。對於巴克魯金的勾當感覺熱烈的唯有是那些沒有虛偽的羞慚心的少年，不然便是那些已經頗受人重視的人們，他們的權威已經是那樣堅實地樹立下了，甚至他們自家犯些越理的事情他們是不怕的。旁的人都默默地聽着，既不責備也不過問，不過他們却盡着他們的全力來現示出他們是被這次表演所遺棄了。

那是一直等到最後，等到那表演的當日，人人纔對於我們同伴所舉行的事物流露出真實的興趣。『少佐會有什麼說的呢？這次表演也將要像兩年前那次一樣的成功嗎？』如這樣的問題是被大家問着。魯克巴金向我說，所有的演員在舞臺上都會非常自然的，並且將要安放一面布幕在舞臺上面。西羅特金是要扮一個婦人的。『你會瞧見我穿上女人的衣服是多麼好看，』他說。恩惠太太除去帶一把洋傘外，還有一套

帶裙子和穗子的衣裳穿。他的丈夫，就是宅子的老爺，穿着軍官制服，帶着肩章，提着一根手杖。

第二齣要演的戲名叫「飯桶開追魯。」這個名子頗使我納悶，但是關於它發些問題也是沒有用的。我只知道這齣戲是不會刊印過的，是他們從一個住在鎮裏的退伍的外委官得來的手稿；那人無疑地在從前曾參加過它的在兵營的舞臺上的表演的。實在的，在遠僻的城鎮和管治中，我們還有着許多這類的作品，那些，我相信，是完全不出名並且從來不會刊印過，但是它們却自家生長起來，藉着民衆劇場的鼓舞，在俄羅斯的中心的地帶。我曾談過民衆劇場。如果我們的民衆文學的研究者能夠賣一賣力氣把那些現存的民衆劇場（裏面或許也有不如我們想像的那樣好的）仔細地調查一過，那真是一件好事哩。

我不能相信舞臺上一切的事物都是我們囚犯一手製出的。它們安然地是從古代的風習一代一代地沿襲下來，並且保留在兵士們中間，工業城鎮的工人中間，甚至在那些窮苦的荒郊僻壤的店主人中間。這些風習保留在許多莊村和府縣中，在大地主的管僕的手裏。我甚至相信許多古時的戲本子都被這些貴族的管僕們給添補了不少。

舊日的莫斯科地主和貴族都有他們自己的劇場，演劇的人員就是他們的管僕。從那裏便產生了我們的民衆的劇場，那起源是不能在這塊討論的。關於飯桶開追魯這齣戲，雖然我的好奇心非常之大，但除開有魔鬼現在舞臺上並把開追魯攜到地獄裏去了這一點以外，我什麼都不曾知道。開追魯這個名字暗示着什麼東西？它爲什麼叫做開魯追魯(Kédril)而不叫做西立魯(Cyril)？這名字是俄國的呢？還是外國的呢？這問題我是不能解決的。

宣告出來的是這回表演將以一齣以音樂陪襯的啞劇來做煞尾。這一切都是很奇怪的。演員共有十五個，都是神氣十足的人物。他們是非常踴躍的，曾在牢房的後面，避開一切旁的人，背誦過好多次，自己也做出很神秘的樣子來。他們是顯然地在想着以某種特別而意外的成功來驚訝我們的。

在工作的日子，牢房一到黑夜就早早閉上了；但在聖誕節的假日中却有一個例外，直等到就寢時——九點——纔上鎖。這個恩典之賜與，是特別爲了演戲的。在這幾天的假日中間，每晚有個代表被推舉出來去極謙卑地要求守備官『准予表演並不照常時上門』。此外還談到，從前也是有過表

演的，並且任何亂子也不會發現過。

守備官一定這樣地理解過：在從前的表演時沒有過亂子，沒有失過秩序；並且在他們命令着說，今晚的表演也將如從前一樣地度過時，他們所指的是他們自己的警備——無上威嚴的警備。況且，他又深深知道，如果他自己來禁止這次表演，這些傢伙們便會做些亂子來，並且還會把他放入一個極難解決的境遇中。於是一個最後的理由便決定了他的允許，那就是：老是監視着也真是討厭得可怕；如果他要允許他們呢，他又可以看戲，看那不是兵們而是囚犯們——一夥人羣的怪物——演的戲。那戲一定是有意思的，並且他是有權利去看的。

如果一個上級官長來了並打聽守備官到什麼地方去了時，人們便會告訴他說，他去點犯人的名和關牢門去了；這個回答是很容易做的，而且也不會被發覺，這就是我們的監督們所以然答應我們的表演了，也就是所以然我們的牢房門可以一直開到就寢時止了。囚犯們預先就知道他們不會從守備官那裏碰着什麼釘子，因此他們對他是十分放心的。

快到六點鐘時彼特魯夫來邀我，於是我們就一同去看戲去了。差不多除開那來自柴爾尼果夫的『老迷信家』和波

蘭人以外，所有牢房裏的犯人都到了。那些波蘭人是一直等到表演的最後那一天，就是一月四日，在他們相信一切事物都辦得不錯以後，纔決定來看的。波蘭人的矜持把我們都激怒了。但是在一月四日他們都以一種嚴正的禮遇而被容收了，並且還被給以最好的座位。至於那些波蘭人和伊薩亞，弗米什，他們對這些戲有着真純的懼怕。伊薩亞，弗米什每次給了三克比，只除去末一次，那次他給了十克比；他是多麼地快活！

演員們決定的是，每位看戲的可以如他所以為適當的數目價值給錢。這些入款用來開銷一切用項，有餘時便都歸演員們自己。彼特魯夫告訴我，我應該得到一個最好的座位，無論這戲場是怎樣擠法；第一，因為我比旁人都闊綽些，有多多給錢的或能性；第二，因為我比任何人關於演戲知都道的多些。他所預料的真地實現了。但是先請讓我把戲場描寫一下。

用來當做劇場的軍事犯的牢房，是十五英尺長。你從院子走進去，先是接待室，然後便是牢房本身。如我所曾說過的，那建築是佈成一個特別的樣子的。床鋪是靠牆搭着的，因此中間的空處很大。牢房的一半是為觀眾所保留的，另一

半連接着第二座建築的部分便形成一個舞臺。使我一進門便奇怪的即是那布幕，那是十英尺長，把這牢房將好分成兩部。它真是驚人呵，因為那上面是漆了油的，並且把樹呀，烟筒呀，池沼呀，都畫得維妙維肖。

幕是麻布做的，新的和舊的，都是犯人給與的。襖衣以及我們的農夫們用來裹腿和短襪的布帶子，好壞都縫在一起，成爲一個廣大的布單。我們的畫家們（其中有我們的朴魯羅夫在）把它畫滿了，那成績是頗可觀的。

這個華麗的布幕驚喜了所有的囚犯，甚至那最憤恨的，最沉悶的。不過，這一切，正如其他的一切一樣，一經開戲後，表現出他們無非都是小孩子罷了。他們都是因了某種虛榮心的滿足而歡喜而自慰的。戲場是用臘頭照耀着的。兩條從廚房移來的凳子和着三四隻從外委官們的房裏借來的椅子放在布幕的前面。這些個椅子是爲着官長們坐的，如果他們肯於降臨的話。至於凳子，那是給外委官，機械師，書記，工作監督，和一切其他囚犯們的直接的上司並且走來僅不過看看這表演的人們坐的。實在的，來賓真不少。他們來到的一天比一天多。及到末一次時，凳子上面便一個空位子也沒有了。

囚犯們在後面擠成了一團；雖然這房裏是窒人地悶熱，然而爲着禮遇來賓起見，却都立在那裏，有的穿着背心，有的穿着短褂。你可以料到的，這地方是太窄了；所以所有的囚犯都直立着，堆在一塊——尤其是後邊的幾排。床鋪也被站滿了；有幾個票友不斷地在另個牢房即舞臺後面爭辯着，他們是從後面看這戲的。他們要我到前邊去，彼特羅夫還隨着我，挨近那些凳子，好清清楚楚地看見臺上的人物。他們拿我當做一個曾經看過了許多戲院的好的裁判，有識力鑑賞家。囚犯們都說巴克魯金曾向我就商過，並且很照着我的忠告做了不少事。當然他們以爲應該款待我，把一個最好的地位給我了。這些人真是無味而且多事，但是這僅於是現於表面的。當我做工時，他們會譏笑我的，因爲我成了一個無力的工人。阿魯瑪左夫有權利卑視我們這些文質彬彬的貴族，並且跨矜他有着擊碎大理石的特殊的技藝。他的訕笑和譏嘲是照準着我們的根源而發作的，因爲我們是奇襲着如他從前的主人一樣的階級的，而對於他的從前的主人，他是一點好的印象都沒有的。但是現在到劇場了；這些同樣人却又來讓地方給我；因爲他們知道在這一件事體上就是比他們知道的多的。甚至那些，那些平常對我完全鄙視

的人，也都歡喜聽我誇獎這表演了，並且一點不顯着卑賤似地把地方讓給我。我現在來批評，是照着我那時的印象的。我知道在他們當時的新觀念中，並沒有降低他們人格的所在；倒是他們自己的一種自尊心的感覺呢。

我們這些人們的最顯着的特色，是良心的存在和正義的愛慕；沒有贗偽的虛榮心，沒有取得不應該得的第一名的過分的野心；這些污點在我們都是沒有的。從我們的粗質的外殼上着眼，如果你深刻地，無偏見地，並且隨時隨地地把我們研究一下，你將會發見到你從來不曾預料到的特質。我們的聖哲先賢只有着極小極小的教訓給我們。我還要說得更厲害些，就是他們還許從我們中得去不少的教訓呵。

彼特魯夫在他帶我進戲場時，曾像孩子似的告訴我說他們將把我推到最前方去，爲的是多向我要些錢。各個地位是沒有固定的價目的。每人照他所願意的，所能殼的，隨便給與。差不多每個人都放了些錢在那個盤子裏面，當它被傳到他面前時。做算他們是爲着想我給與比旁的人都多的錢而把我傳到最前方去，這其中就沒有某種個人的自尊心的感覺麼？

『你是比我闊的。到前排去吧。在這我們都是一樣，是

不錯的；不過你給的多，演員歡迎你這樣的觀衆。所以就佔那頭一個位子吧，因為我們身上沒有錢，我們只好隨便找個地方就是了。』

在這樣舉動的態度中，那自驕心是多麼偉大呀！最後的看法不是愛錢，而是自尊。我們對金錢是毫不崇拜的。我想不起來我們之間曾有過一個人爲着金錢的原故而降低他的身分的。有幾個人會偷絡過我，但那是出於狡計和玩笑的愛好，而不是想真從我得到什麼便宜的。我不知道我解釋的說清楚不說。不管怎樣，我又把演戲的事忘掉了，還是讓我走回原文吧。

布幕還沒有打開時，滿屋裏呈着一種奇異的興奮的氣象。開頭，人們擠着，推着，四面擁塞着，同時，不耐煩的，充滿了希望的，每人的臉上輝映着欣喜的霞光。在後排擁者是無數蠕動的紛亂的囚犯。好多人搬來許多木頭抵在牆上，他們便爬到牆上去觀望。在這樣費力氣的地方站着，他們有時把兩手都放在那些看着似乎很自在的人們的肩頭上，來舒服舒服自己。有的呢，只用脚指翹立着，後跟抵在鐵爐上，被四面的人們擠得風雨不透，在這整個的演戲期間內。另外一團非常緊密的觀衆靠着牢房的板床上，因為那塊地位是很

便於瞭望的。五個犯人居然爬到爐子頂上去，頗有騰雲駕霧之概。這幾個走運的傢伙們真是快活死了。有些後來的便不能找到好的位子，只得在四邊伸着頭看。

各個人都做出一種嫻雅的樣子來，一點聲音也不發。人人要在這些參觀我們的貴客高賓的面前顯出便宜來。當他們切望着布幕的揭開的當兒，那些漲紅的面孔，被汗水漬潤着，是多麼純樸而自然呵。在這些長着瘡疤的臉上，這些烙印過的前額上，在平時是如何地漆黑而可怕，而現在却流露着怎樣的一種奇怪的，充溢着無限的愉快與真純的歡喜呵！他們都是不曾帶着帽子的，從我那塊向後看他們時，在我看來就像他們的頭顱都是完全薙光了似的。

忽然號筒響了，樂隊開始奏起來了。這樂隊共有八個吹打手：有兩個梵毘林，其中一個是一個囚犯自己的財產，另一個是從外面借來的，三個四絃琴，那是囚犯們自己製的，還有兩個六絃琴和一個手鼓。梵毘林的音響是嘶啞了的，六絃琴也毫無價值，獨有那四絃琴是特別好的；這些藝術家的靈活的彈法會給與最精巧的彈奏家以偉大的榮耀的。

他們彈奏的不外是一些舞樂。彈到最激情的情節時，他們便急切地在琴上快彈。那拍子，那主情的撥弄，永遠是富

有着個性而且清幽的。有一個彈六絃的十二分地嫻習那一道。那就是那位殺死過父親的紳士。說起那個打手鼓的來，他真是現了好身手了。一會那手鼓的圓框極活妙地在他的一個手指尖上旋轉，一會他又把他的大指在那羊皮紙上擦弄，發着無數的音調的變換，一會啞住了，一會又響亮起來。

最後有兩個歌者同着樂隊一塊奏起來。在那時以前，這樣粗野而普遍的樂器能敲彈出一個什麼東西來，那是我絲毫不會想到的。我真是奇怪了。這樣的合奏，尤其是那表現力，那主情的道地的概念，奏出來是如何地令人景慕呵。到那時我纔完全地，並且是頭一次地，明白了那表現於我們民衆的舞樂和村野的歌曲中的偉大滂沱淋漓洒瀟的氣慨。

布幕打開了。觀衆們都移動了一下。在後邊的人便翹起兩腳來；有個人從木頭上滑下。立刻就現出了甯靜的氣象。戲是開場了。

我坐的地方離艾里不遠，他是在他的哥哥們和其他幾個塞加希亞人所形成的一夥人們的中間。他們都是對於戲場有着強烈的愛好的，這些晚上他們每次都沒有放過。我曾說過，所有的回教徒和塞加希亞人之類的都嗜好各種各樣的表演。挨近他們的是伊薩亞·弗米什，在十分激情的狀態

中。布幕一打開時，他傾注着那兩隻眼睛和一雙耳朵，就像在期待什麼奇特的事物的降臨似的。我一定要難過的，如果他是失望了。艾里的那副嬌美的面孔閃爍着孩童的歡愉，那是如此地純潔，我真是愛看它呵。每當一句笑話引起全場的笑聲時，我便不自主地向他臉上注視。這個他是不會留神到的，他不是注視着旁的東西麼？

在他的一旁，左手下，是一個年老，頹喪，抑鬱，老是在瞞怨着什麼的犯人。他也是向艾里注視了好幾眼，那樣嬌美年青的色加索人。囚犯們總是叫他艾里。西繆尼什，我不知道爲什麼。

巴克魯金在第一齣戲中，「即菲拉特加與米羅什加之爭」裏面，菲非拉特加，真是扮得神妙極了。他把他去的這角色演得無微不至。他權量了每個字眼，每一動作，這是看得出來的。他一定在處心積慮地給與每一個字，每一個手勢，以種完全相當那劇中人的性格的意義。除開他的對於這人格有過的精竅的研究心得以外，他是懽悅的，純正的，自然的，激昂的。如果你曾看見巴克魯金，你一定會說他是一個忠實的演員，一個具有偉大的才藝的專門演員。我曾在聖彼得堡和莫斯科戲院裏見過好多次菲拉特加，但是我敢說我們那

些大名鼎鼎的演員中沒有一個在這一點上能與巴克魯金比肩。他們都是農夫，無論是從那一國來的吧，但不是真正的俄羅斯的平民。此外，他們那裝出農夫風格來的野心是太明顯了。巴克魯金是受着好勝心的鼓舞的；因為聽說囚犯泡亞金要在下齣戲中去開追魯的，並要人們都想着——我不知道爲什麼——他的才藝表現出來會勝過巴克魯金一籌。於是後者見了這樣的偏愛，便惱了，給小孩子似地。在最近這幾天以內，他有過多少次不會來將他感觸的事物告訴我啊！演戲的前兩點鐘他發了燒。但當臺下的觀衆大笑並向他喊着『好呵！巴克魯金！你這傢伙真好啊！』的時候，他的樣子露出無限欣喜，真純的氣慨閃爍在他的兩眼中。基羅什加和菲拉特加接吻的那一幕，其中後者向那女兒叫着：『妻啊，你的嘴——』，真是趣味橫生。觀衆都捧腹大笑起來。

引我生趣的是這些觀衆。他們都是很隨便的，豪邁地盡情地嬉笑。叫好的聲音漸漸多了，一個囚犯用肘頭觸了他的同伴一下，並且慌忙地把他的感想傳過去，也不問他一旁的那人是誰。一段發笑的歌聲的起了時，你可以看見有人在劇烈地搖撼他的兩膀，好像在招弄他的同伴們發笑似的。過後他又忽地把臉向着舞臺上轉去。又有人把舌頭打着他的上

顎做出不停的響聲。但是因爲沒有空地隨他手舞足蹈去，所以他只好先用一隻腳跳一陣，然後再用那隻腿跳一陣；快到這齣戲的收場時，觀衆的愉快真是達到極點了。我一點也沒有吹噓。你只想像想像罷，這一座監牢獄，那些鏽鐐，囚禁，長年的單調的人生。一滴一滴地消逝過去，給秋雨般地；你再想像想像他們的快活該是多麼大，當他們得到了這樣的許可，做一點鐘的自由的呼吸，忘卻了他們的夢境，並來組織一回表演——而又是怎樣一個表演哪！那不是激起了我們全鎮的嫉妬和讚美的麼？

『看看這些囚犯們！』人們說，什麼都使他們生趣，就拿服裝說罷，那似乎真是奇怪，尼采菲他夫和巴克魯金竟穿上了一身完全不同——與他們穿了多少年的那一身完全不同——的服裝。

他是一個囚犯，一個真正的囚犯，他的鏽鐐走起來會響的；但在那塊的他呢，在舞臺穿着一件上身一頂圓帽子和一件外套的他，是像任何普通官吏一樣的。他也把鬚鬚和頭髮修飾上了。他把一塊紅的手帕從他的衣袋裏掏出搖幌，就像一個真正的貴族一樣。這使下面的觀衆如何地興高彩烈呵！『善良的地主』出來時穿着一套官吏的制服，那是很舊的是

不錯的，但是還有肩章在上面，並帶着一頂高冠的帽子。那生出的趣味真是難以形容。本來有兩個人要穿這套衣服的，並且——你會相信嗎？——他們曾爲了誰該穿這件帶肩章的制服吵了好久，就像小孩子似的。兩旁的演員出頭調和他們，並且因爲大多數的緣故，至終這個角色算是讓給尼采菲他夫了，這並不是因爲他比那一個更爲適合，比旁的人都更像一個貴族，而是因爲他已經向他們大家都發過誓，說他要有一根手杖的，並且他將把手杖放在手裏面揮動，就給一個真正貴族——一個最時髦的闊少——一樣，這一點他是比凡加和歐斯皮提都來得好的，因爲他知道他們兩都是不會認識過貴族的。實在的，後來尼采菲他夫帶着他的妻上台時，他什麼也不做，只不斷地在地板上用他輕巧的竹製的手杖着畫圈子的，他一定是想着這是貴族的無上優美的記號了或者在他的兒時，當他還是赤着兩腳的小孩時，他已經受過了某一個貴族被揮舞手杖的技巧所引動，而這個印象竟保存到現在，雖然是三十年後了。

尼采菲他夫忙得誰也沒有看見，甚至在對話中的回答時他也不舉起他的眼皮來。在他，那最切要的是手杖的端頭和他所揮的圓圈。恩惠太太也演得頗可觀；她出來時穿着一

套破棉紗衣服，給老鼠一樣。他的臂膀和頸子都是露着的。她的頭上帶着一頂白洋布的便帽，一隻手提着一把洋傘，另一隻手拿着一把用著色紙做的扇子，他不時地揮着那扇子。這個肥大的太太惹起了下面熱烈的歡笑，就是她自己也盡不住笑了好多次。扮這個角的是伊凡諾夫。至於穿着一套女孩子的衣服的西羅特金，他倒是特別地好看。那幾句對聯都唱得很好。總之，這齣戲唱得是沒有人不滿意；一句不好的批評也沒有——實在講，在那塊誰又來批評呢？閉幕後奏了一回樂，然後布幕又打開了。

現在要演的是「飯桶開追魯」開追魯是董瑞安一流的人物。這個比喻是下得很正當的，因為主僕兩個都是到煞尾時被魔鬼給帶起走了的；並且據囚犯們自己說，這戲演得十分不錯；但是前後一定有失去了的，因為首尾都沒有。背景是俄國某地的一片小店裏面。店主人引了一個貴族客人，穿着外衣帶着一頂破舊的圓形帽子，走進一間房裏去。僕人開追魯跟在他的主人後邊；他帶着一捆行李和一包用藍紙裹好的鴨肉；他穿着一件背心和一頂脚夫帶的小帽。這個傢伙就是飯桶了。巴克魯金的對敵包茲亞金就扮的是這個角色，至於那個貴族客人便是伊凡諾夫了。店主人（尼采菲他夫）

警告這貴族說，這個房間鬧鬼，並要他走開；這位貴族倒覺得有些意思，並要了這房間；他故意大聲地嘟囔着，說這是他早已知道的，並吩咐開追魯把東西打開，預備吃晚飯。

開追魯是一個大飯桶，膽子又小。他一聽說有鬼，臉就變白了，戰慄得像樹葉子似的；他想着跑開，但是又怕他的主人。況且他已然餓了，他是嘴饞的，他又很粗笨，雖然有時他也頗滑頭；無論什麼時候他總要騙哄他的主人，雖然他怕他的主人就給怕火一樣。這樣的一個僕人實在是很驚人，你可以從他身上不清晰地認出里波瑞羅(Leporello) 性格的主要的特色來。包茲亞金扮的這角實在出眾得眾，我的意見是，他的技藝是無疑地要超過巴克魯金的。但是這個意思却不曾在第二天告訴巴克魯金，我知道告訴他會引起他的劇大的痛苦。

那個扮貴族客人的囚犯也還不錯。只是他說的話多是沒有意思的，真不能和我以前所聽過的相比，但他的聲音却是清楚嘹亮，舉止也頗稱合。當開追魯在弄行李時，他的主人只踱來踱去，並說從那天起他將過靜恬的生活了。開追魯靜聽着，在一旁舞鼻弄眼，惹得觀眾哄笑。他一點也不憐恤他的主人，但是他聽說有鬼，便想知道知道它們是什麼樣

子，於是他便問他。貴族答他說，不久的以前當他有要死的危險時，他曾向地獄央求援助。於是魔鬼便救脫了他，但是他的自由的期限已經滿了；並且如果那一晚上有鬼來的話，他們就是來拘他的魂魄的，這是他們議單上定規的。開追魯開始急切地顫抖，但是他的主人却一點也不灰心，還吩咐他去預晚飯來吃。開追魯聽到有東西吃，他又振作了。他取出一備瓶酒來，自己一口把它喝完。這時全堂都大笑起來；但門的蝶葉急切地響着，大風顛狂地搖拽着窻扉，開追魯抖慄着，忙亂地，差不多是不知道他在做什麼，一邊放了一塊很大的鴨肉在他的嘴裏，那塊肉因為太大，他是吞不下去的。這時又一陣大風在外面搖拽着。

『好了嗎？』主人叫着，他仍是在房裏踱來踱去。

『就好，老爺。我正在做，』開追魯說，他坐下了，同時一面留着神不讓主人看見，一面自己先偷偷地把晚飯吃了。從僕這樣來和一個貴族開玩笑，他的技巧一定要使這些觀眾歡迎的。去着這個角色的包茲亞金應該受到熱烈的讚揚，那是要承認的。『就好，老爺。我……正……在……。』這幾個字的說出受到了極大的讚美。

開追魯慢慢地吃着，每一口都要戰慄，怕他的主人看見

他。主人轉一下身，開追魯便藏到桌子下面去，手裏捧着鴨肉等。他已經吃飽了，他纔開始想到他的主人。

『開追魯，飯好了嗎？』貴族叫起來了。

『現在好了，』開追魯大胆地答他，這時他忽地看見所剩的只有一點了。除了一隻腿以外，什麼也沒有了。主人依然是沉想而且深思，什麼東西也不會理會，後來他坐在椅子上，開追魯立在他的後面，手膀搭着一條飯巾。僕人只當着台下的羣衆向他的主人取笑，他的每一個字，每一動作，每一擠鼻弄眼的樣子，都激起這些囚犯的最哄動的笑聲。正當這年青的貴族開始吃的時候，鬼走來了，他們一點人間的樣子也沒有。旁門打開時，幽靈現出來了，穿着一身白，代替頭顱的是一個點着的燈籠，手上舉着一把鐮刀。爲什麼要這白衣服，鐮刀，和燈籠？誰也不能回答我，而這問題是不會麻煩過囚犯們的。他們敢信，這樣做是應該的。主人大膽地走過去會見這些幽靈，並且向他們高聲說，他已經準備好了，他們現在可以把帶走了。但是開追魯却吓得和小兔子似的，把身子藏在桌子下面，但是不管怎樣害怕，還抱着一個酒瓶不動。魔鬼不見了，開追魯從桌子下面爬起來，主人也開始吃鴨肉了。三個魔鬼又走進房裏來，要把他活捉到地獄去。

『救我呀，開追魯，』他喊着。但開追魯在想着是一件別事的。他現在不是僅有着一個酒瓶了，還有一個裝着鴨肉的盤子和一些麵包。他只是一個在這塊了。魔鬼都走遠了，他的主人也跟着去了。開追魯又從桌子下爬出來，向四下裏迴視了一下，他的臉上忽地放出權愉的光輝。他把眼睛向左右睨了一回賊滑地；然後坐在他的主人先坐的地方，並向着觀衆悄悄地說：『咱是沒人管的了，只有咱家一個人。』

人們看見他沒有管束，都哄笑了。他總是用着低腔並秘密的樣子說：『鬼把他捉去了，嘿嘿！』

觀衆的歡快這時是無限的。這一句話說出來，那跟着出來的挑皮的樣子，得意的譏諷，使你不會不笑死。但是開追魯的快樂並沒有享了好久。他還沒有把那從瓶子倒入一個杯子裏的酒放到嘴邊上時，魔鬼又回來了，從後面偷偷地把他扼住。開追魯給鬼似地嘶叫着，但他却不敢轉一轉頭。他想着抵抗，但他却不能，因為他一隻握着瓶子，一隻手把着杯子，這些東西是他永遠離不開的。他的眼睛瞪直了，兩片嘴吓得發抖；他這樣停了一刻工夫，用一種可笑的害怕神情注視着觀衆，那樣子是可以畫下來的。最後，他也被挾跑了，他的手脚不住地彈動着，但他仍不放下那酒瓶。他吼叫着。

他的叫聲在他被挾到後臺去時還可以微微地聽見。

布幕在普遍的哄笑中落下來了，人人都在歡喜着。樂隊這時奏起了那有名的舞樂「加瑪林斯加亞」。開頭聲音是輕柔而低弱的，但是漸漸地，漸漸地，動力擁響起來，奏的更加清亮了。時間因此緊促了，遠林也震響起來，就給胡琴的弦一樣。這些音樂家整個地陶醉於跳舞真精神裏面了。這樣地在我們這監牢裏奏出的音樂，是會使那以最精巧的方法把「加瑪林斯加亞」作出譜來並製出自己的設計的諧聲來爲全體音樂隊奏的格林加所聽得見的吧。

啞劇的音樂的陪襯開始了，在這全部的進行中，「加瑪林斯加亞」就被演奏出來了。舞臺便代表一個草屋的內部一個磨坊主人和他的妻在坐着，他在縫衣服，她在紡麻。西羅特金扮這女人，尼采菲他夫扮這丈夫。我們的佈景是談不到的。在這齣戲和前一齣戲裏面，現實所缺乏的一切都是要幻想來補充。代替舞臺背後的牆的是一塊毯子，右手下是破爛的布簾；左手下因爲沒有東西遮攔着，木板床還可以看得見。但是這些觀衆都不是來吹毛求疵的，他們很願意把幻想來補充一切的缺乏物。這在他們是一件很容易的事體；所有的囚犯都是極大的夢想家。人們告訴他們說『這是一個花

園，』於是他們便拿它當做花園。人們告訴他說『這是一所草房，』於是他們便無疑地承認這定義。在他們這便是一所草房。西羅特金穿上女人的衣服真有幾分迷人。磨坊主人把事情做完了，他取起他的小帽和鞭子走到他的女人前面，向她做了一個記號，那意思是說，如果在他出去時她要接待了什麼男人，她是要提防着的——那時他將把他的鞭子來對付她，他的妻聽了，肯定地點了一下頭。這皮鞭顯然是她常常經驗的；這蕩婦不時地捱受它。丈夫走了。還沒有等他完全轉過身去時，她便對着他揮了一回拳頭。門在響；一會打開了，走進來一個隔壁的也是以磨坊為生的男人。他是有鬍子的，並帶來一塊紅手帕當做禮物。女人微笑了。又有一陣門響。她將把他藏在什麼地方呢？她把他匿在桌子底下了，自己又拾起紡麻輪子來。走來的是另一個求歡的——一個穿着一套外委官的軍裝的獸醫先生。

直到此刻，這啞劇演得是絕妙了；演員姿勢一點可非議的地方也沒有。這些臨時抓來的演員居然把自己扮的角色演得如此生動，看來實在有些可驚；你不由地會對自己說：

『在我們俄國有多少天才被埋沒了呵！只遺棄在我的來這監裏面，流放的所在！』

那位扮獸醫的囚犯無疑地曾參加過什麼省城的戲院的表演的，或是同着票友演過的。在我看，無論怎樣，我們這些演員似乎並不知道扮演即是一種高尚的藝術，因此便在那極鄙劣的模樣中把自家糟踏了。該是他出台時，他便像個古代戲本子裏的古典的英雄似地走出來——只用一隻腳向前邁一長步，而另一隻却停住不動，然後再換邁這另一隻，那一隻却又停住，同時把頭仰到後面去，驕傲地向四圍迴視一下。如果這樣的姿態在古代戲本子裏面的古典英雄的扮演時是要不得的，那麼在演這樣的一齣喜劇中便是尤其要不得的了。但是觀眾則以為這是很自然的，並不加以批評。

第二個求歡的進來不久，門又響了。這女人不知道怎麼好了。這位獸醫先生又把他藏在哪塊呢？在她的大箱子裏面吧。幸而那箱子是打開的。獸醫先生消失在那裏面，蓋子也放下來了。

這位新來的原來是一個全副道服的婆羅門教徒。他一走上台來便激起一陣囂騰的狂笑。去這個婆羅門教徒的是囚犯庫金；也許是大半因為像貌的原故吧，他扮演的十分地圓熟。他在這啞劇中表示他對磨坊主人的妻的戀愛，他把兩手向天空舉起，然後又把它們平放在他的胸脯上。

這時又來一陣敲門聲——這次是很凶的。一點錯沒有，這一定是房子的主人了。女人又不知怎樣好了。婆羅門教徒只胡亂地向四面跑，要求藏起來。她幫助他躲在碗櫥的後面，自己又開始紡起麻來，並且繼續地紡着也忘記開門了。她在惶張中把麻繩都弄亂了，把紡錘也掉在地下了，並且神情緊張地施轉着落在地下的紡錘。西羅持金極圓滿地表現出來這種驚惶的狀態。

這時磨坊主人把門一脚踢開了；手裏拿着鞭子向他的走去。上面那一切事物他都親眼看見了，因為他原是躲在妻面暗探着的。他做出樣子來給他的妻看，意思是說她有三個人藏在這屋裏。然後他把他們都一一搜出來。

第一他找着了他們的鄰居，他一拳把他趕出去了。害怕外獸醫先生想着脫逃。他用頭把箱頂開，因此立刻被主人看見。主人用鞭子向他急抽。這位英雄也不再用古典的風格邁步了。

現在唯一沒有走的是婆羅門教徒，主人找了半天也沒有尋到他。最後他在碗櫥後面發現到他，他向他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然後拖着他的鬚鬚拉他到舞台的中央。婆羅門教徒掙扎着和他抵抗，並大聲喊叫：『孽障！孽障！』——在全部

啞劇中只說了這幾個字。但是這丈夫並不聽他那一套，把他交代了後，他開始走向他的女人去。她一看要和她算賬了，她便連忙把紡錘和紡車一齊推到一邊去，慌忙向外跳，一個土罐子也被震碎了。囚犯們都大笑起來，艾里不看着我便拉起我的手說：『看啊，看這婆羅門教徒！』他笑得站不起來。布幕又落下來，歌聲又盪漾了。

還有兩三齣戲，都是機趣橫生滑稽可笑的。囚犯們固然沒有各個參與在裏面，但是他們已不能說是無所貢獻。每個演齣都是如此地生抓硬扯來的，甚至每晚的角色所扮的人都不同。啞劇的煞尾是歌舞劇，其中有一幕是出喪的表演。婆羅門教徒在死屍前面念了好多咒，都生了效力。死人復活了，大家能快樂了，於是凡來到的人都開始跳舞。婆羅門教徒用着婆羅門的風格和甦起的人合跳。這便是最後的一幕。囚犯們現在算是散了，快活着，懽躍着，滿口是對演員的稱道，對外委官們的感激。一點爭吵也有，各個人帶着他的和平的心府就寢去，那睡眠的甜蜜是他們從來沒有過的。

這些絲毫不是我幻想的奇象，只是事實，純粹事實。這些沉淪的人們被許以在一個時間內如自己所打算地過活，像人似地開心，在一個短短的時間內暫逃出他們那慘怛的

囚犯的地位；一種心靈上的改變總會有的，至少在這一個時間內。

夜已然很深了。不知道什麼東西在使我發抖；我醒了。那「老信仰家」仍在磁爐的頂上祈禱着，他將繼續祈禱，直到天曉。艾里怡然地睡在我的一旁。我記得當他就寢時他還不住地和他的哥哥們談笑關於戲場的事。一點一點地我開始想起一切了；頭一天，聖誕節的假日，以及過去的這一個月。我抬起頭來，恐怖地，向我的同伴們看了一遍，他們都在當局設備的臘燭的微顫的尖下安靜地睡着。我看了看他們的面孔，他們的幽慘的板床。我迴視了這坦白的悲苦的景象以後，便相信這裏原不是一個可怕夜晚，而只是純然的現實。是的，它是現實。我聽到一聲呻吟。有人移動了他的手臂，他的銬鐐因此喳喳地響了。另有一個人任夢裏驚惶了並大聲地喊叫，而那位老爹却爲着『正統的基督徒們』而不斷地禱告。我靜聆着他的禱告，一樣輕緩地禱着，用着低長的調子：『主基督耶穌呵！加恩於我們。』

「噢，我不是永遠在這裏的，只不過幾年罷了，」我對自己說；我再把頭放在我的枕上。